

伍非百先生編

清代  
對大小  
及西康青  
海

用兵紀要

戴傳賢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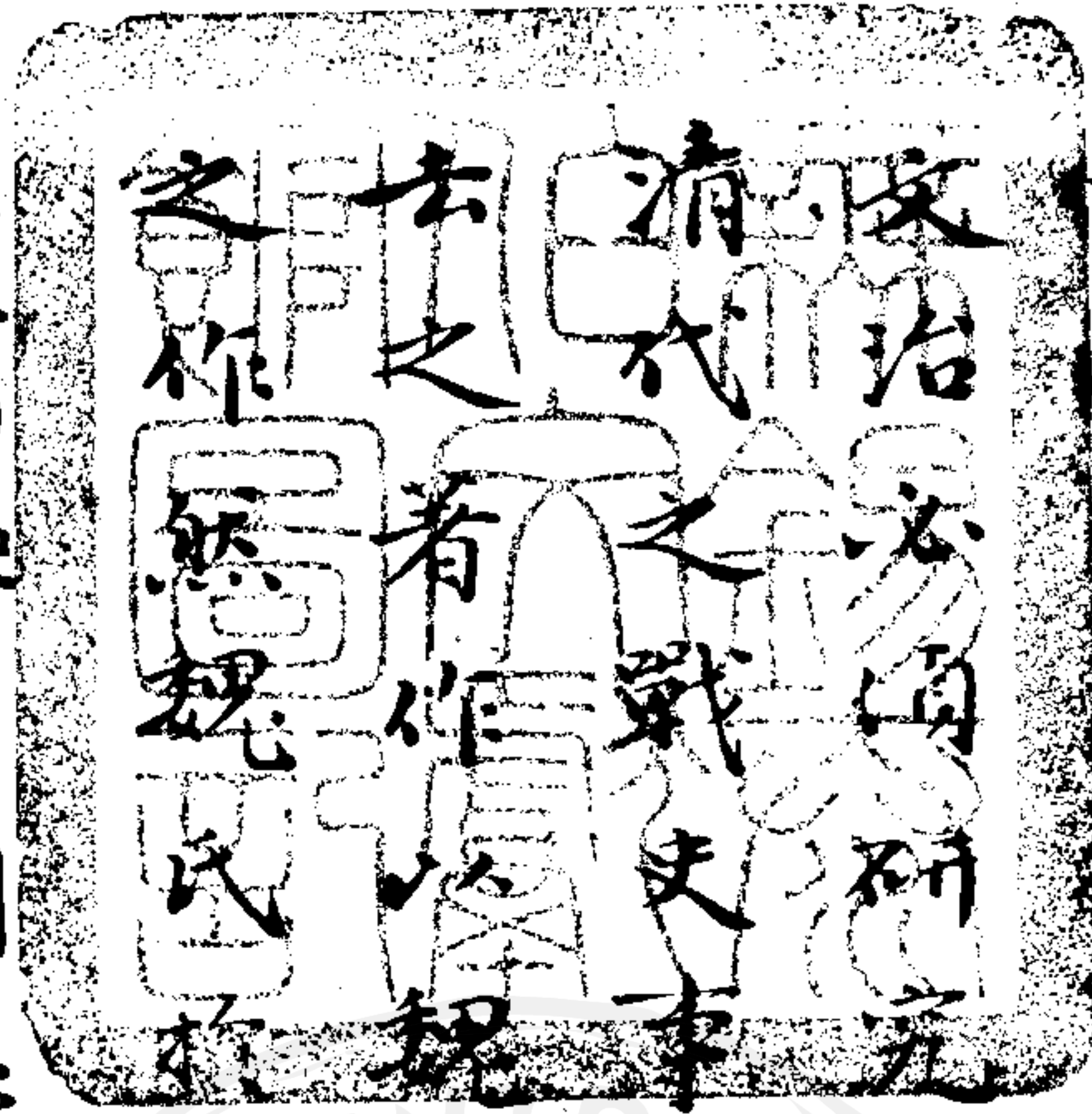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清代武功文治均有足觀以其距今世近也一切歷史所造成之局皆與民國關係甚切故講文治必須研究清代之典章論軍事必須考求清代之戰史軍事勢然也惟戰史之研究微之過去之者作以觀然深之聖武記最為有條能貫用兵非專家於地理雖極力研尋窮極中國典籍及新輸入之地理書籍而其時尚無全國地圖之實測即近似而較詳之圖



亦甚乏少邊遠荒涼之區更甚專門軍事之新  
研究其時亦尚未萌芽故魏氏之功僅屬根據  
一部分之官文書畧加剪裁而成一便於普通  
讀者之著作若就地理歷史軍事政治之專門  
研究論其缺陷為不少即今日地理歷史之整  
理所已知之決定事實魏書所載亦不無錯誤  
惟在書少而用切之今日如此者已足為尋常  
閱覽之善本耳自共匪西竄川康遭禍為使研

究平亂者得一參考書籍計伍非百先生既編  
成同時代平定川亂方畧近又以魏氏記為主  
文參以當時官書及最近各種調查報告編清  
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用心之  
深用功之勤讀其書者自知之而予尤望國內  
專家與政府各主管機關合作特別費其心力  
於邊疆各地由近代以上溯中古將其歷史地  
理以確實之方法作詳密之研究而於人文之

演進尤宜就史地之內含分別編製專門之圖  
書則其為益豈獨促進中華民國之統一而已  
哉即對於世界文化之貢獻亦不少矣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戴傳賢於待闕館



## 凡例

一、本書取材，以魏默深聖武記爲主，而以東華錄補證之。其間關於敘述戰況，因年代久遠，奏報殘闕，不及一一旁徵，疏漏之譏，在所不免，他日有暇，再爲博考。

二、編者目的，在供給大小金川及青康用兵參考，故於歷史外，兼述及地理風俗人口及山川險隘以爲運用方略之助，而於金川西康較詳，因其取材近而備用切也。

三、關於西康地誌，取材於吾友任筱莊君之西康圖經者爲多。此書爲現在研究川康邊事最詳而有條理之書，特此誌謝，並爲介紹。

四、本書博采羣籍，不及一一備錄書名，惟加按語者爲自作，餘則就原書略爲刪增條理之而已，以史地之學，貴乎文獻足徵，史公有云「余所謂敘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竊取斯義不敢掠美。

五、本書無著作權及版權，與前輯「咸同時期平定川亂方略」一書，同爲贈閱性質，倘有人認爲尙有一得之愚，增刪考訂，俾成完書，尤所願也。

六、本書所述用兵各地，現代均有較詳地圖，一查卽得。故不另行附圖，惟金川附近各地坊間所出地圖，多不適用。作者不揣淺陋，爲說明本書之起見，依據各種官書及訪問所得



圖，附於篇中，方位道里，頗費參考，閱者可就最新測繪之圖比看，更冀測繪專家及熟習邊情者作一更精詳之史圖，尤所切盼。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凡例



#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 上編 平大小金川

### 第一章 乾隆初定金川記……………一

一、大小金川之形勢及其起釁原因 (附圖)……………一

二、張廣泗與訥親之出征及敗績 (附十路七路進兵考)……………九

三、傅恆奏陳『以碉卡逼碉卡』之失當，并建直擣巢穴之謀……………一四

四、清帝急於罷兵，岳鍾琪單騎受降……………一九

### 第二章 乾隆再定金川記……………一三二

一、金川土司之再叛及清廷之進討……………一三三

二、溫福阿桂等三路進兵，及木果木之敗……………一三五

三、克復小金川，並分三路進攻大金川巢穴……………一三七

四、攻克勒烏圍及噶耳崖之戰績……………三〇

五、礪卡戰術對於中國軍事之影響……………三二

六、趙甌北論金川戰役之價值……………三三

第三章 大小金川及其附近地勢之說明……………三五

一、大小金川之現勢……………三六

二、移民與屯戶……………三九

三、丹巴在金川地理上之位置……………四二

四、金川門戶松理茂汶之方輿紀要……………四五

五、松理懋茂汶之交通現狀（附大小道路里數表）……………七〇

中編 撫綏康藏

第一章 撫綏西藏記上（西康附見）……………一一三

一、康藏之地勢與分部……………一一三

二、第巴桑結之構亂與青海準部之侵藏……………	一一八
三、策妄那布坦之擾藏及清軍第一次援藏之失敗……………	一二三
四、清軍三路進兵定康藏之亂……………	一二四
<b>第二章 撫綏西藏記下……………</b>	<b>一二五</b>
一、駐藏大臣之始……………	一二五
二、收巴塘裏塘內屬並嚴防準噶爾入寇之兵備……………	一二七
三、撫綏計劃之推行……………	一二八
四、廓爾喀之侵藏及劃一駐藏大臣事權……………	一二九
<b>第三章 西康改土歸流記……………</b>	<b>一三五</b>
一、清代經營西康之略史……………	一三五
二、傅嵩秋之西康兵事談……………	一四七
三、西康之軍台與移民……………	一五九



第四章 西康民俗與人口……………一六三

一、西康人民之衣食住……………一六三

二、人口之分布與種族……………一八五

下編 平青海

第一章 平定青海經過……………一九九

一、策妄那布坦之併吞青海……………一九九

二、羅卜藏丹津之叛……………二〇一

三、年羹堯岳鍾琪之出征及其策略……………二〇二

四、岳鍾琪進勦餘黨……………二〇五

五、年羹堯條陳青海善後十三策……………二〇八

#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 上編 平大小金川

### 第一章 乾隆初定金川記

#### 一、大小金川之形勢及其起釁原因

金川者，小金沙江之上游也。一促侵水，促侵者，番語大河濱之意。源出松潘徼外地，經黨壩而入土司

境，頗深闊，是爲大金川，其一僭納僭納者，番語小河濱之意。水源較近，是爲小金川。皆以臨河山有

金礦得名。二水均自東北而西南，至明正土司地，合流爲甯遠府之若水。至會理州，爲

金沙江，亦名瀘水。隋始置金川縣，卽漢冉駹外徼，唐維州地也。明隸雜谷安撫司。萬

山叢巖，中遶洶溪。皮船笮橋，曲折一線。深寒多雨雪，惟產青稞蕎麥。番居皆石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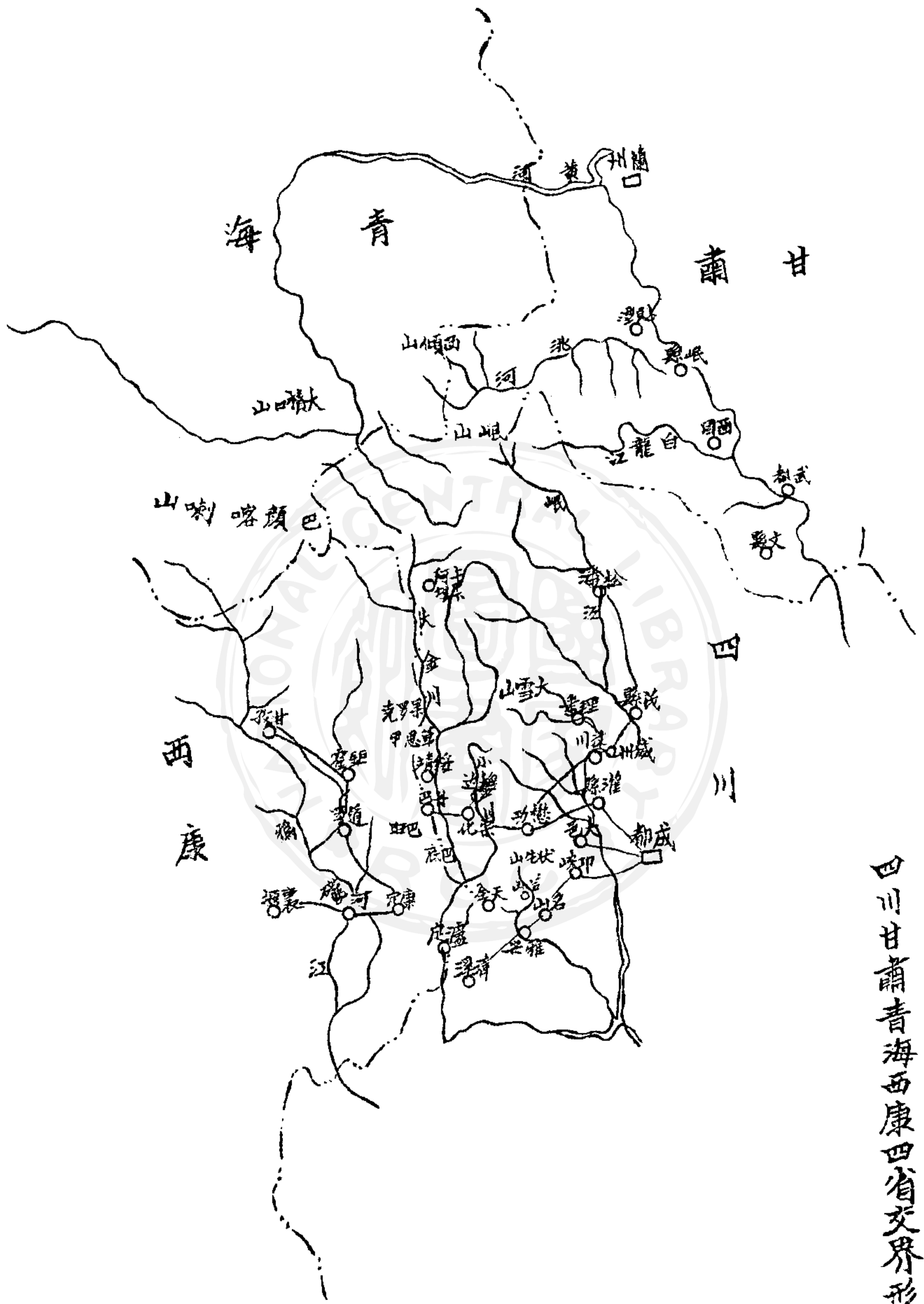
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錯。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內附，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衆

。其庶孫莎羅奔者，以土舍將兵，從將軍岳鍾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

川安撫司。莎羅奔自號大金川，而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莎羅奔尋以女阿扣妻澤旺，澤旺懦，爲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劫澤旺歸，奪其印，四川總督檄諭之，始還澤旺于故地。明年，又攻革布什扎及明正兩土司。巡撫紀山遣副將率兵彈治，不奉約，反傷官兵。紀山奏請進剿，上以雲貴總督張廣泗征苗有功，調督四川，進屯澤旺所居美諾官寨，而以其弟良爾吉從征。

附大小金川形勢略圖





四川甘肃青海西康四省交界形势图



(圖說)關於西康及大小金川，向無精詳之地圖，蓋因(一)險阻雪瘴多人跡鮮到之區，向無實地測繪之舉。(二)地名譯音不同，往往一地互異至三四處者，如孟拜山，一作夢拜，一作夢別，噶爾崖，一作括耳崖，一作括耳月，一作噶拉依是也。(三)官書地誌所紀道里遠近，皆以人行道計算，川邊康藏，重山深谷，有一箭可達之地，而人行需半日者，故據官書地誌所紀之道里繪圖，難免不與實地相去甚遠。本圖爲說明清代征大小金川用兵計，道里方向，多據各種官書地誌，想像而成，期於能明當日用兵大概形勢，非敢云精詳也，以供現代用兵參考，尙需詳詢土人，及最近新測繪較詳之圖可也。

再據官書所載大小金川山川關隘津梁大要錄如左(採自皇朝輿地通考，用補前圖所未及)阿爾古廳(卽大金川土司地現屬懋功縣)在四川省治西一千二百一十里。

#### 四至界限

東西距二百六十里，南北距三百里，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東至小金川土司界一百一十里西至綽斯甲布土司界一百五十里，南至布拉克底土司界二百一十里，北至丹壩土司界九十里。

東南至小金川土司界一百八十里，東北至卓克基土司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革布什咱土司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綽斯甲布土司界一百八十里。

山川

索烏山 在廳東一百五十里。

甲索山 在廳西一百五十里，峯巒層疊，險峭異常。

足古山 在廳北九十里，與丹壩土司接地連界。

功噶山 在廳東南二百四十里，與小金川牛廠接界，峯巒盤互，四時雨雪。

當噶山 在東南二百六十里，橫嶺二十餘里，常有雲霧蒙之。

日旁山 在廳西北七十里。

宜喜山 在廳西北一百里，與綽斯甲布土司接界。

昔嶺 在廳東一百九十里。

金川河 源發松潘縣衛西北髦牛徼外北，由綽斯甲布從噶克丹壩各土司境南行入金川七司界，過廳治而西，至噶拉衣（噶爾崖）收功噶山水歷馬爾邦巴底巴旺，西南經章谷收小金川孟拜山水，又西南流入明正土司境，經打箭爐收各小溪水南流，過瀘定橋，入清溪縣界

### 關隘

喀爾撒（卡撒） 在廳南又西有朗拉并有礮卡現設塘汛

噶拉依（卽括耳崖） 在廳對河稍東，爲金川巢穴，形勢險要，現設糧務分防於此

獨松 在廳西，又北有甲咱，現俱設塘汛

勒烏圍 在廳對河稍西

馬爾邦 在廳界河西，現設糧務

綏靖營 在廳境，乾隆四十一年設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六

崇化營 在噶拉依地

慶甯營 在廳西茹寨地

津梁

噶拉依渡臘角渡廣法寺渡獨松渡勒烏圍渡茹寨渡，以上諸渡均以地得名，有渡船

卡卡角橋沈角溝橋馬奈山根頭道橋二道橋 以上皆以索爲之，長四十丈至五十餘丈

不等。

叨烏橋雙礮橋登答橋

以上皆木橋，長一丈至三丈不等。

美諾廳（卽小金川土司現屬懋功縣）在四川省治西八百六十里。

四至界限

東西距一百七十五里，南北距五百七十里。

東至鄂克什土司界三十五里，西至舊金川土司界一百四十里。南至木坪土司界（寶興）一百八十里。北至梭磨土司界三百九十里。

東南至瓦寺土司界二百一十里。東北至雜谷廳（理番）界，西南至明正土司，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卓克采土司界，四百二十里。

## 山川

墨爾多山 在廳西，一百六十里。

巴朗山 在廳東，二百一十里，與瓦寺土司接界。

別蚌山 在廳東二百四十里，與雜谷廳接界。

控卡山 在廳西一百四十里，與促促交界。

商角山 在廳東北三百九十里。

日爾山 在廳北三百九十里，與梭磨土司接界。

孟拜山 在廳西北四百二十里，一名夢筆（別）山，與卓克土司接界。

小金川河 源出廳界西北孟拜山，東南流過大板昭，至撒拉收日爾山水南流馬兒當，底木達，至木波，收索烏山諸水復南流，至猛固寨，收巴朗山諸水西南流，至

廳北收功噶山水復西南流，收南北兩山諸小溪水至明正土司境章谷地方，注於大渡河。大渡河者，即金川河下游也。

關隘

明郭橋 在廳東三十里，與鄂克什土司相接連，現設塘汛。

資哩寨 在廳東九十里，現設塘汛。

木耳寨 在廳東一百二十里口勢奇峭，現設塘汛。

日隆寨 在廳東一百五十里現設塘汛。

松林口 在廳東一百八十里地接大邑坪，爲美諾咽喉。現設塘汛。

澤爾脚寨 在廳北三十里，現設塘汛。

崇德 在廳北六十里，現設塘汛。

小牛廠 在廳北七十八里，又十五里又大宁廠，現設塘汛。

大板昭 在廳西現設塘汛。



底木達 在廳西現設糧務。

章谷 在廳西現設糧務。

懋功營 在廳境，乾隆四十一年設，

撫邊營 在底木達地，與懋功營通。

### 津梁

章谷屯渡定金渡太平橋 在廳西南有渡橋船，

翁古爾壠橋甲楚橋 以上三橋皆以索爲之，各長二十餘丈

猛固頭道橋三道橋勻藏橋康達橋 以上皆木橋，勻藏橋長十二丈，餘皆長五丈餘。

## 二、張廣泗與訥親之出征及其敗績

時莎羅奔居勒烏圍，一作勒歪其兄子郎卡居噶爾匝，一作刮耳月其他皆在大河之東。而河西亦

有賊地數百里。張廣泗奏調兵三萬，分兩路，一由川西入攻河東。一由川南入攻河西。

而河東又分四路，以兩路攻勒烏圍。以兩路攻噶爾厓。河西亦分三路，攻庚特額諸山。期以是年告歲，阻險不得前進。繼復請增兵萬人。十三年春，諸將多失事，副將張興游擊孟臣，皆因士兵降番通賊，戰死。惟總兵任舉，力攻昔嶺，一作臘嶺連奪礪卡，亦未大捷，上乃命大學士公訥親往視師。又起故將軍岳鍾琪于廢籍，以提督銜赴軍自効。

百按：是時張廣泗師久無功，奏稱「川省積習，官無大小，事無鉅細，一切粉飾，欺誑成風。要在大吏實心整飭。請調愛必達撫川」。上諭：「不必更張」。旋諭「張廣泗師久無功，皆緣瞻對用兵之後，川省將弁兵丁，習於欺蒙怯懦所致。士氣不振不能速奏膚功。張廣泗急於告捷督責太嚴以致人懷怨望。特命訥親前往經略，以肅軍令而奮士氣。」

岳鍾琪由黨壩取勒烏圍。張廣泗由昔嶺取噶爾厓。議既定，而訥親至，銳意滅賊，下令限三日取噶爾厓，總兵任舉，參將買國良皆戰死。自是不敢專政，仍倚張廣泗辦賊。張廣泗輕訥親不知兵而氣凌已上，故以軍事推讓，而實困之。將相不和，士皆解體。張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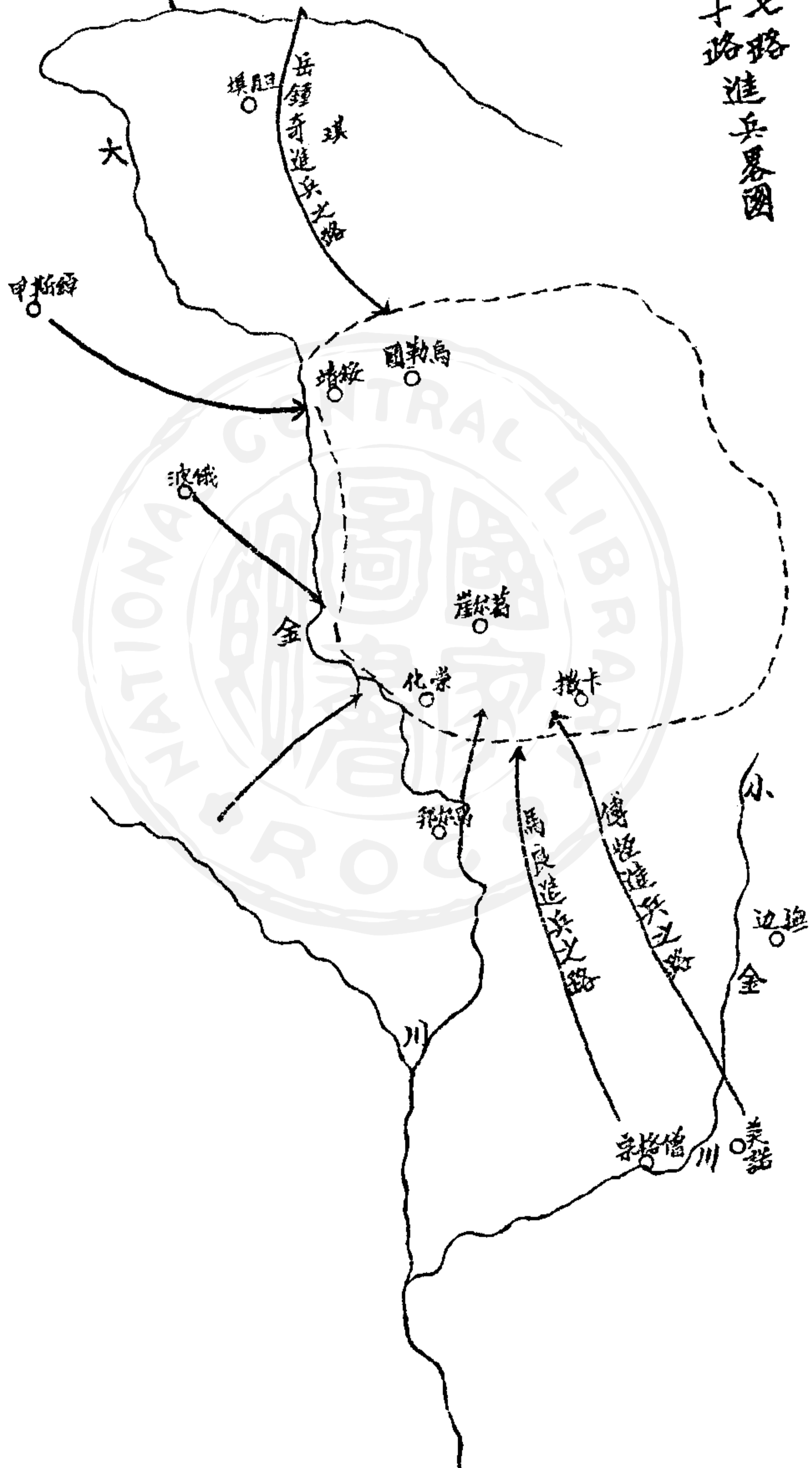
泗所用良爾吉者，本與阿扣通。莎羅奔令與阿扣爲夫婦。其勢澤旺，奪印與地，皆良爾吉之謀，甚不利官軍之助小金川也，專爲莎羅奔耳目。軍中動息，輒報賊預爲備。所向扞格。岳鍾琪密奏之，而張廣泗信漢奸王秋言，堅任之不疑。是年自五月進兵，至八月，未得寸進。方攻拉底山，十餘賊噪而下，官兵三千皆潰。詔責「岳鍾琪傳爾丹，皆以宿將起用于廢弁之中，未開發一謀出一策。」鍾琪奏「廣泗專主由昔嶺卡撤進攻之策。此二處中隔噶爾厓，距賊巢尙百餘里。黨壩至勒烏圍，僅五六十里，破隘即可搗巢。而廣泗派黨壩官兵名爲一萬，除守營卡防糧站外，實止七千餘。臣請增兵三千，廣泗不允。且信用降番漢奸，恐生他變。」會訥親亦劾廣泗老師糜餉各事。上乃逮張廣泗入京，而改命大學士傅恆代訥親經略。是冬，張廣泗至京，廷訊，責以挾私觀望之罪，抗辯不服，怒斬之。命訥親覆奏，訥親先後呶呶萬言，無一要領，惟急請回京陛對。上又以其祖遏必隆之劍，郵寄軍前，賜訥親死。

百按：大小金川，地險多阻，土人原住碉房，乃天然堡壘，至是更增築碉堡。加以

清帝有逞憤之心，土人懷必死之志，請降不准，故益出死力以相抗。初張廣泗奏「大金川地界綿亘一溝。南北不及三百里，東西不及二百里。中有大河一道，由北而南。番人夾岸而居。莎羅奔與伊娃郎卡聚居勒烏圍，刮耳厓。一名噶爾崖二寨皆在大河東岸。四面雪山屏障，所通道路，皆懸崖峭壁，偏橋窄徑。其緊要路口，俱建戰礮。分兵爲十路進攻，期以是年八月齊進」。其後以兵分力弱，又有七路進攻之策。七路者，河東攻勒烏圍二路，攻噶爾厓二路，共四路。河西攻庚特額諸山，共三路。合之爲七路耳。七路十路之說，前後屢易，而實際則只西南兩路大軍。一由川西出灌汶以攻河東，一由川南出雅爐以攻河西。其後以土兵降番內應之故，連殺大將，屢覆其軍，乃專注意河東一路。以岳鍾琪由黨壩取烏勒圍。張廣泗由昔嶺以取噶爾厓。另有一股，由卡撒進兵。故是役用兵，實際上僅得三路。黨壩，音嶺，卡撒。茲將十路七路出兵之計劃與地名列左：

### 十路計劃

七路進兵畧圖





以壩黨，美臥，甲索，乃當，正地，五路攻取勒烏圍。

以卡撒，昔嶺，納喇溝，貝山，馬奈，五路攻取噶耳厓。

七路計劃 據第二次平金川溫福阿桂所奏：「前張廣泗征金川，七路十路，分合

無常，其實只有六路，總以前抵烏勒圍及噶爾厓為主。」今據其說分列如下。

一、爲喀爾薩（卡撒）正路。由小金川美諾至噶爾厓，約五程，爲傅恆進兵之

路。非百按：美諾，即今懋功縣治。噶耳厓，在今崇化屯內。由懋功至崇化屯有二路，一由新橋塘進山六十里至崇德。由崇德越控卡山至卡撒，凡八十里。沿卡撒溝而下四十里至崇化

。共計一百八十里爲夏季雪融之路。一由新橋塘經僧格宗三家峩黃草坪馬爾邦等地至崇化，凡二百二十五里，爲冬季繞道之路。此云由卡撒正道進攻，當爲夏季之路。

一、爲丹壩。（黨壩）由維州橋經番地抵烏勒圍，約二十餘程，中有穆津岡天

險，爲岳鍾琪進兵之路。前後三載，未踰寸步。百按：前岳鍾琪與張廣泗爭意見，奏云「黨壩攻烏勒圍，僅五六

十里，破隘即可搗巢，此云「二十餘程，前後三載，未踰寸步，恐有一誤。以地勢測之，鍾琪之言爲是。蓋由溫福初到金川未能親履行間，風聞奏事，故有此誤也。」

一、爲僧格桑。美諾抵噶爾厓，六七程。即總兵馬良柱進兵之路。非百按：僧格桑乃僧格宗之

誤。地在懋功西六十里，現有金川之役所焚燬軍米遺蹟。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一、爲革布什。

一、爲馬爾邦。皆距噶爾哇五六程，險狹難行。

一、爲綽斯甲之官寨。至烏勒圍三程，至噶爾，亦三程，均隔大河，碉寨林立難攻。

以上六路外，又有俄坡一路，從綽斯甲官寨至烏勒圍僅二程，山路較平。

（此十路七路地名，官書互異，可參看前圖，及說明。）

### 三、傳恆奏陳以『碉卡逼碉卡』之失當、并建直擣巢穴之謀。

乾隆十三年傳恆至軍，斬良吉爾王秋阿扣以斷內應。增調鄰省兵，刻期進剿。十四年春正月，傳恆奏陳張廣泗『以碉卡逼碉卡』戰術之失當。痛陳其弊，并建直擣巢穴之謀。今備錄其疏如下。「金川之事，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踰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鋒甚銳。其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未周



，殄滅尙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留于雜谷，許應虎失機于的郊，致賊得以據險要，增礮備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嚴切催戰，任舉敗沒，銳挫氣索。晏起愉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不恤士卒，軍無鬥志。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礮逼礮之法。無如賊礮層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尙匿不實奏。臣查攻礮最爲下策。槍礮惟及堅壁於賊無傷。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槍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於礮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下擊上。又戰礮銳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礮盡碎而不去。礮方過而人起。客主勞佚，形勢迥殊。攻一礮難於克一城。卽臣所駐卡撤，左右山頂，卽有三百餘礮。計半月旬日，得一礮，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礮，輒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爲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尙以爲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兵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長。臣擬俟大兵齊集，同時大

舉，分地奮攻。而別選銳師旁探間道裹糧直入。踰碉勿攻，繞出其後。卽以圍碉之兵。作爲護餉之兵。番衆無多，外備旣密，內守必虛。我兵卽從捷徑搗入，則守碉之番，各懷內顧，人無固志，均可不攻自潰。卡撒爲進噶爾厓正道，嶺高溝窄，臣旣身爲經略，當親任其難。至黨壩一路。岳鍾琪雖稱山坡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兼有卡裏等隘，可以問道長驅。但臣按圖諮訪，隘險亦幾同卡撒。且瀘河兩岸，賊已阻截，舟難徑達。惟可酌益新兵，兩路並進以分賊勢。使其面面受敵，不能兼顧。雖有堅壁高壘，漢奸不能爲之謀，逆酋無所恃其險矣。至於奮勇固仗滿兵，而鄉導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饒勇。今良爾吉之奸謀已誅，澤旺與賊讎甚切，驅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強而少。雜稜綽斯甲等，兵衆而懦。明正木坪，忠順有餘，強幹不足。革什乍兵銳可當一路。是各土司環攻分地之說雖不可恃。而未嘗不可資其兵力。前此訥親張廣泗，每得一碉，卽撥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卽使毀除，而賊又於其地立卡，藏身以傷我卒。是守碉毀碉，均爲無益。近日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碉，猶以爲官兵狃於舊習，彼得恃其所長。

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爭礪。惟俟大兵齊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搗巢穴，取其渠魁。定於四月間報捷。」

非百按：傅恆以親貴出征，乾隆帝特欲藉邊功以寵貴之耳。其人非真能知兵事者。當張廣泗師久無功之日，乾隆帝亦深悔用兵之非。屢欲罷兵，又恐貽譏於大臣，見侮於小夷。欲罷不能，屢降諭旨，申明前後是非得失，及小夷叛服無常之理。諸臣不敢明有主張，而訥親張廣泗又抗言是非，以是觸帝怒誅死。及傅恆出征，原有綏撫安輯得罷且罷之詔。及見傅意氣甚盛，又深恐其輕勇債事，屢加告誡。傅之此奏，因欲證實張廣泗等罪案，以爲乾隆帝濫殺大將開脫。帝既見此奏，亦知金川情勢，舍「逼礪」外，更無長策。但又不肯明認過失。曾密諭傅恆云「經略密奏撲礪，終非長策。應另爲籌辦。朕思賊番據險負隅，凡屬要害，均有堅礪。撲礪而外更有何計。張廣泗等驅兵撲礪，似未可以爲非。朕前曾密諭，欲令索倫兵善登山者，繞賊礪之後，攻其不備。或竟攻其巢穴中堅。使賊棄礪內顧。惟此一策，或尙可用，

然亦險着。」可見傳訥功罪，別有内幕。

又訥親與岳鍾琪互奏進兵策略，茲摘錄其語，以供研究當日功罪是非之參考。岳鍾琪奏略云「黨壩爲逆會門戶，凡路徑可通，賊皆嚴備。查黨壩東西橫亘一嶺，蜿蜒三十餘里。其間漢土官兵，營盤二十五座，放卡一百五處。中有木耳金岡，左有陟物黨噶，右有康八達。由黨壩分脈，並列三嶺，迤邐而南，皆屬賊番戰礮要卡，卽今進攻之處。嶺北卽雜谷土司蒼旺。凡我官運道，皆賊番出沒之所。營兵名爲萬餘，除守營防卡傷病及分防糧台塘站，實只七千有餘。臣又以昔嶺卡撤進攻，中阻刮耳崖。卽使果克括耳崖，尙距勒烏圍賊巢百餘里。其間道路險阻，必致耽延時日。不如將四路所撤之兵，以正地之兵，分歸昔嶺卡撤。甲索之兵，歸併黨壩。首尾夾攻。且黨壩至勒烏圍，不過五六十里。止須康八達一破，便可直擣巢穴。始而增兵撥遣，已定十路。以黨壩，美臥，甲索，乃當，正地，五路攻勒烏圍。以卡撤昔嶺，納喇溝，貝山，馬奈，五路攻刮耳崖。今則只留臣所領黨壩一路攻勒烏圍。其續

調川兵二千，亦歸卡撒。不知督臣是何意見。」又云：「每打一礮一寨，大者官兵帶傷，不下數百名，小者不下百數十名。見帶傷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數十，且有身帶傷四五處不等者。」。而訥親奏云「黨壩一路，駐兵萬餘，士兵居其大半。前岳鍾琪所奏，士兵無用，滿兵不敷之處，俱係實情。至稱進攻賊巢之路，卡撒不如黨壩，臣思黨壩爲進攻勒烏圍要路。卡撒爲進攻刮耳崖要路。括耳崖既破，固應進兵勒烏圍。勒烏圍既破，亦應進攻刮耳崖。兩路皆逆會巢穴，未便因地險礪多，置而不問。又岳鍾琪所奏以官兵易士兵，需糧尤多，更須純用本色。以難運之糧供坐守之兵，殊爲非計。」似此各執一詞，欲斷定二人是非功罪，必須詳考其事實而後得之。自古邊將爭功互訐，其得失未可以當日官讞爲判也。

#### 四、清帝急於罷兵，岳鍾琪單騎受降

初上以土司小醜，勞師二載，誅兩大臣，又失任舉良將，已不釋於懷。及聞其地險力艱

，不足殫師旅，益恨訥親張廣泗之早不以實聞也。且屢奉皇太后「息武甯邊」之諭，遂命傅恆領師還朝。傅恆復奏言「金川軍事，誤於起初之時。蠻酋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威，不必深入其阻。一誤再誤，以訖於今。若復輕率歲事，則賊焰愈張，衆土司皆罹其毒，邊宇將無甯日。使賊境果非人力所及，臣亦何敢強必成功。但審度形勢，賊碉非盡當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碉而直搗中堅，賊亦必出碉而內顧，分拒我兵。且戰且前，一面乘間奪碉，一面各攜兩旬乾糧，由昔嶺中鋒直抵噶爾崖，實有破竹建瓴之勢。今功在垂成，棄之可惜。且臣受命調兵大舉，若不掃穴禽渠，亦何顏以返內地。不然，或賊震惕乞降，匍匐軍門，則相機禽獻，亦可奏凱。」上已決計罷兵，恐傅恆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說，堅欲成功，復寄諭反覆數千言。且謂「蕞爾土司，卽掃穴犁庭，不足示武。且果獻俘，則必懸首藁街，非所以示受降之信。如此時已就執，可於四川中途釋歸故巢。」一時傅恆及岳鍾琪兩路連克碉卡，軍聲大振。莎羅奔父子聞大兵決計深入，又斷內應。遣人詣岳琪鍾乞降，惟畏死不敢出。初岳鍾琪爲川陝總督時，勘金川與沃日各土司

爭界事，盡反年羹堯前失，區畫甚公。莎羅奔故以土舍隸鍾琪麾下，蒙奏給土司印，甚德之。至是乞降於鍾琪。鍾琪輕騎徑抵其巢。賊見其親至，則大喜，悉聽約束，頂佛經立誓。次日，莎羅奔父子從鍾琪坐皮船出洞，詣大軍。先使番人詣軍前，除地爲壇，設行幄。至期，賊會泥首壇前。傅恆升幄，責其抗命。莎羅奔等叩額，誓遵六事，歸土司侵地，獻凶會，納軍械，歸兵民，供徭役。乃宣詔赦其死。諸番焚香作樂，獻金佛謝。二月四日，奏聞，詔封傅恆一等威勇公，復岳鍾琪三等威信公，立碑太學。以鍾琪之佐經略，比李愬之於裴度云。」

百按：清史稿岳鍾琪列傳，「十三年師征大金川，久無功。三月高宗命起鍾琪予總兵銜至軍卽授四川提督。時經略大學士訥親視師，而廣泗以四川總督主軍事。鍾琪漢至軍，訥親令攻黨壩。上以軍事諮鍾琪。鍾琪疎言黨壩爲大金川門戶，礮卡嚴密。土官兵止七千餘。臣商諸廣泗，請益兵三千，廣泗不應。廣泗專主自昔嶺卡撤進攻。此二處中隔噶拉依，距勒烏圍尙百餘里。黨壩至勒烏圍，僅五六十里。若破康

八達，卽直擣其巢。臣商諸廣泗，廣泗不謂然。而廣泗信用土舍良爾吉及漢奸王秋等，恐生他虞。訥親亦劾廣泗老師糜餉，詔逮治。亦罷訥親大學士，傅恒代爲經略。鍾琪更奏請選精兵三萬五千人，出黨壩及瀘河。水陸並進。萬人自甲索攻馬牙崗。乃當兩溝，與黨壩軍合，直攻勒烏圍。卡撤留兵八千，俟克勒烏圍後，前後夾攻噶拉依。黨壩留兵二千護糧。正地留兵千人防瀘河。餘四千，往來策應。期以一年擒莎羅奔及郎卡。臣雖老，請肩斯任。命傅恒籌議，傅恒用其策。鍾琪自黨壩攻康八達山梁，大破賊師。進戰塔高山梁，復屢破賊。鍾琪初佐年羹堯定西藏，莎羅奔以土目從軍。及爲總督，以羹堯所割金川屬寨還莎羅奔，且奏給印信號紙。莎羅奔以是德鍾琪。師入，莎羅奔懼，遣使詣鍾琪乞降。鍾琪請於傅恒，以十三騎從入勒烏圍開諭。莎羅奔請奉約束，頂經立誓。次日率郎卡從鍾琪乘皮船出，詣軍前降。是初定金川一役，雖得力於岳鍾琪之威信，亦實由慕爾小夷，自知不足以久抗王師，並非盡由兵力克服也。



初上聞金川礮險，因於京師香山，設石礮。造雲梯。簡羽林欽飛之士習之。未逾月得精兵二千，命傅恒統之以行。次年，遂卽其地健銳營以時訓練。有征伐，則皆以此勁旅制勝。其築礮者，卽金川番兵也。

## 第二章 乾隆再定金川記

### 一、金川土司之再叛、及清廷之進討。

初乾隆十四年，受大金川之降也，清廷示用兵不得已之意，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不欲黷武於荒徼。而番恃其未大創也，不數年莎羅奔兒子郎卡主土司事，漸桀。二十三年，逐澤旺及革布什札土司於吉地。總督開泰檄諭，而郎卡侵鄰境不已。三十一年，詔總督阿爾泰檄九土司環攻之。而阿爾泰姑息，但諭返諸土司侵地，卽以安撫司印給郎卡，且許其與綽斯甲結姻，而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格桑。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壩皆彈丸，非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金川而地相逼者，莫如綽斯甲與小金川。阿

爾泰不知離其黨與，反聽其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爲奸，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邊釁棘矣。時澤旺老病不知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諾木與僧格桑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年，索諾木誘殺革布什札土官，僧格桑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清兵往護鄂克什，僧格桑遂與官兵戰。事聞，上以前此出師，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悖逆，罪不赦。阿爾泰歷載養癰，至是又按兵打箭爐，半載不進，罷其職，已而賜死。上命大學士溫福自雲南赴四川，以尙書桂林代阿爾泰爲總督共討賊。溫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南路。時僧格桑割地求援於索諾木，索諾木遣兵助逆。上命官兵先剿小金川，且勿聲大金川之罪，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復革布什札土司故地。溫福克資里及阿喀。五月，桂林遣將薛琮等將兵三千，裹五日糧，入墨壠溝。賊截其後路，官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夾攻，致全軍陷沒，泗水歸者僅二百餘。桂林又匿不以聞。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爲參贊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濟，連奪險隘，遂直搗賊巢。十二月，軍抵美諾。僧格桑已送其妻妾於大金川，而自赴澤旺所居之底木達。澤旺閉寨門，不納。遂

由美臥溝（卽美諾溝）竄入大金川。我軍至底木達，俘澤旺，而檄索諾木縛獻僧格桑，不應。

## 二、溫福阿桂二路進兵及木果木之敗

上以大小金川兩土酋，同惡相濟，宜一舉並滅。乃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仲額爲副將軍。

溫福阿桂奏言：「前此張廣泗等征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其實祇有六路，總以前抵勒烏圍噶爾厓爲主。一爲喀爾薩正路，由小金川美諾至噶爾厓，約五程，爲傅恒進兵之路。一爲丹壩，由維州橋，經番地抵勒烏圍，約二十餘程，中有穆津岡天險，爲岳鍾琪進兵之路。前後三載，未踰寸步。一爲僧格桑，由美諾抵噶爾厓，六七程，卽總兵馬良柱之路。一爲革布什，一爲馬爾邦，皆距噶爾厓五六程，險狹難行。一爲綽斯甲之官寨，至勒烏圍三程，至噶爾厓亦三程，均隔大河，碉寨林立難攻。此六路外，又有俄坡

一路，從綽斯甲官寨至勒烏圍，僅二程，山路較平。今既得美諾。卽當由喀爾薩（卽卡撒）正路進兵。其俄坡一路，既有綽斯甲土司，願出兵復其侵地，可爲犄角。其餘各路，分兵牽制。使不能兼顧。於是溫福由功噶入。阿桂由當噶入，豐仲額由綽斯甲入。

三十八年春，溫福以賊扼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嶺，駐營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以守小金川之地。溫福剛愎，不廣咨方略，惟襲訥親張廣泗『以碉卡逼碉卡』之故事，修築千計。所將兵二萬餘，大半散於各卡。每逾數日當奏事，卽派兵撲碉。不計地勢之難易，得不償失，士心解體。參贊五岱及色右騰巴爾珠先後密奏，上尙未之信。

而木果木之難作。初索諾木之留僧格桑也，祇欲圖并小金川地，故挾以號召。六月，陰使小金川頭目等，由美諾（臥）溝出煽故降番，使復叛。諸降番見大軍久頓不進，遂蠢起應之。先攻陷提督董天弼之營，次劫糧臺，卽潛兵襲木果木。溫福尙不嚴備山後要隘，

賊突薄大營，先奪礮局斷汲道。時大營兵尙萬餘。會運糧夫役數千，兵萬餘而爭避入大營

數千，可見對金川等地用兵，糧運爲一大事。

溫福堅壘門不納，轟而潰，聲如壞堤，於是軍心益震。賊四面蹂入，

溫福中槍死。各卡兵望風潰散，海蘭察聞警赴援，衆由間道退出，收集潰卒，尙萬有數千。其戰沒者三千餘。小金川地復陷於賊。阿桂聞變，知必有降番內應，先擊殺近寨諸番，并盡收皮船以斷隔河之賊，故此一軍屹然不動，乃整隊出屯翁古爾壠。

### 三、二次克復小金川、並分三路進攻大金川巢穴

時上在熱河聞敗耗，召留京大學士劉統勳詣行在咨之。劉統勳前言金川不必勞師，至是則亦以兵不可罷。乃授阿桂定西將軍，豐伸額明亮爲副將軍。前此溫福阿桂皆奏言調滿兵之費，三倍綠營。不如多調土兵。至是以潰兵之故，復調健銳火器營二千，吉林索倫兵二千，赴剿。十月，阿桂改赴西路。明亮赴南路。豐伸額仍由綽斯甲進取宜喜。阿桂由鄂克什入，轉戰五晝夜，直抵美諾：復之。明亮將軍由瑪爾里入，亦所向克捷，遂盡復小金川地。

上以夷性畏威不懷德。前此開網縱獸，不革心，轉啓侮，今不可不大創之。先磔澤旺於

市，勅諸將移小金川之師，進討大金川，誓必掃穴禽渠，乃許葺事。阿桂力以身任之。而大金川之地，自十二三年以來，全力抗守增壘設險嚴密十倍小金川。嗣是王師三路進攻，復閱兩載餘始克復。時賊巢爲二：一勒烏圍，一噶爾厓。其勒烏圍，以羅博瓦山爲門戶。阿桂令海蘭察，額森特，海祿，三路繞出其後。福康安成德特成額三路仰攻其前。黎明，盡奪其險。進營那穆山，賊全力守之。乃移豐仲額攻宜喜之兵，同來併力。六月，偵知色朋普嶺有問道，可繞出那穆山之後，乃令諸軍陽攻其前，而海蘭察由問道破色朋普寨。賊舍那穆山，退守薩斯甲嶺，防禦益嚴。惟迤西最高峯，有兩大礪，削絕壁立，料我兵不能至，未甚備。七月，令諸軍分攻各礪寨數十道並進。而海蘭察率死士六百，由最高峯削壁，猿引而上，趾頂相接。比明，及一礪，一湧而入，盡殲之。數十里各寨，聞之皆奪氣，遂同時破。乘勝直臨遜克宗壘，賊震懾。索諾木酖殺僧格桑而獻其尸，及妻妾頭目至軍，乞赦已罪。阿桂檻至京師，而攻益急。

遜克宗壘爲賊巢勒烏圍外障：賊以死守，百計攻之不入。而日爾巴山之下，榮葛博山之

上，有墨格山可進。十月，大兵冒險克之，遂移營其地，距勒烏圍二十餘里。於是日爾巴山榮葛博山之賊反在後，皆失其險。還攻盡克之。賊復退守康薩爾山。時五岱在凱立，葉五福在丹（黨）壩，望隔嶺烟焰，知大軍已深入，皆越嶺以軍來會攻。勢大振。時已十一月矣，距賊巢愈近，守愈堅。頓兵兩月，明年春，力攻，克之。賊復聚守朗曠寨。

初，明亮之攻南路也：阻於庚特額山天險，不能進。阿桂令移軍由宜喜入。當西路攻古色朋普嶺時，南路軍亦冒雨破宜喜七礮。十月，克琅谷，遂與大軍隔河。阿桂軍河東，明亮軍河西。乃約明亮過河，議兩路並進，使賊不能抽調禦我。會連雨數旬，兵未能進。番地故少晴多雨，四月中，始霽。阿桂先使福康安海蘭察渡河西，助明亮攻宜喜。偵知甲索僅有賊老弱防守，襲破十礮。遂分兵六路，盡殲河西二十里內之賊，乘勝連克各寨。

#### 四、攻克勒烏圍及噶爾崖之戰績

五月，阿桂河東軍破朗噶寨，距勒烏圍僅數里，進逼其巢連破昆色刺麻寺，及拉桔刺麻寺。七月，抵勒烏圍。其官寨礮堅牆厚，西臨大河。迤南有轉經樓，與官寨相犄角。木柵石卡，長里許。其東負山麓，有崖八層，層各立礮。各路敗回之賊，咸聚守之，我兵先破卡柵數十重，以斷其犄角。又毀橋斷其走路。明亮亦攻河西以絕其援。八月十五夜，進擣巢穴，四面礮轟官寨破之。攻至黎明，又克轉經樓。其逸賊皆溺水死。

兩賊巢已破其一。而莎羅奔兄弟及各頭目，已先期遁赴噶爾崖。噶爾崖之前，有瑪爾古山，得之則可以俯臨賊巢。大軍議奪賊上游，而隔於西里之科布曲山。乃於九月攻西里。木城石礮中，槍礮如萬雨雹，我兵步步立柵，以次進逼。擲火彈入木城，城外多積薪，乘風延燎，木城頃刻盡。十一月，攻克科布曲山，於是軍進無阻。十二月，遂據瑪爾古山，盡奪要害。噶爾崖卽在其下。其頭目及番衆，紛紛出降。索諾木之母姑姊妹亦降。



。惟莎羅奔索諾木，及心腹死黨，則皆在圍中。而明亮河西軍自克茹寨後，阻額爾替山，明亮乘軍中運礮邪許聲，賊不備時，三道突破其寨。又阻於札烏古山，求濟師於阿桂。時大兵方擣噶爾匪賊巢，不能分兵往助。而賊兩路分拒我者。至是亦左支右格。無能兼顧。及河東兵已徧噶爾匪。河西賊皆內顧喪膽。於是明亮富德兩路亦所向破竹。明亮至馬爾邦，與富德軍隔嶺。乃與富德合軍徇各險，皆下。十二月，三路軍皆會於噶爾匪。築長圍。周數里。斷水道以困之。大礮晝夜霆擊，所至洞牆壁數重。索諾木窘急，使其兄詣營乞哀。而自稱病，匿堅礮中不敢出。先是賊勢蹙，揚言寨破，當舉家自焚。上知番俗，最忌自戕，賊妄倔強不足信也。及是飛走皆窮，外圍益急，索諾木果從莎羅奔，及其頭目妻子，挈番衆二千餘，出寨奉印獻軍門。金川平。露布八日至京，上恭謁兩陵岱嶽闕里，獻俘廟社。上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兩金川地。封阿桂誠謀英勇公，在事文武官，以次封賞進秩，郊勞飲至，時乾隆四十有一年之正月也。

## 五、碉卡戰術對於中國軍事之影響

初乾隆二十年，平準回兩部，闢地二萬餘里，用兵五年，用帑銀三千餘萬兩。金川地僅千里，不及準回兩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銀至七千萬。功半而事倍者，則以天時之多雨久雪，地勢之萬夫莫前，人心之同惡誓死，兼三難而有之。方其神施鬼設，伺間出奇，九地九天，霆劈雹驟。或七萃從石罅而出，或千矛隨礮聲而入。險萬陰平，艱百石堡。自蚩尤以來，未有鑿凶裂罅，賊目驚魂，如茲役者。且其饋運之艱。或數石而致一石。禁旅所至。以數夫而供一夫。非乘國家全盛之物力，與廟堂宵旰之憂勤，固烈不臻此。自金川削平，中國始知山礪設險之利。湖南師之以制苗。滇邊師之以制裸夷。蜀邊師之以制野番。而川陝剿教匪時，亦師之以堅壁清野而制流寇。

非百按：「以礪卡逼礪卡」之策，原未可厚非。張廣泗訥親用之以得罪，乃另有政治原因，持藉邊事以陷之耳。傅恒岳鍾琪之奏功，亦暗襲礪卡之策，名爲直擣巢穴

，實亦漸剪旁枝，蓋歷時前後已八年，聚天下之力以攻叢爾彈丸之金川，其勢當然破滅，兵法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豈真舍礪不攻，繞卡旁出，而冒進輕趨以立功哉。讀史者幸勿爲一時浮議所迷也。礪卡防夷，其起原不始於攻金川一役，自唐以來有之。蓋西番爲半城郭之國，其民俗除畜牧者逐水草而居用毳帳外，其官署頭目，大抵皆建石礪而居，高者六七層，低亦三層，乃天然之堡壘也。夷旣以此困漢，故漢亦卽以此制夷，唐人於沿邊築城堡，以防吐番。杜工部詩所謂「西山白雪千層戍」者，卽指松茂汶灌一帶防番而言。明代於松理茂雅西番出沒地，皆據險設防，有城，有堡，有邊牆，有品字賺坑，有捉守城，邊牆長者數萬丈，短亦數百丈，城堡礪卡連絡呼應，則幾於三里五里一築，今尙多有其遺址，方輿紀要及四川志通諸書可按也。他日沿邊設鎮，或重理西北邊防，幸注意及之。

## 六、趙甌北氏論金川戰役之價值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清代史家趙翼（甌北）論平定兩金川之事，曰「兩金川地，較之準夷回部，曾不及十之一。攻五年而後得之，勳伐似未足侈述。然其地，尺寸皆山。插天摩雲。羊腸一線，紆折於懸崖峭壁中。雖將軍大臣，亦多徒步。非如沙漠之地，可縱騎馳突也。其扼隘處必有戰礮。登以石而竅於牆垣間。以槍石外擊。旁既無路進兵。須從槍石中過。故一礮不過數十人。萬夫皆阻。破之之法必步步立棚自護。以次進逼。轟大礮擊礮。使賊不能立足，官兵卽隨礮入毀而殺之。其有礮多徑阻，必不能攻克者，則用繞道別進之法。視危巖絕巘。無可措足賊所不備處。乘昏夜，捫蘿攀石，手足並行。如夔循條猿引臂，以出其後夾攻之。故常分路各進。或三四百人爲一隊，一二百人爲一隊。賊伺隙於叢箐深澗，亦不過數十人，卽突出來搏。計自用兵以來，我兵不下七八萬人，從未有列堂堂正正之大陣，鬪戰場以決勝負者。皆鑿凶裂罅而後深入。又其地雨雪多而晴少。泥深路滑，我兵力益難施。是以地不及準夷回部之大，而致力於無可致力之處。戰攻之苦，不啻倍蓰過之。昔哥舒翰以四萬人破土蕃石堡城之險，唐史侈爲奇績。然所攻不過一城，今則如

石堡城者不下數十百處。節節出死力得之。則績之奇，更前古所未聞也。或者謂蕞爾小醜，不妨度外置之，殊不屑耗國帑兵力，於此不毛地。抑知彼既隸我戎索，自難坐視其跳梁，而番夷之性，但畏威不懷德。乾隆十四年，固嘗受降肆赦，免刀鑊而衽席之，恩至渥矣。正以未經大創，轉犴爲故常，不十年又生事。使非有以痛懲之，將益無所做懼。各士司弱者被刦，強者亦效尤，邊徼且無甯歲。屢擾而屢討之，其勞費更不可數計也。至於運籌握機，制勝萬里，軍書沓至，批答不逾晷刻。諸將稟承，動致克捷。卽有時閫外所籌，有諭旨未到，已適相合者。亦或有諭旨到，已移步換形者。而神謀睿算，絡繹至軍。諸將知聖心所注宵旰靡甯，皆震動奮勵，不敢稍存苟且之意，軍士亦無一懈心。用是謀者殫慮，戰者畢力，陷堅摧險，迄奏大勳。歷觀史冊千古以來，未有不事墮於因循，而起功於振作者。猗歟盛哉。」

## 第三章 大小金川及其附近地勢之說明

## 一、大小金川之現勢

大渡河上游一段。別稱金川，正流曰大金川，發源於羊膊嶺南，羊膊嶺非峻嶺，特高原之頂部耳。其南方斜面、爲上中下三阿樹、上中下三阿壩，與上中下三鄂羅克司牧場，屬松潘縣。牧場之水，匯爲大金川，入理番縣，舊爲雜谷廳境，爲松岡梭磨卓克基黨壩四土司地。又南爲綽斯甲土司地，又南爲綏靖崇化二屯地，又南爲巴底巴旺二土司地又南爲丹巴縣卽古章谷屯也。丹巴爲四水匯流之處，正北卽大金川，西北爲單東河，其流域屬單東土司。西南爲旄牛河，屬明正土司。正東爲小金川，發源於斑斕山，全流屬懋功縣，其支流曰撫邊河，發源於洪嶠山，全流屬撫邊屯。四水匯流，南穿明正土司境，入魚通瀘定，是爲大渡河。

此帶地方，隋唐爲金川夷部，曾置金川縣。新唐書南蠻傳云「雅州西五百餘里外，有諾那三恭曜川金川等十三部落，皆羈縻州」。寰宇記云「隋開皇六年，以汶江縣石門地近

白狗生羌，於金川鎮置金川縣，屬汶川郡」。又云「武德元年，置維州，領金川縣，垂拱初沒於吐蕃」，是也。明代有金川寺僧，哈衣拉木，封演化禪師，主持金川地方事務。其後土酋勢盛，僧官失權，其地分爲大小金川二部。清初相繼歸誠，大金川土酋，居勒烏圍，在今綏靖屯內，已燬。小金川土酋，居美諾，卽今懋功縣也。乾隆十三年，金川夷亂，經略傅恆討平之。已而復亂，三十六年，再用大兵，迄於三十九年始克小金川。四十一年，克大金川。乃於小金川設美諾廳，大金川設阿爾古廳。四十四年，裁阿爾古，併入美諾，爲懋功廳。轄懋功，撫邊，綏靖，崇化，章谷，五屯。乾隆之征金川也，攻戰五年，殺人盈野。亂定後，金川土著，存者不及十一。村落殘破，耕地盡荒，屯軍招民領墾，生聚復盛，於是化爲漢人村落。迄清末世，未再叛亂。趙爾豐經營川邊，改流，明正單東巴底巴旺各土司，收爲邊屬，而未涉及屯部，原係流官也。民國元年，尹昌衡西征，以巴底巴旺單東三土司，及明正之魯密二十四村，地面廣大，合併章谷屯部，爲丹巴縣，劃屬川邊。二年，內政部亦改懋功廳爲縣，仍領撫邊，崇化，綏

靖三屯。改雜谷廳爲理番，仍領黨壩松岡梭磨卓克基四土司，俱屬四川。至卓斯甲土司地，曾經趙爾豐收印改流，劃屬道孚縣。然其地距道孚遠，民元以來，歷任知事，皆放棄不理，其民仍附土司，附於綏靖，遂潛移爲四川屬地，川邊亦未嘗過問也。現在丹巴，屬於西康，爲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防地。懋功與理番松潘茂縣汶川五縣地方，爲二十八軍防地。軍長鄧錫侯，劃此五縣，爲屯墾區域，稱爲「松，理，茂，懋，汶。」示與四川盆地內各縣有別。

查松，理，懋，茂，汶，五縣，皆番漢雜居，喇嘛教流行之地。就人文言，實與西康有不可分析之處。就政治疆域言，歷代皆以此部屬川，取其犬牙相錯，易於控制邊地。五縣自然地理，由邛崃山脈，劃爲岷江金川兩大狹谷區域。岷江流域，爲汶川茂松潘三縣，與理番之東部，三千年前，卽已內屬中國，爲神禹產生之地，秦漢之已置郡縣。雖非純粹之漢族住地，而羌番之漢化頗深，交往頗繁，與川省之經濟關係尤密切不可分離。金川流域爲懋，撫，綏，崇，四屯，與理番西部四土司，及丹巴縣地，內附中國之歷史



甚淺。乾隆以來，始有漢人移殖，始與四川發生政治經濟之關係。因邛崃山脈鷓鴣洪嶠斑斕諸山之梗阻，成爲川省甌脫地。受康藏宗教之傳染，衣食習俗，與西康爲近。

## 二、乾隆用兵後之金川屯戶與移民

金川自乾隆十三年，與三十九年，兩度用兵，番民頑抗。苦戰數載，誅殺甚衆。四十一年，設阿爾古美諾二廳治之。四十四年，併爲懋功廳。轄懋功，撫邊，章谷，崇化，綏靖，五屯，以兵戍之。時則番民死亡殆盡，番寨空闕，沃野荒蕪，軍糧空乏，芻秣艱難。乃自內地招民領墾，建設市街，獎勵工商。蜀西貧民，相率而至者，次第居於河谷低處宜農之地，升科納賦，聚妻生子，是爲『客戶』。屯戍之兵，久留無事，復漸娶妻領墾，化爲糧民，是爲『屯戶』其後逃亡諸番，漸次歸誠回籍，則腴沃之地，已爲客民佔領，乃退於高山瘠土，重建村落，是爲『夷戶』。初時客強主弱，漢夷相安。相處日久，夷漸驕肆，社會不甯。時則屯區軍卒，已無武備，乃復自保縣（今理番地）分移上孟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下孟九子三營營兵，加戍金川（大約在嘉慶時）以資鎮攝。迄於清末，三營戍兵，又循前例化爲墾民，是爲『營戶』。因其後至，所佔墾地，又較夷戶爲劣。今西康丹巴縣之六屯三營地方，即昔日之章谷屯地也。就任君小莊民十八年調查此區民戶表如下。

漢		別族					
屯六							區
約咱街	下甲屯	屯黑風頂	屯核桃坪	屯黑龍溝	阿娘屯	上甲屯	劃
約咱街河壩之南	三岔溝，一支堡，太平橋，	黑風頂，火龍溝，	核桃坪，翁古街，喇嘛寺街，勒衣，	黑龍溝，	阿娘寨，阿娘溝，班古，關州，	卡婭山，卡婭橋，約咱街，	轄地
一團	一團	一團	四團	一團	二團	一團	團寨數
一十	三十	三十	七十	二十	四十	四十	戶數大概
乾隆置屯之時復修三街	乾隆金川之役番人逃亡亂定招民領墾分地調練以備夷稱六屯設屯官於章谷（即今丹巴治）治之（當時共設懋，撫，綏，崇，章，五屯官各有轄地）						來
隸上	每屯設一保正隸於區長保正下分設團首						首領

戶 夷		戶			街三	
司七二		營三			街三	
宅龍土 千總轄	宅龍土 守備轄	九子營	下孟營	上孟營	喇嘛寺	翁古街
上宅龍，各樂寨三 木札，大石寨， 半屬懋功	上勒丁，斯交，約 唱，下宅龍，吉爾 目，丹札山，丹敢	丹敢山下部	牧廠溝左右	丹札山下卡爾金	在火龍溝大喇嘛寺 對面	亦名半扇門在石家 溝口
二寨 半一署	四寨 一土署				一團	一團
一百	二百	三十	三十	三十	一十	二十
千總原無轄戶八角亂時 守備附逆千總及不附逆 者脫離守備自爲一司	清中世土司雍某從征以 功蔭二字世襲守備千總 准率其民開墾六屯餘地	乾隆末年虛屯兵單弱不 通夷語特調保正三營兵 共六十名屯駐此地以通 消息其地瘠寒不能養每 年由保縣給餉十四兩濟 之今夷爲民戶			招商居住以通有無各街 設一汛有沿河沃土爲兵 地佃人耕種以租養兵民 國廢汛併入六屯	
士千 總雍	士守 備雍 天順	長	於區 人屬	總一 設團	每營	甲屯 隸核 桃坪 屯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懋功，撫邊，崇化，綏靖，四屯，現屬四川懋功縣，設一縣官與三屯員治之。其人民分佈情形，與丹巴六屯相似。

金川屯戶，爲兵墾之最佳成例，亦爲中國政府移民川邊之最佳成例，其最佳之點，在於（一）建設市街，獎勵工商，以便利墾民。（二）安屯設戍，以保障墾民（三）使屯兵娶妻生子，然後化之爲農。其收效爲（一）墾務健全，產業發達。（二）邊境充實，政治安定。（三）漢夷雜處，同化迅速。金川數千年來未蒙漢化，一度用兵之後，至今無復擾亂者，屯墾得宜之力也。

### 三、丹巴在金川地理上之位置

丹巴在大金川之西，由金川之章谷屯，及巴底，巴旺，單東，三土司，與明正之密魯二十四村，合併而成。民國元年，尹昌衡改爲丹巴縣，屬川邊，今屬西康省，實爲金川交通之要地。

亦牽丹巴縣在西康各縣中，包含部分最複雜，關係亦鉅。丹巴有事，輒牽四屯。四屯有事，丹巴。計丹巴之組織，由五土司與一屯地而成。其一屯中，又分三營六屯三街兩土。有如下表：

明正土司屬地 魯密章谷二十四村，一千零七十六戶。

單東土司屬地 單東邊耳等處，四百戶。

革什咱土司屬地 革什咱大桑瓦角等處五百五十八戶。

巴旺土司屬地 大小巴旺等處五百三十五戶

巴底土司屬地 林卡郡桑等處六百三十八戶半

約咱街 在約咱河壩之南有漢民一團

三街 翁古街 亦名半扇門在石家溝口有漢民一團

嘛嘛寺街 在火龍溝口外有漢民一團

上甲屯 轄約咱卡聖等處漢民二團

章谷屯屬地 轄三街六屯三營兩土屬地共七百零五戶半

六屯

阿娘屯 轄斑古阿娘溝等處漢民二團

黑龍溝屯 轄黑龍溝漢戶一團

核桃坪屯 轄勒衣核桃坪等處漢戶四團

黑風頂屯 轄黑風頂火龍構漢戶一團

下中屯 轄太平橋三岔溝漢戶一團

上孟營 丹札山下營籍三十戶

下孟營 收廠溝左右營籍三十戶

九子營 丹敢山下營籍三十戶

宅龍土守備 轄下宅龍溝夷民四寨約二百戶

宅龍土千總 轄上宅龍溝夷民二寨半約一百戶

二土

丹巴縣境，由五大河谷湊合而成，恰如平分五指星魚而仰臥之。治城為五大河谷湊集之處，現劃為第一區。自此東出者為小金川河谷，即章谷屯地也，現劃為第四區。北出者

爲大金川河谷，卽巴旺巴底兩土司地也，現劃爲第一區。西北出者爲單東河谷，卽革什咱單東二土司地，現劃爲第六區。西南出者，爲旄牛河谷，爲魯密二十四村之一部，現劃爲第二區。東南出者爲大渡河谷，卽以上四大河谷匯流後之總去處，爲魯密二十四村之一部。現劃爲第三區。此五河谷之長度與戶口，約略相等。相互間各有雪山隔絕之，其互通之路甚難，而通於縣治之道甚便。故丹巴縣境，自然地理，最適宜於交通金川。爲乾隆間由南路進兵之要地云。

#### 四、金川門戶松理茂汶之方輿紀要

川西北之龍，茂，松，理，及川南之懋功，雅州，向爲吐番西羌出沒之地。自唐以來，世爲邊患。除懋功（卽大小金川舊地）形勢，已見第一章附錄外，龍屬之江油北川平武，雅屬之天全蘆山瀘定，已爲人所習知，不必贅述。今採自顧氏方輿紀要，及清代輿地通考所載形勢，山川，關隘，津梁，可資用兵之參考者，備錄如左方。雖古今疆域不同，

測繪精粗互異，然比而勘之，未始非用鄉導之一助也。

(一)理番縣 理番，舊爲雜谷廳，今改爲縣。在小金川之東北。

### 形勢

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也。李德裕謂其外連蕃部，內控蜀都。

城池 雜谷廳城門四周，二里有奇，清朝乾隆四年石築。

### 山川

筆架山 在廳西四里，隔江，一名九子龍窩，或謂之玉山，夜靜恆有霞光橫山前，東北半壁，天皆丹色，照林木如畫，至旦方滅。

熊耳山 在廳西三里

望隴山 在廳南四里



馬鞍山 在廳北二里

細腰山 在廳西南十五里

高礪山 在廳東，方輿勝覽今威州及保甯治治，並據此山，三面懸崖，大江經其南  
樸頭山 在廳治西南維關外，一線鳥道，下臨絕壑，盤旋二十餘里，勢甚險峻。

姜維山 在廳治西北，李吉甫元和志在薛城縣西十里，樂史寰宇記，昔姜維屯兵於  
此。

定廉山 在廳治，元和志，在益溪縣東十里，

花崖山 在廳西北，方輿勝覽「花崖山在保甯縣水合大江」，即此。

風流嶺 在廳東南，舊有風流部蠻居其下。元統志「威州北至後蕃對如界大風流五  
十里，西北至後蕃男小風流一百里，的博嶺在廳東南，唐韋皋分兵出西山，躡  
的博嶺圍維州」，即此。

箭嶺 在廳東一里，有岡陡，直如箭，曰箭上里。唐志「維州西山南路，有箭土守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捉城」，蓋置於此。

沱江 源出廳界花崖山，東南流經廳北，又東南至今保縣北入江。漢書地理志，汶江縣沱江在西南，東入江。酈道元水經注，江水經汶江道，汶水出徼外嶧山西王輪坂下而南行，又東經其縣，而東注於大江，元統志沱水自廢悉州流經威州界，至汶州，合大江，按輿圖水有二源，在北者曰孟董溝，在南者曰雜谷河，並流百餘里，至廳城西北，會爲一，經城北折而南東會赤水桃溪，至今保縣西北，合於大江。

大溪 在廳治城西，原發梭磨土司東界大雪山，西南流經直固山，會直固水南流，過瑪喏，別思滿二寨，會日爾拉山水，至隴坻，東北流二道經橋，會商角山別蚌山二水，歷朴頭雜谷腦維關木堆，又會土孟董溝水過廳治，復東北定廉山之里古城，至今保縣城下，注於岷江。

定廉水 在廳西北定廉山之陽。寰宇記「定廉山定廉水出其陽」。

## 關隘

維關 在廳治西南五十里，形勢險要，接壤生番。

鎮安關 在廳西北五十里，門外卽生番界。

雜谷腦，五寨 在廳西北。蒼旺誅滅後，旣分其地爲梭磨卓克采從噶克三土司。又以其地近於雜谷廳者爲雜谷腦寨。又有上下孟董，九子乾堡等寨，雜谷腦共五寨，皆廳所經。

(二)松潘縣 松潘縣舊爲松潘廳，今改爲縣。在理番縣北。

## 形勢

東南雪嶺，西北洮河，雨雪多寒，山川險峻。顧祖禹論曰：「松潘控制番戎，山川險峻，川蜀之襟帶，而亦關隴之藩籬也。東連龍安，南接威茂，西盡吐蕃，西北則與洮岷連壤，直接鹵界，蓋四面皆險也。說者謂松潘爲西陲重地，深入番境，東南兩路，僅通一線，故置關設堡，綢繆聯絡，爲慮切焉。又謂松潘，蜀西之門戶也。漳

臘，又松潘之咽喉也。高屯堡，居漳松之間，爲適中要地，宜添設戍守以犄角漳臘，屏衛松潘。」

邊略云「松茂之俗，大抵相似。自松達茂，山不下三百里，路循江岸，彝礪碁布，巖如蜂房然。」王廷相曰「松茂諸山，居止皆依山險，壘石爲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礪房。天氣多寒。土地岡鹵。不生穀粟麻菽。番性勇戇，嗜利，往往侵奪內地，使民失業。蒞茲土者，非以德懷之，以計困之，患未易弭也」。

城池 松潘廳城周九里有奇，門五，東南面平面北枕山，大江貫其中，城南有外城，周二里，門三，明洪武十七年石築。

### 山川

崇山 在廳城內西北隅，城垣跨其上，盤旋而上，十有九折，通紅土坂黑水等寨。

金蓬山 在廳東五里。雪橐山在廳東三十里，山勢蟠延，積雪不消，俗呼寶鼎山，亦名雪嶺山，上有關。

風洞山 在廳東五十里。

雪山 在廳東八十里。太平寰宇記「山在交州縣西南百里，出朴硝，其色似銀，外有蠶岸，路險人罕得到」。

紅花山 在廳南十五里。泯江所經，下有屯田，名紅花屯。

牛心山 在廳東南五十里。峯巒圓秀，若牛心然。又東四十里爲火焰山，山無草木，色如赭。

岷山 在廳西北，一作汶山。書經地理今釋「岷山跨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重谷，谿谷起伏，西南走巒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脈，而導江處則在今之松潘衛北西番界之浪架嶺，漢志所云湍氏道西徼外，是也」。

雲峯山 在廳南疊溪營東六里，高峯凌雲。

犁牛山 在廳南疊溪營東三十里，明正統中，官軍追番賊，遇伏於犁牛山，敗績卽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五二

此。

七頃山 在疊溪營西。元和郡縣志「衛山縣七頃山，一名落石山，此路山巖峻阻。

平地惟有七頃，因名」。後周於山下，置翼州。

大雪山 在疊溪營西。元和郡縣志「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一百里，排柵山在疊溪營南十五里。明一統志明洪武十一年，大軍至此屯駐，立柵爲營，故名。

蠶陵山 在疊溪營北。舊唐書地理志衛山縣有蠶陵山，舊志在營北五里。

石鏡山 在疊溪營東南。

小分水嶺 在廳北九十里，其山平坦，有龍潭。又分水嶺在衛西北二百三十里，按輿程記有大分水嶺在衛西北二百二十里，有二派，一東南流爲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或曰卽古羊膊嶺也。

甘松嶺 在廳西南。唐書「開元十九年，吐番請交馬于赤嶺，互市於甘松山。宰相

裴光庭曰，甘松中國之阻，不如許赤嶺」。元和郡縣志，嶺在嘉縣西南十五里。

柏嶺 在疊溪營北，元和郡縣志「在柘縣八十里，嶺北三十里至白崖驛，與吐番地接界」。

岷江 自徼外流入，南逕廳城，又南逕疊溪營西，又南入茂州界。一名汶江，亦曰岷江。俗名潘州河。明一統志潘州河在松潘司城西北六十里，又溪江在疊溪所城西三里，經所西南與黑水合流入茂州

涪江 在廳東東南，流入龍安府平武縣界。舊志源出衛北小分水嶺，東南流入小河所北二里。又東南至龍安，其水淺隘，又名小河。一說興隆泉在衛東南六十里，源出雪欄山風洞嶺黃龍寺，後歷紅岩三舍堡，聚衆山溪水成河，東南流一百四十里，經小河營南門外，又東流三十里，入平武界，是爲涪江之源。

黑水 在疊溪營西北。按輿圖黑水源出番界九里古拉嶺，名楚那哥河，其南有一水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東北流合焉。又東南流數百里，疊溪營南長寧堡，西入江。

翼水 在疊溪營南，東南流入茂州界。入江亦曰黑水。明統志，在疊溪所城南五十里有二源，一出松潘衛地，一出黑水，合流如張二翼，故名。

濟衆泉 在廳西門，蟠遶崇山，上下陟坎，約及十里，汲水甚艱，故引深山之水由西門溝以入岷江居人利之。

波濤泉 在廳東北四十五里，平地湧出一百八竇，冬而溫，夏而涼，繞漳臘城入於江。

玉津泉 在疊溪營城南，砌以鐵瓦石甃，緣坡接引，直抵城下，居民取汲甚便。

### 關隘

望山關 在廳東七里又，東勝堡在衛東金蓬山後十里，東路關堡之首也。

雪欄關 在廳東二十二里，雪欄山上，

風洞關 在廳東三十七里，



黑松林 關在廳東五十七里，地多松林，因名。一名松林堡。

紅崖關 在廳東七十二里，一名紅崖堡，又伏羌堡在廳東九十七里。

三舍關 在廳東一百十七里，一名三舍堡。又鎮遠堡在廳東南一百二十七里小關堡在廳東南一百四十二里松壘堡在廳東南一百五十七里，三路堡在廳東南一百六十七里，師家堡在廳東南一百七十七里，四望堡在廳東南一百八十七里，又東二十里，卽小河營也。又峯崖堡在小河東南十五里，木瓜堡在小河東南三十里，葉堂堡在小河東南四十里，又東四里接平武縣界馬營堡舊志三舍關爲自衛在小河適中之地，舊有偏將駐守，上至望山，下至四望共十三關堡。四岩絕壑，一線僅通，羊腸鳥道，峭磴危巘，艱險萬狀也。

西寧關 在廳南二十五里，又紅花堡在廳南五里，南路關堡之首也。又雄溪堡一名熊楨屯，在廳南十五里，雲屯堡在廳南三十五里。

安化關 在廳南四十五里，又百勝堡在廳南五十五里。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新鎮關 在廳南七十里，亦名新塘關。又淨江堡在廳南八十里，一名龍韜堡。

歸化關 在廳南九十里。自廳南至疊溪之永鎮堡此爲適中之地。又北定關在廳南一百五里，嘉靖七年守將邊輪與橫梁豎兒等番戰敗沒於此邊略「松潘至茂州，三百里，山嘴險惡，一蠻擲石，百人不能過，其路隨河曲折，蠻下山搶掠爲易，常有以削平而制禦之」。

鎮江關 在廳南一百二十里，舊名浦江關。又至南六里，卽平番營也。宏治中科臣張文言「松潘南路浦江關，地勢稍平，介松疊之間極爲要害若聚兵屯糧築城固守，三面聯絡，什伍相保，卒然有警，松疊聲援，可立應也」。

平夷關 在廳南平番營南十里，亦名平夷堡。其地寬平，可容千騎，爲四十八寨飲盟插血之地。卽黃沙壩矣。又金餅堡在平番南二十里，鎮平堡在平番南三十里，鎮番堡在平番南四十五里靖夷堡在平番南五十五里，平定堡在平番南六十五里，設關又南八里接疊溪界，永鎮堡志曰「萬曆十四年於平彝堡建城堡，增將

領，所轄上至西寧，下至平定，共十七關堡」。

流沙關 衛西北十四里，敵騎經由地也。萬曆二十八年以後遇秋防嘗以重兵駐此。

四裔考「松潘西至流沙，關相連天竺，西南連紅土坡生番，多係北部出沒，地勢遼絕，非可限越云。

虹橋關 在廳北二十八里，又北去漳臘堡七里，爲廳境之北隘。有落虹橋長二十丈，餉道必經之地也。關南七里曰譚廓屯堡，又南七里爲塘舍屯堡，又南六里爲羊裕屯堡，堡南六里卽廳城也。志云虹橋西北十五里爲絕塞墩，北界黃山尖，殺鹿塘，黃勝草場等處，路通洮岷。宣德三年蠻族作亂陳懷奉詔趣救由此道入解松圍。今爲番部間阻。下潘州白利等番，或由阿玉嶺，或由鐵門墩，出抵塞盼祈命，諸寨貿易，茶斤稍失防範，釁端輒起且阻絕長溝，救援難及。議者欲於墩前石砌聯城一座，直抵河下以通水道。又依山掘壕，絕其乘高來犯云。

黃勝關 在廳西北漳臘西北四十里，關外卽西夷地。大江由此流入。今有官兵戍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守。

南橋關 在廳南疊溪營南五里。又中橋關在營南十五里，小關在營東五里，疊溪橋關在營西五里，永鎮橋關在營北四十里，鎮平關在營北六十里俱明洪武十二年置，是爲七關。

疊溪營 在廳南五百三十里，本漢蜀郡蠶陵縣，唐置翼州，宋元皆爲羌地，明洪武十一年平西羌改置疊溪右千戶所，屬茂州衛。二十五年，改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直隸四川都司。清朝改爲疊溪營設遊擊駐防，管轄七族寨大姓松坪諸番夷，屬松潘鎮城周七里有奇，門三，明景泰初築。

平番營 在廳南一百二十里，地名黃沙壩，其地寬平，可容千騎，爲四十八砦番夷出入之地。明萬曆十四年建城堡，周一里有奇，今有都司駐防，管轄丟骨寨呷竹寺雲昌寺等三十一千戶。

小河營 在廳東一百九十里，東南去龍安在一百八十里，地名涪陽明宣德四年，調

都成前衛後所于此，改曰小河守禦千戶所，築城周二里，清朝小河營設遊擊駐防。

漳臘堡 在廳北四十里，明初置於下番州，在司北七百餘里。景泰中撫臣羅綺記曰「漳臘，潘州城故址也。下有巖穴空洞幽邃，廣可容列騎旁有玻璃泉，冬夏涓然不竭，其土地膏腴，山川秀麗，自唐盛時所開拓而旋入於吐蕃，洪武十一年始建置屯堡，且畊且守，邊人安堵，宣德二年爲氏羌竊據，景泰六年復收其地，蓋自是以後，益徙而南、今且撫松州之背矣」邊略「漳臘有隘口，可通北部、嘉靖十一年寇賊深入爲害、撫臣宋滄議於漳臘後山嶺建靖鹵墩、西小高嶺建禦寇墩，設兵戍守、二十年復展修城堡、增置官軍升、築邊牆一萬三千五百三十丈。又於大壩，建立一堡，修築城垣於西山平壩，更修一墩以防敵騎侵擾。萬曆六年，備兵使者楊一桂以漳臘所屬鎮鹵絕塞譚廓等十七屯堡，去松遼遠，支糧不便，議於漳臘舊基，修建新倉，改運關支，卒伍稱便。二十八年，敵騎突

自寒盼黃勝草場分道馳入、圍漳臘，守將張良賢破之，又追破之於思答弄、寇遁去。志云漳臘一鎮五隘九屯一十八墩堡，延袤二百餘里，襟帶山河，雜居番族，其最切者有寒盼口、上中潘州，上下羊洞等隘口。自漳臘北去，遼廓幽遠，一望無際，萬騎可從容矣。今轄商巴寒盼祈命等十六寨，及新撫之上中下阿壩，上中下郭羅克，上中下阿王樹等十一寨，餘分屬松潘中左二營，及潘州，城周一里有奇，雍正七年重修。

南坪營 在廳東北，其地番夷出沒之所，最爲險要。雍正七年築城，周一里半，設守備駐防管轄羊峒芝蔴隆康等各番民。附近又有會龍隆康二關，雍正七年始築，其城各周一百四十丈，皆有官兵戍守。潘州營在廳北四百八十餘里，卽潘州故址，東北通甘肅之洮河二州，有竹利鐵市鹿哨甘家等番，西通歸德西寧，有合壩上下作革播下等番及插漢丹津部落，西南阿壩卽郭羅克毛兒革等悍夷，雜處其間，爲松潘之屏障雍正八年，創設官兵駐防，統轄附近番夷，其南一百八

十里許，地名達建寺，距黃勝關一百二十里，爲潘州黃勝適中之地。亦設官兵戍守。

鎮鹵堡 在廳西北漳臘北十八里。

馬路堡 在廳南疊溪營南，又十里南爲小關堡，與實大關相通。

新橋堡 在疊溪營北十里。

太平堡 在疊溪北三十里，又北爲永鎮堡。

### 津梁

古松橋 在廳城內，

通遠橋 在廳城東，

迎恩橋 在廳城南門外，

松風橋 在廳東一三十里，

合江橋 在廳東一百七十里，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青海西康用兵紀要

積雪橋 在廳東七十五里，

歸化橋 在廳南一百里，

靖安橋 在廳北十一里，

浦江橋 在廳南一百三十里

笮橋 在疊溪營北。元和郡縣志「在衛山縣北，三十七里，以竹篾爲索，架北江

水。

永鎮橋 在疊溪營北四十里。

(三)茂縣(汶川附見) 茂縣原爲茂州，轄汶川縣，今改茂縣，與汶川縣，並爲川西門戶。

### 形勢

控制吐蕃，捍蔽內郡。逼近羌戎，環帶山險，成都肩背之地威茂兩州，灌口之障蔽，其勢特與沿邊諸州不同。堡寨參錯於中，州城孤立於外，而屬部蕃落，周分環據



，二三百里之間，官路惟留一線。

### 城池

茂州城有內外二城內城周三里有奇，門四。明洪武初築外城，周五里門二。成化中築保縣城，卽書威州城，周六里，門二。明弘治中因舊修築汶川縣城周二百八十四步，門二。明正德七年建，清朝乾隆二十九年修築。

### 山川

茂濕山 在州北一十里，

五味山 在州東十八里，出五味子，因名。

馬蹄山 在州東三十里

巨人山 在州南三十里

龍泉山 在州南。

雞宗山 在州南四十里，宋熙甯九年，楊文緒作亂，聲援俱絕，至書水牌投於江以

告急。朝廷遣王中正將兵，旁出雞宗山，討平之。置闕及鎮羌寨於此。

鷹門山 在州二十里，寰宇記，山多鷹棲故名。

岷山 在州東南，南去青城石山百里，天色晴明，望見成都，山嶺停雪，常深百丈。夏月融泮，江川爲之洪溢，卽隴山之南首也，山有九峯，四時積雪不消，一名雪山，俗呼九頂山。

玉壘山 在保縣治。郭璞江賦，玉壘作東別之標。元和志，山在汶川縣東北四里。

蛾眉山 在保縣西五里，一名古城山。

七盤山 在保縣西十里，寰宇記在汶川縣北九里，有七盤路。

慈母山 在汶川縣南六十里。在汶之尤溪，萬山叢立，中有方池周四十里。

河屏山 在汶川縣西二里，山腰有大坪。

塗禹山 在汶川縣西北二十里，峯巒秀麗，今爲瓦寺安撫司牧地。

相公嶺 在州東北茂濕山北三里。方輿勝覽相公嶺州之主山娘子嶺，在汶川縣南百

里，高峻透迤，爲縣門戶。

木瓜坪 在汶川縣東一里。

馬念坪 在縣西北五里，接瓦寺土司界。

大邑坪 在汶川縣南，懸厓臨江地勢險阻，爲金川要路現設塘汛。

興文坪 在縣南七十里。

濕坂 在汶川縣南，元和志，嶺上樹木森沉，常有水滴，未嘗暫燥，故曰濕坂。

龍洞 在汶川縣南一百三十里，兩山石壁高懸，疑於無路，至冬則水不臥江，皆注

洞中，不知歸於何處。

大江 自松潘鎮疊溪營流入，南流經州城西，又西南經保縣汶川二縣西，又南入成都府灌縣界。

神溪河 在州東，又東入龍安府石泉縣界，（卽北川縣）卽古石密溪也。

黑水河 在州西北六十里，源出生番界，東南流經疊溪營，西界至長甯堡，西入大

江，卽古翼水也。

黑虎寨河 在州西北，源出黑虎寨，東流至長甯堡，南入，舊志謂之北松溪。

草坡河 在汶川縣南，源出瓦寺七司界，有二派，南曰龍潭溝，北曰沙派溝，東南流會爲一，入大江。

南龍深 在州南。方輿勝覽茂州有龍溪水，引入城內，至光孝寺，以兩池瀦之，居民常汲飲。

磨刀深 在汶川縣北二十里，西流入江桃川在汶川縣南四十里，山溪也，有桃千餘樹故名。

洞口瀑 泉在保縣西南五里，其源極遠，自半空直下，噴流數千尺，居民資以灌溉。

溫泉 在汶川縣南一里山下湧出冬溫夏涼。

新井 在州城中，舊無井，仰汲於江。遇蠻警，輒斷汲路。明正德中，巡撫馬吳鑿

地數十丈，方得泉。號曰新井。

## 關隘

積水關 在州東七十里。

桃坪關 在州東，去土門堡二十里，亦名桃坪堡，屬隴水長官司戍守。

雞宗關 在州南四十二里，宋熙寧九年置。

七星關 在州南四十五里，乾符二年，高駢鎮西川，復戍望星關，卽此。關前山有

小孔七，大孔一，穿山而成，如七星伴月然，故名。關南棧道，臨江倚崖，古

稱絕險。明嘉靖十九年，副使張問之鑿崖開修，旁有傍橋。

雁門關 在州南七十里。明正統十年，黑苦等羌倡亂，巡撫冠深置關臨江而據險爲

州南門戶。旁有偏橋，關外以溪爲限。溪南卽汶川縣界。

魏磨關 在州北三十里。

寶大關 在州北八十里，東南去，移穆蕭堡十里。明洪武初，平蠻將軍丁玉設，關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外卽疊溪營界

鎮遠關 在保縣西南一百二十里爲雜谷瓦寺往來之路。

保子關 在保縣西北一里，湍沱二水之中，爲漢羌出入要衝。

故桃關 在汶川縣南，縣丞分防之所。水經注都安縣有桃關，元和志在汶川縣南八十二里，遠通西域，公私經過，惟此一路，關北當風穴，其一二里中，晝夜風起，飛沙石。

徹底關 在汶川縣南五十里，爲松茂第一要隘。

茶關 在汶川縣南一百四十五里，一名蠶巖關。又寒水關在縣西。

土門堡 在州東七十里，明正德中，州將何卿破叛蠻於此。

壩底關 在州東土門堡東四十里與石泉縣接界，亦曰壩底城

鎮戎堡 在州北十里，又椒園堡在州北二十五里。

長安堡 在州北，去椒園堡十二里，明成化十五年置。初在山阪，水道艱險，嘉靖

十五年，改築於舊堡之南。

韓胡堡 在州北四十里，去長安堡十四里，亦曰臨江縣。

松溪堡 在州北五十里，去韓胡堡十四里。

長甯堡 在州北六十里，明初置長甯安撫司，設同知於此、轄鑿溪章貢等寨，後廢，改置長甯堡，今爲松溪疊溪要路。

穆肅堡 在北去長甯堡十三里。

坡底堡 在保縣西南七十里。又乾溪堡在縣北五十里，新安堡在縣北舊城東十里。

汶堡 在汶川縣西一里，石城周三十八丈，門二，西北通吐司番寨。

馬原堡 在汶川縣西五里爲番夷出入之所。

雁門堡 在汶川縣北五十里，石城周四十丈。

寒水驛 在汶川縣南門外，舊置於縣西北四十里蘇村。明隆慶中，移於江東。上至茂州安遠驛七十二里，下至灌縣永康驛一百六十里。又太平驛，在縣東南八

十里。

### 五、松理茂懋汝之交通現狀及大小道路里程表

松懋各屬，僻在川西，北連甘肅青海，西界西康，東南所隣各地，亦爲多山之區。其間鳥道羊腸，千迴百折，長峯巨嶺，綿亘魏峨。水不可以行舟，陸不可以并轡。其在漢人居處之一線，官道間尙有橋梁可濟，旅店可居。一入土人住牧之境，則路斷人稀。

本區河流湍急，河身狹隘，且多巨石壅阻，不易疏濬。其可以行舟者，僅級靖崇化間九十里內有有之。然亦只限於皮船。只能容人四五，隨波逐浪，旋轉而行，此外卽皮船亦不可得而用也。

本區橋梁有三種製造法，捻竹爲繩，繫於河之兩岸者，名曰溜筒。卽所謂繩渡是也。有用一繩者，有用二繩者，皆取傾斜之勢。渡時用皮帶，或細繩，一端繫於大繩之上，一端繫於木壳，（俗呼溜筒）以束人身。然後握帶舉足，飄然而過。此物隨處皆有，蓋土人



之普通設備也。平引多數竹繩，上鋪木板，左右置扶手者，名曰索橋。茂汶道中多見之。構造如索橋，而以鐵索代竹繩者，名曰鐵索橋。懋功之三關橋是也。懋功撫邊間之猛古馬鞍兩橋，近來新造鐵索橋，雖耗巨款，亦已成功。於兩岸築石壘，於石壘立大支柱二，曰將軍柱。依柱架大梁爲數二或三，更於大梁上，架無數小梁，順次延及河心，始於梁上鋪板者，名曰礮橋。僅見於理番沱江之上，蓋因河身較狹卽此可渡也。

本區陸道通常有大小兩路之稱。大路指由松潘至灌縣而言。小路指由懋至灌。或由威州至懋屬而言。大路在岷江之東，鳥道紆迴，險夷互見。小路時沿江岸，時越高山，路基狹隘，崎嶇異常。大小兩路之中，雖有多數支路，然皆錮蔽幽僻，不能如脈絡之相貫也。不寧惟是，卽其通行之道里情形，人亦語焉不詳。茲特將民國廿三年宿師良君所調查各縣交通概況，及大小道路里程表分別錄左，其有關於軍事或掌故者，亦附錄焉。

#### (甲) 各縣交通概況

(一) 松潘 幅員廣大，物產豐饒，本區中之最有經營價值者也。北至南坪，南至茂縣，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東至平武，皆距三百六十里。南坪爲松潘之分縣，以地勢寫遠，今仍置縣佐以治之。道中弓橫嶺，橫梗其間，故其產物出口，多取道甘肅之碧口及平武。而平武爲糧食輸入松屬之途，行人較北道爲衆。惜由縣治至施家堡之一百餘里內，或則山高寒冷，常有夷匪爲患。或則溪流氾溢，每每斷阻行人。如能大加修治，則松貨出口可由此運至距松二百餘里之水晶堡。改由水道上至江油，循涪江而達重慶，較諸馱運至灌，繞道至渝，其省事何止數倍。南至茂縣所屬之疊溪，計二百四十里，道中市村稠密，運輸較便。疊溪以下，復爲崎嶇之路。西出黃勝關以入於草地。草地者，徼外之高原也。北隣甘肅青海，西界西康，南界理番四土，縱橫千里，一望平疇。居民以及游牧爲生，產牛羊毛皮野牲皮藥材等物爲松潘商務之重心。土人智識錮蔽，性好掠奪，商旅之經於其地者，必須夷裝乘馬荷槍結隊，隨同鄉導而行。否則不爲夷匪所害，亦感行旅之苦。清代每屆夏季，由松鎮酌派部隊，護送茶商出關，藉以威攝猥夷，年着爲例。亦善法也。

(二)理番 東至威州七十里，與汶川交界。西至蘆桿橋一百九十五里，由蘆桿橋迤南，越虹橋山入懋功，凡三百五十里。北越鷓鴣山至馬塘凡一百二十五里。馬塘者，理番四土及松潘南首之中心也。往昔商務頗盛，後因梭磨內亂，焚毀殆盡。民十八年，蕩平扣叛夷，始漸恢復舊觀。此二路在附近理城之數十里內，尙屬平坦，餘皆路基狹隘勉可通行。又由縣治北循孟董溝而上，不經鷓鴣高山，亦可達於馬塘。西由梭羅溝迤南而行，不越虹橋巨嶺，亦可入於懋撫各地。此後商務發達，二者皆有改道之必要焉。

(三)懋功 東越巴朗牛頭諸山，經汶川縣境，出於灌縣，凡六百五十餘里。北由撫邊越虹橋山，出於理威各地，亦六百餘里。二者起訖之處，路較平順。惟越山一段，地僻人稀，氣寒瘴重，每歲春冬兩季，常死行人。如能避去此種天然障礙，則聲氣靈通，必可期其繁盛。西至丹巴(舊稱章谷屯)一百八十里，由丹巴越大炮山可至西康之鎭定康定等縣。南逾夾金山，可至天全蘆山等縣。東北兩線，爲商貨出入之途。

西南兩線，爲糧食輸入之路。西北越空卡山入於崇化屯，凡一百八十里。崇化至綏靖九十里。綏靖以上，爲卓斯甲土司住牧之境，商旅所罕至者也。

(四)茂縣 東由土門地方，通於綿竹安縣北川等處，食用品及邊茶輸入之要道也。行旅衆多，絡繹不絕。往歲松茂商品，多由土門運至安縣，凡二百八十里，改由小炭船運至綿竹，又九十里，再由綿竹直達於重慶。嗣因時局影響，不得已改道灌縣。此後局勢承平，商務發達，吾料其必復原狀。誠能如此，則商務重心不在灌縣而在此間矣。南至威州九十里，北至疊溪一百二十里，皆沿岷江，東岸而行。到疊溪一段，山高路險，每年常有人畜墜岩之事。近由屯殖督辦於山麓另闢坦途，費款約五萬元，方告成功。惜於民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疊溪地震，繼以積水崩潰，新路復毀，大可惜也。

(五)汶川 地瘠民貧，產物不豐，有九石一土之稱。然以其爲屯區之門戶也，故於交通上，亦甚重要。南至灌縣，北至威州，皆在岷江東岸，其間險夷互見。現由屯署修

成坦途。此外東有僻徑，可通於彭縣。西北由瓦寺土司住牧境內之草坡，（草坡有二，一在其南，一在其北，此處指在北者而言。）可達於理番。皆爲商旅所不常經之地。又由索橋或中灘堡，可合於懋灌大道。

### （乙） 大小道路里程表

通行道路里程表 （此表首列里數，以亞拉伯數字記之。次地名，次說明。餘倣此。表中所載地名，係以重要與否爲取舍標準。其不甚著名者，則另詳於說明欄內。）

（一）由灌縣經汶川威州茂縣等地，到達松潘之部。（共計六百四十里）  
里數，地名，說明，

0 灌縣 由此北溯岷江而至松威茂汶，經汶境而入懋撫綏崇屯區之關鍵也。其至成都，凡百二十里，可行汽車。

8 白沙河 發源於彭縣之海窩子，至此流入於岷江。河口有索橋，橋名利涉，入山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七五

者須過此橋。

5 麻柳灣 汶灌接壤於此，由此至龍洞，有豬腦壩，茶關，楠木園，等地。楠木園之附近，有地名茅亭，產茶甚佳。

11 龍洞 龍溪溝由此，入於岷江，沿江而行，可合於前途之映秀灣。惟須繞道娘子嶺山麓之獅子山，白岩馬家村，等處，道阻且長，故常由此登山。

6 龍溪鎮 在娘子嶺之麓，有人百餘戶。汶川縣公安局在焉。由此經尖尖樹小灣大灣亂石窖等地，到銀台觀。

15 銀台觀 此處爲娘子嶺之極峯，有道院一所，自此經西瓜腦，至映秀灣

15 映秀灣 由下游數里之灘堡，過素橋可至灌縣所屬之水磨溝漩口一帶。此地住戶七八十家，有茶號堆棧。出場向右上山，爲舊道。向左下坡，傍河而行，爲新道，較舊道平而且近。惜仍狹隘，故駝運仍循船道。

10 豆芽坪 此地有人十餘戶，由此經麻柳灣沙壩清水驛等地，至東界腦。

10 東界腦 前行數里，有一小溪來會，溪之左右，各有人數家，地名太平驛。

10 興文坪 此地有人三十餘戶，由此五里至婆婆店，道中有小娘子嶺一碗水等地名。

10 銀杏坪 此地產礎玉，用以琢成器皿，尙屬雅觀。由此經連山村至沙坪關，凡五里，經羅筐灣至澈底關亦長五里。

10 澈底關 道中有小徑，可通彭縣。由此過佛堂壩至桃關，路甚崎嶇。季溪水氾濫，每每斷絕交通。

10 桃關 昔汶川分縣設於此處。後經洪水之災，遷於龍溪。前年又不慎於火燼。縣僅二三家矣。由此十里至沙壩，又二里至索橋。

12 索橋 草坡河由對岸來會於江，江上有索橋，過橋通草坡及三江口等地。此地有人二十餘餘戶，由此至飛沙關，有大邑坪磨子溼羊店等小地名。

8 飛沙關 關在小峯之上，有廢塔一座。關下蓬午刻。必路信風，遇晴尤甚，其力

可捲河沙而上，高達數丈。關前僅有住戶數家，其至汶川，須經三店高店子河坪等小地名。

10 汶川縣 由灌至此，共計一百五十里。城內僅正街一道，冷靜異常。縣署文廟教育局學校在焉。城外始有商店。過索橋，通瓦寺土司官寨。

10 白魚落 至此可望見對岸之瓦寺官寨。此地僅有人數家。由此十里，板板橋有居民二十餘戶。又五里，至磨刀溪以達七盤溝。

19 七盤溝 有居民約二十戶，街市整潔。由此前行三里至沙窩子，道傍有溜沙一段，蜿蜒十餘丈，係由風捲河沙，堆積而成，異觀也。由沙窩子經渾水溝校場壩等地至威州。

11 威州 由汶至此，共計四十里，其地爲岷沱兩江合流之所。東南北三面，皆在汶川境內，故有借土管民之說。理番設有縣佐在此。由此北溯岷江而上，爲入茂松之路。西沿沱江而行，爲入理懋之路。其至雁門，須經姜氏壩遇街樓等地。姜氏



壩，因姜維屯兵得名。

9 雁門關 此地有居民十餘戶，場外坡際之兩側，岩石逼繞，形如洞府者，卽雁門關也。

11 青坡 茂汶交界於此，有居民二十餘戶，市街逼狹，爲騾幫住足之所。

16 文鎮 市街清潔，居民約二十餘戶。對岸爲茂縣牟托土司住牧之地。

10 鳳毛坪 此地又名羊毛坪，有人十餘戶。由此五里至獨足龍門，其地有小城一座，僅存廢址。

12 白水村 有人十餘戶，市街逼狹。場後坡際，尙有人二十餘家，地勢旣僻，行人所不能望見者也。

8 石鼓 有溝流入於江，溝上有木橋，市中有人十餘戶。

15 宗渠 有居民數十家，距茂縣里許處，有前清提督夏毓秀公祠。祠後山間，名南，莊對岸名水西，風景甚佳。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15 茂縣 由威至此，共計九十里，松灌之中心也。城內有居民千餘戶。入松之路，由此出北門而行，約二里許，有地名踏水墩者，驟驛縣住足之所，舊稱茶關。又二里許，名燕耳岩。燕耳岩至石榴溝，凡五里。

10 石榴溝 又名十里溝，居民僅二三家，距此八里之遙，有民十八年改修之道一段。

10 渭門關 居民約三十餘戶，由此前行十里至小沙灣，其地原有居民十餘戶，今只存一家矣。自此以往，路漸崎嶇。

20 溝口寨 居民約四十餘戶，有溝自右來會，溝口居民甚衆。

11 揆耳岩 此處有居民十餘戶，由此過窩窩店，至觀音岩，有一隧道，相傳爲李道人資捐所鑿。道人籍隸崇慶，初爲石工，逃俗後樂於爲善，有碑記其事。再經淺溝至長甯，又五里至兩河口。

15 兩河口 理番黑水治由此來會，居民僅一、二家。由此至首宿堡五里，途中有地名

烟堆坡，係前代舉烽告警之遺蹟。又經直武壩至石大關五里。

15 石大關 此地有居民六十餘戶，後山在高黃三砦，對岸有沙平番寨，由此經鸚哥嘴至大定十里。道中亂石甚多，尤以鹿子坪爲甚。

15 鹿子坪 自此離開河岸，紆迴登山，漸入崎嶇之境。

5 馬腦頂 有居民十餘戶，房舍頽廢，氣象蕭漠，大有目不忍觀之概。由此五里至水溝子，有居民七八戶。又五里許，至黃草坪，有路可繞過小關子。

15 小關子 地勢險峻，松茂間之要隘也。曩歲江防漢軍之戰，相持甚久。後由黃草坪向右繞入後方，始克漢軍。然道路險僻，苟非迫不得已，不能出此途也。

5 疊溪 茂到此共計一百二十里，道路崎嶇，非三日不能到達。市中有人百餘戶。對岸爲松坪出山之要道。清季常住重兵。國變後，設警佐一員以資鎮攝。按疊溪以下，經經民二十二年積水暴發，如溝口砦文鎮，羅筐灣，沙坪關，等處，多爲水所沖沒，道路已不如前此之平坦。

13 平羌溝 又名平橋溝，有人數戶。由此下山，前行七里，至沙灣，有人五六十戶，路漸平坦，但仍不少亂石危岩。又五里，胡兒柴，原有居民十餘戶，今已零落不堪矣。

17 普安 有人數十戶。由此五里，至一碗水，其地有觀音廟一所，廟內神龕下，有石罅，溢水故名。

10 太平 有居民十餘戶。其後山名羅布溝，對面有高礪，名牛尾巴砦。由此十里至永鎮，經茂縣界碑，至平定關。（按沙灣，普安，太平等地，因疊溪地震，已廬舍蕩然。）

20 平定關 居民約六七十家，半呈頹廢之象。自此以往，路多夾道，相傳爲前代用兵設伏之所。每距二三里之遙，築石爲垣，高與人齊，長約丈許。今多倒坍，爲行路之障礙。

10 靖夷堡 堡壘舊址在今堡外坡上，今已全廢。坡下有人四十餘家。由此過橋在折

五里至蓮花岩，僅存廢址一片。又五里至鎮夷堡。

10 鎮夷堡 居民數戶，舊堡已廢。由此五都至鎮平，有人數十家。山勢漸形開展，林木亦甚蒼鬱，不復如前之荒涼矣。

15 金瓶岩 此地爲雲昌呷竹各砦出山之路。入山可由白草至北川縣。

10 平夷堡 對岸爲獐獍子族住牧之地，居民多避害遷去。由此五里至格達壩，又名萬金壩。又五里至平番營，城內有清季守備署舊址。

13 北定關 清末潘松番變，焚獎至此，始爲軍團所阻。其原有城堡，今多頽廢，現有居民約三十戶。

17 歸化 此地有人五六十戶，有溝名龍溪，來會於江。由此十里至龍韜堡，又十里始至新塘關。

20 新塘關 關內居民十餘家，由此經得勝堡至安順關。

20 安順關 雪布河由對岸來會，有橋名福興，通於彼岸。由此十里至雲登堡，遇晴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可見松城對山之塔。

20 西甯關 此地有人十餘戶，由此五里至雄鷄屯，其地純係農家，無設市者。

20 石河橋 居民約五十家，至此須過橋左行，直上爲合松東之岐途。

10 紅花屯 此處有一小村落，隔河爲下尼巴番砦，河流平緩，兩岸亦寬，廣異常。

10 松潘縣 由鎮江關至此，凡一百二十里，路短且平，一日可到。其地市密稠，城

垣廣大，岷江橫貫其中，川西之重鎮也。東至平武，南至茂縣，北至南坪，皆遙三百六十里。西出黃勝關，爲入草地之路。

(二)由灌縣至懋功之部。(共計六百五十二里)

0 灌縣 由此出西門而行，餘詳前。

3 二王廟 至此過索橋，沿岷江西岸而行，由索橋至對岸韓家壩二里，韓家壩至關口五里關口至水西關又五里。

12 水西關 居民約五十家，前行五里處，有地名金沙坡。

15 猴子坡 此地有傾斜極緩之小山坡，及居民數家。

10 麻坡 其對岸爲茅亭，以產茶著名。由此至岩後八里，各有居民數十家。

10 漩口 以上道路甚平，山勢開展，以下漸形崎嶇。此處爲入山之大站，居民衆多。由此十五里至垮博店，又十五里至水磨溝。

30 水磨溝 由灌至此共計九十里，市街繁盛，爲入山之要站。途中所需物品，可在買，以次不易得也。前行十里至天生橋，爲汶灌接壤之所。又五里至太白石，各僅客店一家。由此至草坪之路有二，一越鶴子山，路短而多山坡。一經三江口，路長而較平。

30 三江口 此地爲汶川巨市，居民約一百餘家，過此卽人家稀少。

12 草坪 居民七八家，但無市物者。

10 九龍山 此山傾斜甚緩，中多農家。由此至安家坪十里，安家坪至冒水子五里冒水子至白果坪五里，白果坪至麻柳坪五里，皆沿河岸而行，居民甚少。

25 麻柳坪 至此離開河岸，迤邐入山。四里至三角眼，又四里至蒿子坪，又五里至三星號，皆少人居。

16 童槽 此地曠無人居，道路傾斜甚急，冬季須備釘爪等物，始不致爲冰所苦。由此八里至牛頭山麓，其地名穿心店，又十里至燒茶坪，各有破店一楹。

18 燒茶坪 當牛頭山之半，行人多就此休息，熬茶故名。

15 牛頭山頂 此山高出海平面約三千二百米達，冬季林木蔭蔽，冰雪甚厚，不良於行，故有「春巴朗冬牛頭」之諺。由此下山十二里，至空桐樹，又十里至新店子，各有旅店一所。

22 新店子 此地爲牛頭山之麓，由此五里至蒿子坡，又五里至轉經樓，又十五里至皮挑河，途次小橋極多，計大小七十餘座。山尤逼狹，輿馬不能暢行者也。

25 皮挑河 至此出山，沿巴郎河北岸而行，五里至脚磨溝，又十里至觀音岩，居民漸衆，各有數家或十餘家不等。



25 臥龍關 居民十餘家，瓦寺土司總管林鎮江駐此。由此至糞粑街，途中須經頭道橋二道橋小岩洞三道橋等地，各有客店一、二家，或竟無之。

35 糞粑街 居民只有一家，途次極荒涼之致。前行五里至新店子，又十二里至龍岩。其景象亦復類此。惟自臥龍關以次，始較平順。

20 燒火坪 由此至鄧村，須經文廟街，三聖溝，驢驢店等地，各距五六里不等，居民甚少，地尤隱僻，越山可至天全等處，匪人出沒其間，行人所宜注意者也。

28 鄧村 居民五六家，至此又離開河岸，迤邐上山。三里至菜園子，又十二里至高店子，各有客店一所。

30 相爺坪 清季金川之役，大學士訥親賜死于此，故名。現有廟宇一楹，可蔽風雨。此山宜在拂曉啓行，如在午間，必遇大風，尤以冬季爲甚。

30 巴郎山頂 此山高出海平面約四千五百七十餘米，空氣稀薄，行步宜緩。

15 萬人坟 此地爲清季平定金川之役，陣亡將士埋骨之所，有屋一楹。

25 松林口 此地有人四五家，前行十五里至高店子，北至山麓，又五里至破砦子，各有人二三家。

30 日隆關 至此人烟漸衆，路亦平順，其至雙礪凡八里，有人數家。

20 沙壩 由此十里至滴水岩，又五里至木耳岩，又五里至廣金壩，途次多沃日農家。

23 達維 此地居民約六七十家，場後有喇嘛寺，名乘妙寺，中有喇嘛二百餘人。由此十二里至熱耳岩，又十里至木了橋，其情況如前。又由此越夾金山可至天全。

24 將軍碑 清金川之役，理番人袁國璉陣亡於此，其兄國璜立碑記其事，故名。僅有客店一家。

10 仰天窩 此地爲山坡凹下地故名。自日隆關以來，山已多土少石，由此五里至木欄卡，有農村一處。

15 沃日官砦 官砦在市場之後，建築古麗，市中有人數十戶，別思溝由此進山。

15 小水溝 此地爲一小市鎮，土漢分界于此。由此十里至高店子，有村落，無商店。

20 老營屯 此地舊名明角宗，有居民十餘家，由此五里至觀音岩，傍山臨河，形勢險峻。又五里至破砦子，合于懋撫路。

15 懋功縣 縣治通稱新街子，高出海平面二千五百四十米達，位于小金河之南，美諾溝之兩岸，東至灌縣六百五十二里，南至天全屬之礪磧一百二十里，西至康定六百里，西北至崇化一百八十里，北至撫邊百二十里。

三) 由威州經理番撫邊到達懋功之部。(共計六百一十六里)

0 威州 又名新堡關，爲泯沱兩江合流之處。兩浙之上，各有索橋一道。兩江之中，名保子關。河西名桑坪。由此經桑坪至羊角墩五里，又五里至錢邑，居民約三十戶，前行里許，至風洞子，地勢險峻。

20 下莊 居民十餘戶。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10 古城 此地爲古威州舊址，居民約十餘戶。前行數里至謝溪溝，相傳爲謝坊叔先生之故里，坊叔宋嘉慶中進士，官至淳熙左丞相，兼樞密使，宋史有傳。

15 通化 理東之巨市也，有人百餘家。古廣柔縣遺址。由此五里至甘溪，有人四十餘家，市街整潔，惜少商店。又十里至長河壩，對岸爲九子屯，又五里至歡喜坡，山勢異常逼狹。

25 理番 理番通稱保縣，在馬鞍山之麓。孟董溝由對岸來會於江南，溝水橫貫城中，有李德裕籌邊樓舊址。由威至此，凡七十里。由此七里至破礪房，居民僅一家，路狹而平，餘多類此。

20 蒲溪溝 至此路成弧形，弧上有居民數家。蒲溪溝自左流入於江，溝內居民甚衆，盛產糧食。

10 木堆 居民十餘戶。由此七里至紅水溝，居民多姓何。其後山通雜谷腦，民十七年來，蘇夷匪劫掠此間，卽由此道而來。

19 塘上 此處有人十餘戶。乾堡屯在前方數里，對岸山下有橋可通。

10 維關 至此過河上坡，坡上卽關塞所在，山勢峭削，險峻異常，古來軍事之重地也。有人十餘戶，卽唐之維州。

10 雜谷腦 又名興隆場，理西之巨市也。由理番至此，共六十里，路短且平，半日可到。場內有商店二百餘家，場後坡上有喇嘛寺，爲理番各屯之宗廟。對岸名營盤街，卽雜谷屯官基。丹札木溝由此來會於江，進溝通瓦寺坡各地。

10 撲頭梁子 山路險狹，僻無人居。由此至關口，須經牛血坪黃土坡等小地名。

20 關口 灌商姚寶珊建有模範鄉村數椽於此，由此過橋，經撲頭寨至二道橋，改道經雜谷屯格山老寨，再由關口過橋，可不越撲頭山。

5 二道橋 梭羅溝由此流入於江，沿溝入山，有捷徑可通撫邊。但未開闢，故少人行。此地有客民三四家，由此過梭羅溝，迤北行十里至簡陽坪，山勢逼狹，林木蔭蔽，居民甚少。

20 新店子 此處僅有居民一家，山勢漸形開展。由此十里至莊房，爲雜谷屯與來蘇溝接壤之處。又五里至二道坪，經蛇卡至石鼓磨，過橋折入河北而行。

30 鼓耳溝 道側坡上有居民數十戶，多係燼餘。十八年平定來蘇之役所焚燬者也。由此五里至大溝口過橋，路極崎嶇，以獅子坪一帶爲尤甚。

15 獅子坪 緊接望鄉台，地勢險峻，僻無人居。由此五里至麻耳咪始改前觀。又五里至轉經樓，路尤平坦，再五里經小秋地至大秋地過河。

15 大秋地 至此居民漸衆，山勢亦甚開展。由此過河，五里大石包，三里至小火地，二里至大火地，三里至各半口，途次農家尙多，但無商店。

12 蘆桿橋 由雜谷腦至此，共計一百三十五里，有破屋一間。由此過橋迤南而行，五里至大板昭，爲一小村落。

15 猛古 夷民較衆，地勢開展，過此以往，又復路斷人稀矣。

20 虹橋北站 由猛古到此，皆在叢林僻徑之中。此地原名座棚，今改名。

20 虹橋山頂 此山高出海平面約四千九百七十米達，比成都高出四千三百七十米達。冬季積雪甚厚，空氣尤薄，行人務須緩步，始無暈山之險。

25 虹橋南站 此地原名兩岔河，今改名由此至松坪十里，有人一家。又十里，至魚海子，皆在亂石叢林之中。

20 魚海子 居民僅一家，至此路漸平整，

30 兩河口 居民約百頗家，爲綏撫及卓松各土之中樞，撫北之巨市也。由蘆稭橋至此，凡一百四十里。南至撫邊九十里，西經德爾扎山至綏靖二百四十里，北越夢筆山至卓克基約一百餘里。

20 大寨 此地係清季平定金川之役，派遣雜谷屯兵三十二戶駐防之所。由此十里，馬耳康，路甚平坦。

25 叨烏 居民三四家。

25 新店子 道傍坡上有人數家。由此十里，至墨龍溝，季平定金川之役，進兵之地

也。

20 天生橋 兩岸石岩突出，藉此架橋故名。對岸有別思滿屯莊子一所，前行七都有溝，名美諾。

10 撫邊屯 屯治在小金川西岸，高台地上，居民不上百家，市街亦甚簡陋，由兩口河至此凡九十里。

20 木坡 通稱穆坡有人二三十家，對岸有喇嘛寺法聖寺，甚壯麗，即別思滿屯家廟。

10 老喇嘛寺 有居民四五家，因焚於火，僅存遺址。

20 八角 有人三四十家，撫南之巨市也。對岸山中有壽經喇嘛寺，爲八角屯家廟，民國六年妖僧察都和尙僭號倡亂之地也。

30 破寨子 此爲撫屬之破寨子，到懋時尙有一地同名。由此五里至涼水井，又十里至羌家灣，居民皆只二三家。



20 猛古橋 此地係妖日河與小金川合流之所，原架小木橋二座，如遇洪水冲毀，須由猛古山繞道二十餘里至懲。現改建鐵索橋。此去五里爲觀音岩，又五里爲破寨子。

15 懲功縣 由威至此共計六百一十六里，居民稠密，市分三街。一名營盤街，在美諾溝之東，卯甲梁子之下，有街無市。一名糧台街，在美諾溝之南，縣政府及教堂在焉。溝上有上中下三木橋。一名新街，在小金河之南，與糧台街隔一河灣。市街整潔，商務繁盛。餘已詳前，茲不再贅。

(四)由松潘至平武之部(共計三百六十里。)

0 松潘縣 由此出東門而行，十五里至水草壩，道傍僅旅店一家，其餘農家甚多。  
20 雪蘭關 此地有人三四家，前行二里至橋，橋上亦有人二三家。山間有雄黃礦一區，由橋上至風洞子八里，越傾斜甚緩之雪山，至天花石，其間空氣稀薄，常有夷匪爲患。

25 三岔子 此地 在雪山之麓，有路可至漳臘前有居民一家，今已遷去。

15 下草灣 涪江發源於此，對岸山中有風景極佳之黃龍寺，由此十里至紅崖關，又十里至伏羌，皆只旅店一家。

30 三舍汛 由松至此凡九十里，道路尙屬平順。由此至施家堡，卽大逕庭。此處有人三四十家。

20 駟馬橋 前途有墩，牌坊溝乾河壩鎮遠諸地，道中兩山逼嶮，路尤崎嶇。由此至老塘房，須經小關子月耳岩諸地。

20 老塘房 自此路更崎嶇，尤以轄夷口一帶爲甚。由此十里至首箬廠，各有旅店一家，餘無居人。

20 施家堡 至此胸襟爲之一闊，其地有人三四十家。由此十里至四望堡，漸見村落。又五里至疊台溝，路漸平順。疊台溝至小河之間，名龍韜堡。

30 小河營 由松至此，共計一百八十里，其地氣候煦和，居民衆多，松東之巨市

也。

20 風崖堡 有居民數十家，道中農村漸衆，始見稻田。

10 木瓜墩 松潘平定交界於此，水晶堡在前方二十里處。

150 平武縣 舊龍安府治，由松至此，共三百六十里。

(五)由松潘到南坪之部(共計三百六十里)

0 松潘縣 由此出北門沿岷江西而行，自縣城至南坪，均係沙平路。道中雖有弓檜嶺之高，夷匪爲害，但甚寬廣。

20 虹橋關 由松潘至此，須經火燒屯高等子等地，至此過橋，折入河東而行。

10 漳臘 此地在岷江東岸，玻璃泉橫貫城中，水甚清澈。對岸以產金著名，純用土法開採，頗有所獲。

20 柏木橋 道中有村落，無商店，至此以往，村落漸少。

15 小西天 至此漸無人居，上山十五里至金線塘，而套套溝到達弓檜嶺之腹。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30 弓槓嶺 此地林木葱蘢，夷匪出沒不常，故無人居。由此十五里至大石頭，始有塘房一楹。塘房者，前代傳達文書之驛站，即今之遞步哨也。每距十餘里或二十里爲一塘，每塘有兵一二名，今已全廢。

30 踏馬 此地有黃鐵鑛甚旺，由此十五里至錯盤好，仍爲旅舍。

30 箭梗塘 至此始有人家。

15 戎洞 情況如前。

30 踏藏 由松至此，共計二百一十里，道中林木甚多，居民漸衆。由此十五里至永和塘，經藏哨寨至分汛塘。

30 分汛塘 由此至沙壩之間，爲隆康汛及永靖關。

30 沙壩 由此至黑河塘之間林近塘，至此始見童山，農村漸衆。

30 黑河塘 黑河由此會於白河。十五里燕子壑，爲一村寨。

30 芝蔴塘 由此至南坪之間，爲中田山。

30 南坪 自踏藏至此，共一百五十里，路較狹隘，且多石礫。由此東行三十里至湯珠河又四十里至柴門關，與甘肅文縣交界。又九十里，卽至文縣。

(六)由蘆稈橋至馬塘之部(共計一百二十五里)

蘆稈橋 由此向北直行，餘已詳前。

15 大夾壁 此地有夷民十餘家，由此至渺羅，須經長河壩麻里斯多八卦礪等地，途次農家甚多，半已頽廢，蓋經黑水及活佛之變，尙未復元故也。

20 渺羅 原有居民六七十戶，今只十餘戶。由此五里至黨槓梁子，亦只十餘戶，較昔減去大半，均係民十四年黑水內亂時所焚。

10 十八卦溝口 溝內居民較多，溝口僅磨房一座。至此過橋折入河之左岸而行，由此十里至大郎壩二京嶺。又五里至紅水溝，再三里至二道寨。各有居民數家，途次林木甚多。

20 盡頭寨 原有居民十餘戶，悉被焚燬，現有少數人民，居於對岸。由此五里至奶

子牛廠，爲昔時土司牧牛之所。又五里至板板橋、林木葱蘢，行人多就此露宿。又十至爛樹子。三處皆無人居。

30 山脚壩 此處亦無人居，有路可通黑水。至此上山，五里至貓兒鼻梁、山勢傾斜甚急。

15 鷓鴣山頂 至此路基極狹，空氣尤薄。每年夏季常有冰雹風雪之苦。由此至山脚，其地林木甚多，故名松林口。

15 馬塘 由蘆稈橋至此，共計一百三十五里，往昔商店甚多，今已墟廢。此由三十里經壳射溝，至康貓喇嘛寺，再上入松潘草地，橫入黑水，西南行一百二十里，經王家寨燒坡梭磨等地至卓克基，又六十里至松崗。

(七)由懋功縣經崇化屯至綏靖屯之部

0 懋功縣 按由懋功至崇化之路有二：一由新橋塘進山六十里至崇德，由崇德越空卡梁子至卡撒，凡八十里，沿卡撒溝而下四十里至崇化，此爲夏季雪融之路。若

在冬季，則須繞道中梁子至崇化。本表所列，即爲此途。

15 新橋塘 此地在大金河北岸，有河流入於大金。進溝爲越空卞至崇化之路由此。十五里至科多，路極平坦。

30 村都 沿途農家甚多，惜無商店。

15 僧格宗 此地有人數十家。由此十里至三叉溝，爲丹巴懋功交界之地。由三叉溝進山，經一枝礪，至長勝店，其地有人約百餘家，皆在山間。僧格宗爲清代金川之役，大有關係之地。有焚燬軍米遺蹟，米粒尤隱約可辨。（按即馬良柱進兵之路）

15 長盛店 由此迤邐上山，五里至塔子溝，爲金川平定後，指定理番上下孟屯及九屯子屯兵各三十名駐防之所。又五里至唐家磨房，上坡十里，至盡頭寨，地屬丹巴。

40 三家砦 又稱盡頭寨，位於中梁子之腹，有人四五五家。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40 中梁子山頂

此山之東，傾斜甚緩，其西較峻。山頂產虫草貝母等物。

35 黃草坪

由中梁子至此，始有人一家，前行數里，沿曾達溝而下。

20 清福寺

此寺有喇嘛數十人。

30 曾達溝口

曾達溝由此流入於大金川，溝口有人三四戶。對岸爲馬爾邦有人十餘戶。

循金川河右陰山而上，路險只能徒行，不通輿馬。渡皮船由馬爾邦沿金川河左而上，再由較場壩渡河而東，路極平坦。

20 崇化屯 由懋功至此，共計二百二十五里。屯治在大金河之東，有人百餘家，多以耕稼爲業，與撫邊情形，大數致相同。

10 廣法寺 此寺爲清季金川平定後勅建之所，西藏派有堪布駐此。由此前行十里至未木札，又十里至牛廠，地勢開展，路亦平順，惜仍罕見農村。

28 渡口 至崇化起，皆沿大金河東而行，至此乘皮船西渡。

2: 獨松 由此北至綏靖，西至凱，居民約十六七家。



20 甲咱 居民二十餘家。

30 綏靖屯 此地在大金河之西，東至兩河口，二百四十里。南至崇化九十里，可行

皮船。西至二凱鑛廠四百九十四里，居民衆多，爲撫崇兩屯之所不及。

(八)由茂縣至綿竹之部

0 茂縣 由此東行五里爲水磨壩，有居民數家。

10 夾山墩

20 里關子

20 甘溪

20 土門 由此南行三十里，與北川縣交界。

20 關口

20 大崖坪

20 橫梁子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20 彭家包

20 高川

20 鸚哥嘴

10 大石壩

20 道喜溝

10 月耳門

此地與睢東關爲安縣屬。

20 睢東關

10 福星場

卽少貴灘爲綿竹所屬屬。

15 塘房

15 綿竹

不甚通行道路之里程表（此表所載皆係不甚通行無足重輕之僻徑。所經各地，多無村落旅舍，故不再加以詳細說明。所以不欲付之闕如者，便於參考耳。）

(一)由南坪至平定之里程表。(共計三百六十里)

0 南坪

30 湯珠河 由此上山經磔子坪花木橋兩河口至大屋角。

60 大屋角

160 白馬路

110 平定 以上共計三百六十里。

(二)由理番至刷金寺之里程表 (共計三百里)

0 理番

20 四馬溜口

15 子達寨

15 老鴉寨

10 塔司壩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一〇六

10 卡子砦 上下孟屯交界於此。

10 老尺溝

10 白揚溝

15 平河溝

15 羊馬河

10 涼水井

10 青杠坡

10 木香坡

10 美人溝

10 柏樹橋 上孟屯與黑水交界於此

10 張家岩

30 龍口卡子



30 橫梁子 由此越鷓鴣山至馬塘二十五里

30 馬河壩

40 刷金寺 以上共計三百里

(三)由兩河口至綏靖屯之里程表

(共計二百四十里)

兩河口

20 大板昭

20 水卡子

15 銀廠溝

20 木城 須露宿。

30 得爾扎山卡

10 新店子 此地只屋一間

30 楊家礪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45 綏靖 以上共計二百四十里

(四)由綏靖至二凱金廠之里程表 (共計二百八十里)

0 綏靖

20 四大菴

10 可耳馬山

10 牛廠

30 坡俄

50 木池

20 盡頭砦

50 蒲村喇嘛寺

50 是海子

20 大草坪



20 蒼蒼喇嘛寺

60 王簪山

60 轉經葫蘆

30 必楊都梁子

30 兩河口

20 魚別大橋

4 二凱 以上共計二百八十里

(五)由獨松至二凱金廠之里程表 共計二百七十八里

0 獨松

5 正底塘

20 八月溝

40 格不便却梁子 此山高於巴郎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8 三道海子

4 兩叉河

5 龍卡

12 阿柯里 又名勒尖

7 澤朗溝梁子

30 轉經葫蘆

30 必楊都梁子

50 魚別

4 二凱 以上共計二百七十八里

(六) 由茂縣至色耳古金礦區之里程表 (共計一百九十五里)

0 茂縣

10 鎮夷堡



10 椒園堡

5 窄溪溝

15 刁林溝

10 松溪堡

10 水草坪

20 沙壩

10 龍坪

15 卡渣

10 杜家坪

10 白溪寨

5 楊柳坪

5 二木瓜子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10 地娃

10 長五間

5 皂角樹

10 珠絲洞

5 興隆坪

5 苦地瓜子

5 神樹林

10 色耳古子

以上共計一百九十五里。



# 中編 撫綏康藏

## 第一章 撫綏西藏記上（西康附見）

### 一、康藏之地勢與分部

康藏爲挾有多數狹谷之大高原。故其地勢，約可分爲草原谿谷之二類。草原爲游牧部落所據，其地荒涼寂寞，其人漂忽不居，其部族渺小而不相隸屬，其政治呈小部獨立狀態而受操縱於谿谷之酋長。故其面積雖大實非康藏重要部分。

康藏谿谷面積甚小而多深狹，時有絕壁東江，分割全河谷爲無數破碎之小部分。峽之巨而長者，又約束若干小部爲若干較大部分。其各小部分之形勢，爲整一之河谷平原者甚少，大多數爲參差出現於巖壁間之小平地。以其地在深谷內，地位低，能育穀麥，有農業，有莊房，故此大小各部分之酋長，大多富裕有力。局面愈寬者，酋長之勢力愈大，每能管轄其附近之小部。

上述之河谷小部分，實爲康藏區劃之單位，稱爲一村。其頭人曰鄂巴，相當於漢語之甲長，數小村合爲一大村，其頭目曰碟巴，相當於漢語之團總，若干大村爲一小部，其會長曰宗本，（亦作宗琿，亦作宗巴）相當於漢地之縣官。若干小部爲一大部，有大會長或大僧官管領之，如巴塘裏塘德格明正之士司，察木多乍了類烏齊八宿之呼圖克圖，皆是也。若干大部分合爲一區，如康衛藏青海阿里皆區名也。區爲政治部分，而無一定之會長，亦若我國殷周時之九州然。

每小村轄民不過十餘戶，大村不過二三十戶，小部數百戶，大部數千戶，依地理歷史之特殊關係，常有小部直隸於中央政府而不隸于大部之酋長者，亦有小村直接受治於小部之酋長者。例如洛隆宗碩般多邊壩之營官，（宗本）皆直接受治於拉薩政府，霍爾孔撒白利林葱等小土司，皆直接受治於明正土司是也。

牧地雖亦有小村小村大部大部等組織，但其區劃根據於部落歷史之遞變者爲多，受地勢之割裂者爲少。且其社會內容，尙在半祕密時期，外人只知其概，不能詳其委曲也。

雪山與激流，遍布於康藏高原之內。山脊與河心。爲大小各部之天然界限。出例外者，不過十分二三，皆由歷史的特殊關係所攪亂。原始的部分界線，固皆山脊與河心也。土伯特四部與西藏四部吐番極盛時，奄有今日西藏青海西康全部之地，與新疆印度緬甸雲南四川甘肅之一部，成爲傳統三百餘年之大帝國。第九世紀之末，帝國崩裂，各小部紛起自雄，互不相屬，僅賴帝國培植之佛教，維繫各部，成一民族團體，卽所謂土伯特，清人呼爲唐古特者是也，明之中世，厄魯特蒙古顧實汗征服土伯特全部，始分其地爲四區，曰庫庫諾爾，漢譯爲青海，卽今之青海省地。曰巴爾喀木，拉稱喀木卽今之西康。曰衛，亦作危，卽今拉薩附近之地。曰藏，卽今後藏之地。雍正二年，年羹堯奏陳青海善後事宜疏云，

「查青海，巴爾喀木（卽康），藏，危（卽衛），乃唐古特四大部落。顧實汗占據此地，以青海地寬大，可以牧養牲畜，喀木地方人衆糧多，遂將伊子孫分居此二處。伊則在青海游牧居住。喀木地方爲伊等納貢。藏危二處施捨爲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香火

「（清人通稱土伯特爲唐古特，詳後節。）

此唐古特四部分析之歷史也。惟此四部，並無明確疆界。康衛青海間，七十九族之游牧番地，屬青屬康，皆未明白規定。（藏人習慣以此部爲康）雍正二年，征服青海，同時收撫康地與甯番七十九游牧部族，始將康衛青海境界明白劃清。惟又將康地分爲二部，東部分屬四川雲南。西部並衛藏之地，賞與達賴喇嘛，稱爲西藏，青海則歸西甯鎮守使管轄。其時達賴已經征服北印度之拉達克噶爾大羅多克等地方，稱爲阿里部。此乾隆大清一統志所以分西藏爲康衛藏阿里部也。西藏四部之界，至一統志曾明白載出。轉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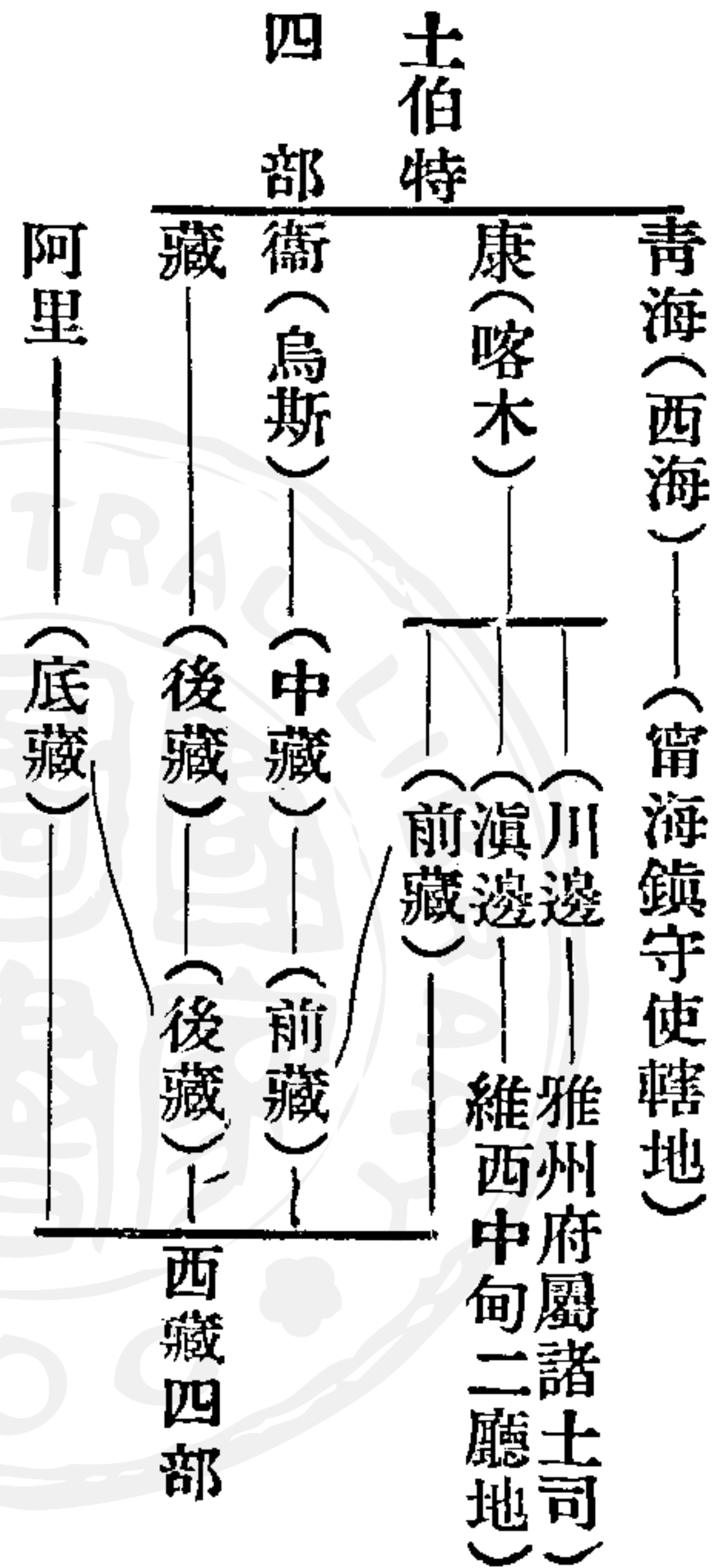
衛 在四川打箭爐西北三千餘里，卽烏斯藏也。番字烏加斯字，切音作衛。居諸藏之中，亦名中藏。東自木魯烏蘇岸西海部落界（按雍正七年勘劃青藏地界爲當拉嶺，此云木魯烏蘇，似係就支差地界言之，）西至噶木拉巴嶺藏界，一千五百三十三里。南自鄂木拉剛冲嶺，北至牙爾佳藏布河，二千二百餘里。

藏 在衛西南五百餘里。東自噶布巴拉嶺衛界，西至麻爾岳木嶺阿里界，一千八百八十二里。南自帕里宗城之畢木拉嶺，北至者巴部落之北打魯克爾木撮池，一千三百餘里。

喀 木在衛東南八百三十二里，近雲南麗江府之北。東自鴉龍江西岸，西至魯卜公拉嶺衛界一千四百里。南自噶克拉岡里山北至木魯烏蘇南岸，一千七百里。東南自雲南，塔城關，西北至索克宗城西海部落界，一千八百五十里東北自西海部落界界克多穆拉山，西南至色勒麻岡里山，一千五百里。

阿里 東自藏界麻爾岳木嶺，西至巴第和木布嶺二千一百餘里。南自匝木薩喇嶺，北至烏巴拉嶺，一千三百餘里。此西藏之西邊鄙也。

下表說明土伯特四部，與西藏四部之關係。



## 二、第巴桑結之搆亂與青海準部之侵藏

初，唐古特有四部。東曰喀木，(康)曰青海。西曰衛，曰藏。固始汗者，本厄魯特部于明季吞并東二部，以青海地廣，令子孫游牧，而喀木輸其賦。其衛地，則第巴奉達賴居之。藏地，則藏巴汗居之。第巴曰桑結者，與藏巴汗不相能，謂拉藏虐部衆，毀黃教，乞師于固始汗翦滅之，以其地居班禪，與達賴分主二藏，盡逐紅帽花帽諸法王，事在



崇德十年。于是紅教益微，并不足爲黃教之細。顧第巴桑結，實傾險。既滅藏巴，事多專決。吳三桂王雲南，歲遣人至藏煎茶。康熙十三年，三桂反，詔青海蒙古兵由松潘入川。第巴使賴上書尼之，且代三桂乞降。及大兵圍吳世璠于雲南，世璠通書西藏，割中甸維西二地求援于青海，其書亦爲清軍所獲，未之問。二十一年，第五世達賴卒，第巴欲專國事，祕不發喪，僞言達賴入定，居高閣，不見人，凡事傳達賴命行之。自是益橫，既祖準噶爾以殘喀爾喀蒙古，復峻準噶爾以門中國。又外構策妄，內閱拉藏汗，遂招準兵寇藏之禍。凡西北擾攘數十年。皆第巴一人所致。噶爾丹者，厄魯特之一。曾入藏爲喇嘛，與巴第相暱。歸篡其汗，自言受達賴封，爲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又喀爾喀蒙古，自清初以入西藏，隔于厄魯特，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之後身，爲大胡土克圖，位與班禪相亞，凡數十年矣。至是喀部車臣汗，與土謝圖汗，交惡構兵，清聖主遣使約達賴和解之。第巴奏使噶爾丹西勒圖往蒙古，謂喇嘛坐床者爲西勒圖，蓋達賴大弟子也。而喀部哲卜尊丹巴，亦奉詔莅盟壇，與西勒圖並坐。噶爾丹使其族人隨之觀釁

，因責喀部待達賴使無加禮，詬責之，爲土謝圖汗所殺。噶爾丹遂以報仇爲名，襲侵其部，喀爾喀東走。聖祖申命達賴遣使罷兵，第巴使濟隆胡土克圖往反陰嗾之。二十九年，遂入寇漠南，清兵敗之烏蘭布通。噶爾丹託濟隆代乞和，頂佛立誓而遁。第巴內慚，乃託達賴意，合青海蒙古及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聖主不受。屢遣京師喇嘛入藏探之，歸言第巴桑結使已遙望禮拜，有喇嘛立高樓之上絳紗之中，香煙繚繞，覲不分明。三十三年，達賴喇嘛入貢言已年邁，國事決第巴，乞錫之封爵。詔封第巴桑結爲土伯特國王。三十五年，聖主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爾丹敗竄。慰其部下曰，此行非我意，乃達賴喇嘛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也。上謂達賴存，必無是事。乃遣使賜第巴桑結書曰「朕詢之降番，皆言達賴喇嘛脫緇久矣。爾至今匿不奏聞。且達賴喇嘛存日，塞外無事者六十餘年。爾乃屢唆噶爾丹與我樂禍道法安在。達賴班禪分主教化，向來相代持世。達賴如果厭世，當告諸護法主，以班禪主宗喀巴之教。乃使衆不尊班禪而尊已，又阻班禪進京之行。朕欲和解喀準兩部，爾乃使有虧行之濟隆以往。烏蘭布通之役，爲賊

軍卜日誦經。張蓋山上。觀戰勝則獻，怕不勝又代爲講款以誤我追師，緊爾祖庇噶爾丹之由。今爲殄滅準夷告捷禮，以噶爾丹佩刀一，及其妻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遣使賈往。可令與達賴相見。令班禪來京，執濟隆以畀我。如其不然，朕且檄雲南四川陝西之師。見汝城下。汝其糾合四厄魯特之人以待，其毋悔。」

第巴桑結皇恐，明年密奏言爲衆生不幸，第五世達賴喇嘛于壬戌年示寂，轉生靜體，今十五歲矣。前恐唐古特民人生變，故未發喪，今當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床。求大皇帝勿宣床。至班禪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濟隆當竭力致之京師，乞全其身命戒體。並封進達賴臨終壯簀尸鹽伴像。上許爲祕之。待十月宣示內外。而第巴使者歸，途遇策妄布那坦會禽噶爾丹之兵，復宣言達賴已厭世，爾部落兵毋得妄行。策妄哭而歸。上以第巴始終反覆，持兩端，乃追還其使。傳集各蒙古，宣示密封，則像首已墮。第巴使驚仆于地。第巴忌策妄盡收準部故地，致噶爾丹無所歸，奏防其猖獗。而策妄亦奏第巴奸譎，及所立新達賴之僞，欲藉詞侵藏。上以二人皆巨測，不之許也。四十四年，第巴謀毒

拉藏汗，不遂。欲以兵逐之，拉藏汗集衆討誅第巴，詔封拉藏翊法恭順汗。拉藏汗者，青海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既以衛藏爲達賴班禪香火地，留其長子鄂齊爾汗轄其衆，次子達賚巴圖爾台吉佐之。固始汗卒于順治十三年，鄂齊爾汗卒于康熙九年，達賚汗卒于三十六年。拉藏汗嗣爵。後以議立新達喇嘛故與第巴交惡。至是奏廢第巴所立假達賴，詔執獻京師。行至青海病死。而藏中所立博克達山之伊西嘉穆錯，爲第六世達賴喇嘛者，青海諸蒙古復不信之，而別奉裏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爲真達賴。以康熙二十二年轉生，二歲著靈異，至是二十歲矣。諸蒙古迎至青海坐牀，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上恐其搆覺，詔暫居西甯紅山寺，旋移塔爾寺。塔爾寺者，西甯衛城西南四十里之塔，山宗喀巴瘞胞衣地，黃教祖寺也。青海周數百里，十三峯環繞之。海中有二島，人迹不至。番僧習禪定者，于冰合時，裹一歲糧休焉，往往出異僧。故青海佛法，與西藏相亞，兩部爭議未決，而策妄擾藏之事起。

### 三、策妄那布坦之擾藏及清軍第一次援藏之失敗

策妄那布坦，取拉藏之姊，而贅其子丹衷于伊犁，不令歸。上以厄魯特狙詐，勅拉藏毋恃親疏防。拉藏耄而刺飲，不以爲意。布達拉西北三百里有騰格里海。西接後藏，周數千里，其北岸，大山橫亘。爲準夷入藏必由之路。有鐵索橋天險。一夫拒隘。萬衆趨。更無旁徑。拉藏亦不之守也。五十五年十月，策妄果遣台吉大策零敦多布，領精兵六千，徒步繞戈壁，逾和闐南大雪山，涉險冒瘴，晝伏夜行。次年七月始達藏界。以送丹衷夫婦歸藏爲名。由騰格里突入，敗唐古特兵。遂圍攻布達拉。誘其衆內應開門。執殺拉藏汗，虜其妻子，搜各廟重器送伊犁，禁新達賴喇嘛于札克布里廟。清帝詔西安將軍額倫特以軍數千赴援。而侍衛色額宣諭青海蒙古備兵。七月，師逾木魯河。色棱軍拜都嶺。額倫特軍出庫塞嶺。賊佯敗屢却，而精兵伏喀喇河以待。額倫特率所部疾趨，欲先渡河扼狼拉嶺之險。比至喀喇河，兩軍皆會。賊脅從番衆數萬，以其半據河拒我前。而

分兵潛出我後。截餉道。相持月餘，糧盡矢竭。九月我師覆焉。賊氛益熾。青海蒙古，皆憚進藏，奏言達賴喇嘛可隨地安禪，免王師遠涉之勞。而王大臣懲前敗，亦皆言藏地險遠，不決進兵議。

#### 四、清軍三路進兵定康藏之亂

時清帝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準部盜據。將邊無甯日。且賊能衝雪縱險而至，何況我軍。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屯青海之木魯河治兵餽。將軍傅爾丹富甯安分出巴里坤阿爾台以獵其北。而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將軍廷信出青海。兩路擣之藏。至是西藏諸土伯特，亦知青黨呼畢勒罕之真，藏中所舊立之僞，合詞請于朝，乞擁置禪榻，詔許給冊印。于是蒙古汗王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數千，或數百，于五十九年春，隨大兵扈從達賴喇嘛入藏，軍容甚盛。策零敦多布由中路自拒青海軍。而分遣其宰桑以兵三千六百拒南路。南路將軍噶爾弼，招撫巴塘裏塘番衆。進至察木多。奪洛隆

宗三巴橋之險。旋奉大將軍檄，俟期並進。噶爾弼恐期久糧匱，用副將岳鍾琪「以番攻番」之計。卽招土司爲前驅。集皮船渡河，直趨西藏，降番兵七千，分兵塞險，扼賊餽道。而清海軍亦三敗其中途劫營之賊，斬俘千計。厄魯特進退受敵，遂大潰。不敢歸藏，卽由舊路北竄，崎嶇凍餒得還伊犁者不及半。詔加封宏法覺衆第六世達喇嘛。于九月登座，取拉藏所立博克達喇嘛歸京師。厄魯特喇嘛之助逆者。留蒙古兵二千，以拉藏舊臣貝子康濟鼎掌前藏，台吉頗羅鼎掌後藏。御製平定西藏碑文，勒石大招寺。蓋自第五世達賴卒後三十餘年，兩立假喇嘛，西陲俶擾，至是始定焉。論者謂達摩創法震旦，有一花五葉之識。至六世果以衣鉢啓爭，故六祖不復傳衣鉢。與宗喀巴至第六世達賴之事若一轍。物盛難繼，始必有終，天數所極，佛法不能違而况人事歟。

## 第二章 撫綏西藏記下

### 一、駐藏大臣之始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駐藏大臣何昉乎，昉于雍正之初，而定于乾隆之中葉。初雍正元年，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自喀爾喀部來朝，卒于京師，年九十矣，上親臨奠，賜名號冊印，如達賴班禪之例，遣使護其喪歸庫倫。其後五年，喀爾喀奏胡土克圖呼畢勒罕轉生于庫倫，詔賜金十萬，造寺以綏喀爾喀之衆。又爲駐京之章嘉胡土克圖後身，造寺于多倫泊，以綏內蒙古之衆。章嘉者，上在雍邸時，所從咨佛法者也。方是時世宗憲皇帝天縱神悟夙覺大乘，優禮高僧，方將以君師宏法教普利羣生，而二年卽有青海喇嘛助羅卜藏丹津之叛。其青海諸寺喇嘛，衆各數千，羣起騷動，甚至以察罕諾們汗大喇嘛亦黨賊拒戰，王師討平之。上謂玷辱宗門，莫斯爲甚。乃收各寺明國師禪師印，并定制，廟舍毋逾二百楹，衆毋逾三百人。各藏中噶布倫等三人忌貝子康濟鼐之權，聚兵害之，欲投準噶爾。詔將軍查郎阿率川陝滇兵萬有五千進討未至而台頗羅鼐，率後藏及阿里兵九千截賊去路，禽首逆。詔以頗羅鼐爲貝子，總藏事，賜犒兵銀三萬兩，留大臣正副二人，領川陝兵二千，分駐前後藏，鎮撫之。是爲大臣駐藏之始。



## 二、收巴塘裏塘等地內屬，並嚴防準噶爾入寇之兵備

是年準噶爾策妄死，子策楞立，請赴藏煎茶。又聲言欲送還所虜拉藏汗二子，詔嚴兵備之。乃收前藏東西之巴塘裏塘歸四川。設宣撫土司治之。其中甸維西隸雲南。設二廳治之。惟察木多以外各土司仍隸西藏。移達賴喇嘛于西裏塘之惠遠廟，以避準噶爾。八年，遷于泰甯，護以兵千。每年夏初，西藏官兵赴防北路騰格里海之隘以備準夷。冬雪封山徹兵。蓋從準入藏之路有三。

其極西由葉爾羌至阿里，中隔大山，迂遠易預備。

其東路之喀喇河，又有青海蒙古隔之。

惟中路之騰格里海，隔近衛地，故防守尤要。

十二年準噶爾請和，詔果親王偕章嘉胡土克圖赴川，送達賴由泰甯歸藏，減戍藏兵四之三。其哲卜尊丹巴於九年移多倫泊以避準噶爾者，至是亦返庫倫。章嘉爲達賴喇嘛請巴

塘裏塘地還前藏，以其爲達賴所降生，諸土司建寺安禪，制最宏麗也。詔以其商稅賜之。地仍內屬。乾隆三年，噶爾丹策楞復請入藏煎茶，始許之。時貝子頗羅鼎懲前敗，訓練萬騎。又練步兵萬有五千。于通準夷各路，嚴設卡倫噶爾丹自是不敢窺藏。而西南之巴勒布三部，及布魯克部，相繼嚮風入貢，藏地救謐。詔晉頗羅鼎郡王。

### 三、撫綏計劃之設施

乾隆十五年，朱爾墨特謀變。朱爾墨特者，頗羅鼎之子也。于十二年，襲封郡王，以駐藏大臣不便於已，先奏罷駐防之兵。陰通書準噶爾，請兵爲外應。旋襲殺其兄揚言準部兵至。聚黨二千謀變。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覺其逆芽，欲先發而左右無一兵，乃以計誘至寺中登樓，手刃之，旋害于賊黨。時第五世班禪已卒，達賴喇嘛使番部公爵班替達攝藏事，禽逆黨以聞。將軍策楞班第至藏，詔以二臣先事靖變，贈一等伯，卽以其地立雙忠之祠，永禁唐古特及準夷往來之便。至是西藏始不封汗王貝子，以巴丹

伊什，于乾隆六年登坐，至是年四十有二矣。七月，班禪至接見于避暑山莊之澹泊誠敬殿。初上習蒙古語，及平回部金川，卽習回語，西，語。茲因班禪來覲，復習唐古特語。故重譯朝見，告語如一家。舊以達賴班禪有高行，入覲惟跽不拜，至是班禪固請拜，上嘉其恪誠從之。至京，接見于南苑德壽寺，仍居西黃寺，講經放參，皆世祖禮達賴處也。京師西山有僧某者。往論佛法，責以宜居西番，清淨式衆，不宜入中國，遇受崇奉班禪謝之。十一月，以痘終京師，詔卽其地建清淨化域。明年春，舍利金龕西歸，駕幸西黃寺拈香送之，而留其高弟子羅卜藏敦珠布者，領班第二十八人，住持札什倫布廟，傳授後藏經律。選內地喇嘛百八十人習焉。是年遣使賚冊印封第七世達賴喇嘛，時年二十二歲尙未受封。至是班禪卒，乃封達賴以綏唐古特之衆。

#### 四、廓爾喀入寇，與劃一駐藏大臣事權之規定

初，前後藏地近葱嶺，寥确不宜五穀。惟青稞豆麥。牛羊不贍于食。且僧多于百姓。故

仰中國之茶布。與蒙古諸番之布施。及班禪入覲，朝庭所錫賚，在京各王公及草地各番蒙所供養，其徒擁之歸者，無慮數十萬金。而寶冠瓔珞念珠晶玉之賜，鏤金之袈裟，旃檀華旛，磁茗采帛，珍至不可勝計。仲巴呼圖者，班禪喇嘛之兄也。爲班禪治商事上，遂盡有其財。雖其弟舍瑪爾巴，亦以習紅教，不得分惠。又衛藏數千里，番騎萬有四千。番步兵五萬。皆達賴所轄。班禪惟住持寺廟，不轄地。故于達賴所屬之戴奉諦巴等，及守後藏之唐古特兵，皆外視之，一無施舍。于是舍瑪爾巴垂涎不遂，憤唆廓爾喀引之入寇。時達賴喇嘛年少，不知調度唐古特兵，扼險要。我駐藏大臣巴忠鄂輝成德等，復調停賄和，不敢戰。于是廓爾喀無忌，飽颺而去。五十六年，復深入，福康安海蘭察大舉討平之，語具別記。留土番兵三千，漢蒙古兵千戍藏。自是駐藏二大臣行事儀注，始與達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喇嘛。我駐藏大臣增兵千有五百戍藏，其國事猶不盡預聞也。二十二年，蕩平伊犁，藏地始永無準夷患。是年第六世達賴喇嘛亦卒。初厄魯特世濟其凶，亦名扶黃教。自固始汗卽以此據衛藏，雄諸部。及噶爾丹自藏歸，

稱受博碩克圖汗之封，于達賴，策妄拉布坦破藏歸後，稱受寶權大慶王之封于爲達賴，皆鑄鐵章梵文以賜，于是立固爾札廟于伊犁河北，立海努克廟于河南，取所掠藏中重器實之。飯厄魯特喇嘛六千餘，供養以九集賽萬六百戶。其大喇嘛坐牀者四人，曰西勒圖。其誦經室曰都綱。旛刹螺唄，幾埒西藏。大終大計，皆就決焉。策妄及噶爾丹及那木扎爾，三世嗣位，皆請赴藏熬茶諷經，每次費二十餘萬，朝座亦賜茶葉香帕以助其施。達爾扎達瓦齊之得立，及與阿睦爾撒納之構釁，皆伊犁喇嘛爲之。阿睦爾撒納從王師定伊犁，即使人赴藏熬茶，祝已得總四部時，時振興黃教。又使固爾札廟喇嘛，請將軍必使已主伊犁。迨叛後上疏，猶以各大臣踞高坐見喇嘛激變爲詞。敗則劫奪喇嘛馬駝以遁。故御撰平定準部碑，云其口奉佛，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食人。其所奉喇嘛，亦類以淫殺爲佛事，與青海一轍。王師再至伊犁，遙望火光燭天，則固爾札廟災，喇嘛皆焦土，與崇奉刺麻之熬會，同歸一劫，亦黃教一大變局也。至是詔仿固爾札廟式，立安遠廟于熱河，選置高行喇嘛以綏四衛拉來歸之衆。時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于喀爾喀郡王青衮

雜布謀叛時，先集各部落王公宣諭利害，毋爲賊煽。詔加封敷教安衆大喇嘛。

四十五年，高宗七旬萬壽，第六世班禪來朝祝釐，詔仿後藏札什倫布式，建須彌福壽之廟于熱河。班禪自崇德中同達賴通貢，順治初以年老未隨達賴入覲者，皆其第四世羅卜藏垂吉嘉穆錯也。第五世曰羅卜伊什于乾隆二年示寂。第六世曰羅卜藏賴班禪平等。其四噶布倫，及番目缺，均大臣與達賴會同選授。定商上喇嘛銀錢出入之額。與春秋巡查鄂博之制。于是事權始歸一。自唐以來未有以郡縣治衛藏如今日者。其惑衆倡逃之喇嘛濟仲等，剝黃伏法，仲巴禽至京師治罪，而紅教之沙瑪爾巴亦檄賊獻其尸，自元明以來，未有以齊民治番僧如今日者。

初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一世二世出後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六世出裏塘，皆非一地一族。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亦然。至乾隆末，而各大喇嘛，類多兄弟叔姪，且多出蒙古汗王貝子弟。甚至哲卜尊丹巴示寂，適土舍圖汗之福晉有妊，衆卽指爲呼畢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尤貽口實，損蒙古之敬信。蓋宗喀巴經言達賴六世

，班禪七世後，不復再來。故登座者，無復眞觀密諦。祇憑垂仲降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之師巫也。又達賴班禪親族，多營爲大胡土克圖以專財利，致有仲巴兄弟誨盜之禍。上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會也。乘用兵之後，特運神斷，創頒金奔巴瓶一，供于中藏之大招寺。遇有呼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鐵瓶中，誦經降神。大臣會同達賴班禪于宗喀巴前掣之。而各扎薩克蒙古所奉之胡圖克圖，其呼畢勒罕將出世，亦報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胡圖克圖掣之。瓶供雍和宮。尤元明以來所未有。章嘉胡圖克圖者，其先于康熙中自藏來朝，乃第五輩達賴之大弟子也。聖祖優禮之，命住持蒙古多倫泊之彙宗寺，章嘉通宗乘，爲世宗藩邸時所敬。逮其第二世呼畢勒罕，轉生于多倫泊，詔造善因寺居之。高寺朝奉詔來京師，翻定大藏經咒，奉言其國五百年前，有狼達爾瑪汗者，滅法毀教，其後諸高僧補綴未全。首楞嚴經已佚，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修同文韻統，晚年病目，能以手們經卷而辨其字。于四十一年跌逝京師，是爲黃教第四支，與哲卜尊巴一支，皆住持蒙古，亞于達賴班禪二支。而藏中之紅帽十三支，黑帽數小支，

則不暇詳述云。綜計喇嘛之能出呼畢勒罕，入理藩院冊者，西藏號呼圖克圖者，十有八，號沙布隆者，十有二，漠北蒙古十有九，漠南蒙古五十有七，青海番地三十有五，四川察木多番地五。又駐京呼圖克圖十有四，共呼畢勒罕百有六十。惟青海諾們汗一支，久同世襲，許以親族入籤。又嘉慶十三年，第八世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靈徵衆著，由駐藏大臣奏聞，請旨不復瓶掣。是二者，爲破格。然康熙中，有丹巴呼圖克圖者出世，時能自述前生事，受封清修禪師，住持五臺山，竟以酒色不檢黜退。是而知夙命之眞呼畢勒罕，隔世尙或迷其本性云。凡喇嘛朝貢，除達賴班禪哲卜尊丹巴三人，歲遣貢使，不列年班外。其餘大喇嘛駐漠南北蒙古各部者班六，每歲一至。岷州喇嘛班四，三歲一至。凡西藏喇嘛，皆袈裟僧衣，惟將入朝貢，始易內地衣冠。其駐京喇嘛，或在京掌教，或赴藏辦事，或分駐盛京熱河多倫泊五臺山，或派往伊犁及四川之懋功寺分闡黃教，三歲而更代。



## 第三章 西康改土歸流經過

### 一、清代經營西康之略史

西康，古康藏衛三區之一也。東自打箭鑪起，西至丹達山止，計三千餘里，南與雲南之維西中甸兩廳接壤，北踰俄羅色達野番，與甘肅交界，亦四千餘里。其西南隅過雜瑜外，經野番境數日程，卽爲英國屬西北隅毗連。西甯番人，常購俄國軍火。東南隅抵四川甯遠所屬各州縣之境。東北隅，乃四川甘肅之交。幅幘遼闊，倍於川，等於藏。清時爲西藏廓爾喀朝貢之大道，駐藏大臣出入之通衢。歷代不知經營，將地畀於酋長，官爲土司而自治者十之五，畀於呼圖克圖者十之一，流爲野番者十之三。自清而賞給西藏者十之一。光緒三十二年秋，設邊務大臣，漸將土司呼圖克圖之地，改土歸流。野番之地，征討投誠。賞給西藏之地，如江卡貢覺桑昂雜瑜瞻對，次第收回。均奏明設官。類伍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四部落，亦以兵力收回之。由康設官，至民國而有西康建省之議。於

是政治設施同於內地焉。

康熙十三年，吳三桂反，詔青海蒙古兵由松潘入川，第巴使達賴上書尼之，且代三桂請和。時大兵圍雲南吳世璠，世璠通書西藏，割中甸維西二地，求援於青海。朝廷暫置不問。其後謀討準噶爾於青海，分四路進兵，乃命岳鍾琪收巴塘裏塘內屬四川以斷青康交通之路。且阻青海兵之入藏。而以中甸維西屬雲南。洛隆宗察哇龍以西，畀予西藏。其時達賴喇嘛與藏五貝子俱清廷所立。憑依中國，恭順備至。青海喀木各部，又皆青海蒙古領土，本非藏有。雍正平定青海，收復喀木，本應將其合部設官改流，撫爲內地。青海，察木多，巴塘，裏塘，打箭爐，皆駐有重兵，年羹堯本意欲將喀木全部分屬川滇兩省，已奏派周瑛郝玉麟勘界。會年被誅，岳鍾琪繼任，周瑛等皆恐因邊患生事，建設遂未澈底。

西康各土司中，以瞻對最爲頑強。雍正八年，瞻對土司不法，四川提督黃廷桂討平之。乾隆十年，四川提督李質粹等，率兵五千，取道東俄落至裏塘，進兵，連破番寨，獲賊

首噶籠丹坪。十一年，李質粹會欽差大臣班第，統兵進克泥日寨，燒斃番酋姜錯太，撫定了魯下密等處番夷。嘉慶十九年，中瞻對土司洛布七力刼掠鄰番，抗捕傷兵。二十年四川總督常明，提督多隆武，領兵勦之，恃險死拒。重慶鎮總兵羅思舉力戰，破其巢。洛布七力焚死，分其他入上下瞻對。洎咸豐中，土司工布朗結爲人沈鷺，兼并上下瞻對之地，欲擁康部全境，以抗川拒藏。鄰近各土司，割地求免，貢賦唯命。至是藏人怒，求四川出兵。總督駱秉章派道員史致康率師會藏進討。致康怯，頓打箭鏞久。藏番需茶急，馳兵克之，殺工布朗結父子，致康始逡巡至。藏人索兵費銀十六萬兩，秉章未允。藏人因據其地，設官兵駐守。光緒初，丁寶楨爲四川總督，以瞻對藏官虐民，往往激變。每歲派員帶兵出關彈壓，劉秉璋繼之，稍寬縱，藏官益驕橫。各土司多被威脅。唯明正土司地大不之服，頻年爭鬥。十五年，瞻對內訌，逐藏官，乞內附。秉璋不許。唯治番官及亂民數人罪，由藏易官，且添駐堪布一人，兵八百名助守。二十年，朱窩章谷土司爭襲滋事，瞻對番官率兵越境干與，開槍傷我官兵。四川總督鹿傳霖奏瞻對爲蜀門戶

，宜設法收回內屬。派提督周萬順，知縣張繼，率兵出關，擊敗番兵。不三月，克瞻對，並德爾格式全境。禽德格土司夫婦，解至成都，議并改設流官。成都將軍恭壽，憤傳霖不先會商，結駐藏大臣文海密奏，劾傳霖翻原案，復德格土司職，仍以瞻對屬藏。三十一年春，駐藏大臣鳳全被戕於巴塘，四川總督錫良。奏請以四川提督馬維騏，建昌道趙爾豐進討。維騏率師先發。先是秦凝寺產沙金，錫良准商人採辦，并派兵彈壓，寺中喇嘛反抗，殺都司盧鳴颺，瞻對潛助其亂。維騏出關，討平之，六月，攻克巴塘，擒正土司羅進實，副土司郭宗隆保誅之。移其妻子於成都安置。八月，爾豐至，殺堪布喇嘛及首惡數人，祭鳳全，維騏班師回。爾豐接辦善後，派兵剿倡亂之七村溝，並搜捕餘匪。因移師討鄉城。次年閏四月，克之。並攻克稻壩貢噶嶺，一律肅清。於是爾豐建籌邊議，錫良以聞。朝廷特設督辦川滇邊務大授爾豐。邊地在川滇甘藏青海間，縱橫各四五千里，土司居十之五，餘地歸呼圖克圖者十之一。清代賞藏者十之一，流爲野番者十之三。爾豐改巴塘裏塘地設治。以所部防軍五營分駐之。會商錫良派道員趙淵出關坐鎮

三十三年，爾豐護理四川總督，奏准部撥開邊費銀一萬兩。三十四年，授爾豐駐藏辦事大臣，仍兼邊務大臣，募西軍三營，率之出關。時德格土司爭襲，搆亂久。爾豐奏請往辦。經泰凝，道塢，章谷，倬倭，麻書，孔撒，白利，絨壩，擦玉龍，濯拉，擴洛垓，以至更慶。十二月，攻逆酋昂翁，降白仁青等於贈科，匪竄雜渠卞。宣統元年四月，攻雜渠卞，五月戰於麻木，六月追匪，十日程至卡納，一戰肅清，改流其地。並改春科高日兩土司地，及靈葱土司之郎吉嶺村歸流。十月，四川兵入藏，藏番扼察木多以西地阻之。刼糧擄官。爾豐率邊軍渡金沙江，踰雪山，抵察木多，送川兵行，於是三十九族波密八宿均請附邊。轄三十九族者，曰夥爾，曰圖嘛魯，曰吉甯塔克，曰尼牙木查，曰松嘛巴，曰勒達克，曰多嘛巴，曰達爾羊巴，曰他瑪，曰夥兒，曰拉寒，曰夥耳，曰瓊布噶，曰瓊布色爾查，曰瓊布納克魯，曰扎瑪爾，曰上阿扎，曰下阿扎，曰上奪爾樹，曰下奪爾樹，曰上剛噶爾，曰下剛噶爾，曰他瑪爾，曰提瑪爾，曰枳多，曰哇拉，曰麻弄，曰布川目桑，曰書達格魯克，曰奔益，曰策令畢魯，曰色爾查，曰納布貢巴，曰結

拉克汗，曰拉巴，曰三渣，曰樸樸，皆自爲部落，設土總百戶或土百戶土百長等以治之，歸駐藏大臣管轄。爾豐以其族素恭順，悉加慰遣。因派兵剿類伍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等阻路之番人。又分兵取江卡，貢覺，桑昂，雜瑜，咸收服之。二年邊軍直抵江達。爾豐奏請以江爲邊藏分界。五月，邊軍反察木多。六月，爾豐率兵略乍了地。八月，巡阿足返，設乍了委員。聞定鄉兵變，派統領鳳山追剿。九月三巖野番投書索戰，爾豐率兵赴貢覺。十月，派傅嵩林攻三巖，一旬而克。十一月，設三巖委員。十二月，設貢覺委員。爾豐旋返巴塘。三年二月，爾豐以巴塘所屬之得榮浪藏寺，數年不服，派兵攻克之，設得榮委員。並收服冷卡石。三月，爾豐調任四川總督。四川布政使王人文繼之，爲邊務大臣。爾豐奏請人文未到任前以嵩林代理。四月，同發巴塘，至孔撒麻書，設甘孜委員，檄靈葱白利倬倭東科單東魚科明正魚通各土司繳印，改土歸流。色達及上羅科野番來歸。適駐藏大臣聯豫電請邊軍攻波密，因奏派副都統鳳山率兵二千往應。六月爾豐至瞻對，藏官逃，收其地，設瞻對委員。旋經道塢打箭鑪，檄魚通卓斯各土司繳印改流

爾豐入川，沿途收泊里冷邊沈邊三土司印，嵩焮復出關，改流秦嶺。而魚科土司結下羅科抗命。嵩焮令上羅科扼其險，擊平之，斃魚科土司。於是嵩焮奏請設西康省，而沃日，崇喜，納奪革伯咱巴底，巴旺，靈葱上納奪各土司，暨乍了察木多，兩呼圖克圖，相繼繳印。惟毛了曲乞緩許之。

清末趙爾豐經營川邊，陸續奏請于改流地力，設兩道三府十廳三十縣八設治委員二理事官，及舊屬四川之鑑霍屯與瀘定橋巡檢地，共爲二十五縣區。察木多以西地方，因駐藏大臣聯豫反對劃歸川邊，尙未進行改流。宣統三年，清廷核准于川邊建置兩道五府二十一州縣。代理嘉務大臣傅嵩焮，請建西康行省，擬增設二十一縣。民國元年，康藏叛亂，四川都督尹昌衡西征，兵威再逢昌都以西，復增設一府五縣。民國二年，廢府廳州一律爲縣。三年，增設九龍委員，十五年，改縣。于是全康爲三十四縣。然安良貢噶二縣，實未建置，太昭嘉黎碩督科麥察隅五縣，知事皆未蒞任而陷。昌都，恩達，察雅，甯靜，貢縣，武成，德格，白玉，同普，鄧科，石渠，十一縣亦於民七陷失。義敦縣旋亦

廢去。今日西康所存，十五縣而已。茲列趙爾豐以來，西康郡縣沿革表於下：

西康郡縣建置沿革表

				康定府	趙爾豐建置之郡縣
				康定府	宣統三年核准之郡縣
九龍	卓斯	諾米章谷	營官寨	康定府	傅嵩木擬設之縣邑
		丹巴縣	安良縣	康定府	尹昌衡時之郡縣
九龍縣		丹巴縣		康定縣	民國之三十二縣
九龍縣		丹巴縣		康定縣	現在之十五縣
民國九年增設	原擬設縣治于 淖斯甲布土司 官署未成事實	諾米章谷即魯 密章谷也	安良縣治原擬 設阿娘壩竟未 設治而廢	縣治打箭鑪 縣治為清之中 渡汛	備考



	得榮縣	鹽井縣	定鄉縣	三壩廳	巴安府	貢噶嶺縣丞	稻成縣	理化廳	瀘定巡檢
	得榮縣	鹽井縣	定鄉縣	義敦縣	巴安府	貢噶嶺縣丞	稻成縣	理化府	瀘定巡檢
莽嶺	得榮縣	鹽井縣	定鄉縣	義敦縣	巴安府	貢噶縣	稻成縣	理化府	瀘定縣
	得榮縣	鹽井縣	定鄉縣	義敦縣	巴安府	貢噶縣丞	稻成縣	理化府	瀘定縣
	得榮縣	鹽井縣	定鄉縣		巴安縣		稻成縣	理化縣	瀘定縣
	得榮縣	鹽井縣	定鄉縣		巴安縣		稻成縣	理化縣	瀘定縣
原擬增設縣治于莽嶺或空子頂未實現	縣治得榮	縣治鹽卡龍	總治下鄉城	今廢其地分屬於巴理兩縣		併其地于稻成未置縣	縣治稻壩	縣治裏塘	縣治瀘定橋



瞻對委員	懷柔縣	懷柔縣	懷柔縣	懷柔縣	瞻化縣	瞻化縣	縣治雅龍 民二十年失陷 旋經收復
鑪霍屯	鑪霍縣	鑪霍縣	鑪霍縣	鑪霍縣	鑪霍縣	鑪霍縣	縣治霍爾章谷
道隴委員	道隴縣	道隴縣	道隴縣	道隴縣	道孚縣	道孚縣	縣治道隴
察本多 理事官	昌都府	昌都府	昌都府	昌都府	昌都縣		民七失陷
乍了理 事官	察雅縣	察雅縣	察雅縣	察雅縣	察雅縣		民七失陷
貢覺委員	貢覺縣	貢覺縣	貢覺縣	貢覺縣	貢覺縣		民七失陷
三岩委員	武成縣	武成縣	武成縣	武成縣	武成縣		民七失陷
江卡委員	甯靜縣	甯靜縣	甯靜縣	甯靜縣	甯靜縣		民七失陷
		察哇					未設治
桑昂委員	科麥縣	科麥縣	科麥縣	科麥縣	科麥縣		民七失陷



			嘉黎府		縣治拉里民元 失陷
			嘉黎縣		
		太昭縣			
		太昭縣			縣治江達民元 失陷

## 二、傅嵩秋之西康兵事談

趙爾豐之經營也，隨員有傅嵩秋，曾代理爾豐爲邊務大臣，駐有西康建省記甚詳。其論兵事云，西康地方以前之兵事，有故牘可稽。自光緒三十年以來，川兵往征。三十一年征泰凝，征巴塘，尙無很戰。三十二年，征鄉城，征稻壩，則戰數月而克，爲漢番最大之烈戰。旋征臘翁寺，則一戰而勝。三十四年，征德格之贈科，宣統元年征石渠，戰於麻木，戰於卡納，亦一戰而勝。至討江卡，桑昂類五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番人皆望風頽靡。宣統二年，討三巖，五路進兵，僅四路攻戰，而一旬卽搗巢穴。宣統三年，討得榮，收瞻對，不戰而勝人之兵也。續討魚科，迎刃而解，邊藏會討波密，邊兵戰

則必勝，亦不日敉平，未嘗老師糜餉。說者曰，器械之利，士卒之強，區區番人劣弱之兵，朽鈍之械，何足言哉。是說也，徒恃己之強，輕人之弱，趾高氣揚，既失律而寡謀，又無備而少算，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術之要也。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用兵之事，更有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之道。西康番人，雖曰化淺，好生惡死之心，好善惡惡之情，與人無殊。以其困於土司呼圖克圖之虐政久矣，自光緒三十二年，鄉城戰後，軍威大振，而裏巴改流，暴斂橫征，一律裁革，番人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風聲傳播，遠近歸心，欲脫土司呼圖克圖及頭人等之壓制。私墾邊務大臣趙爾豐改流其地，而迫於土司呼圖克圖之威勢。當其召集抵禦，又不能不陽奉陰違。迨漢兵入境，雖未嘗倒戈攻後。而棄甲曳兵。壺漿箪食者，已有多數矣。土司頭人，但以少數螳臂而當轍。不能以首爭首，以力搏力，或逡巡而逃遁，或俯帖而投降，又得執政者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胆，施厚德，優以待之，番人焉有不服。尙欲逆執事之顏行者哉。近年用兵，所向成功者，職是之故也。恃

力者亡，恃德者亡。兵事之道，固有不戰者在歟。茲將西康用兵須知各點，列舉如左。

### 一、番地行軍

（雇用烏拉） 烏拉者，乃番人支差之名。人曰烏拉娃，馬曰烏拉，馬牛則專名曰烏拉。行軍西康，自打箭鑪出關起，搬運輜重，不能雇夫，概雇馱牛。又無轎夫，均雇騎馬。母牛一頭，能馱一百二十觔，無論雇用數十數百，皆土司代雇。土司改流，由官代雇。凡牛馬一支，每站脚價銀一錢六分，在途倒斃，由雇者照章賠償。西康各處皆然。此宣統三年七月邊務大臣傅嵩焘新訂章程，分咨川藏有案。然但以運公物而言，運私貨不在此例。

（雇用通事） 通事，即舌人之稱。軍行關外，漢兵與番人語文不通，交涉不便，惟打箭鑪有能通漢番語言之人，雇之以爲通事。凡有兵數十人，即雇通事一名，月給口食銀三四兩不等。如通事兼通番文者，每月口食加一二倍，隨軍出關。惟此等人，舞弊者多，宜至之。從前出關通事，無不需索番人，如邊務大臣趙爾豐所用札通

事，在德格需索土司喇嘛銀數千兩之多，又在貢覺將償還番人牛馬數百支，私行提留變價，宣統三年事發覺，得實據，趙乃誅之。其他通事之舞弊者，不可勝記。

（運帳房糧米）西康道上無旅店，番人房舍亦少。光緒三十三年，邊務大臣趙爾豐，創修打箭鑪至巴塘旅店。每處只房舍一座，但能容數十人。軍行前往，須帳房。而糧米一項亦由打箭鑪裹運前進。關外無飯店，亦無米，雖有小麥大麥青稞包谷菽子豌豆各雜糧，必到設官處，方能購買。故凡出鑪關，番地寒冷，帳房被褥，固宜隨帶。鍋碗米米麵，均應落行也。

（包裹軍需）出關軍火子彈，裝箱之外，應加包牛皮。而軍米軍裝，及其他各項軍需，無一不以牛皮包裹者。蓋以烏拉馱運，沿途擁擠狂奔，互相衝撞，或墜於地，挫於石，或掛於木，容易損壞木箱。故加牛皮包裹。

（裹帶藥品）番地無藥餌，番人雖用藥，其名目與漢人不同，不達彼之藥性，故不敢嘗。光緒三十三年，邊務大臣趙爾豐由內地購藥出關，設有官藥局而藥品不齊，



行軍時宜裹帶。

（裹帶食物） 番人向食糌粑酥油牛羊肉，不食菜。漢兵出關，如米糧豬肉油鹽菜等項，均宜裹帶。向來番地漢兵，較亦養豬，但瘦小耳。

（多製棉衣） 西康地方，天氣寒冷崇山峻嶺，週年積雪，惟河口道塢巴塘得榮等處，有可服單衣之時。其餘各處，服夾衣之時少，服綿衣之時多。軍行宜多製棉衣。

（紙札筆墨） 番地無漢人紙札筆墨，雖有蠻紙，物劣價昂。軍書緊要，宜多購紙札筆墨攜行。

（工匠器具） 軍中工匠，應用器具，宜自內地多購攜行。番地無器具可購，需用時不能覓也。

（木碗竹箸） 關外行軍，以烏拉馱運器具，易於損壞，故不用磁碗而用木碗。番人以樺木葡萄根爲之，內包以銀。番地無竹，番人食糌粑，係熬茶而和以酥油，將碗盛糌粑，灌以茶，用手團而食之，故不用箸，亦無箸賣。漢兵出關，宜多購箸攜往。

(鞍韉籠韁) 軍官僱用騎馬，須自備鞍韉籠韁，番人只馬而已。且認僱騎馬之人，不隨馬行，必俟到應換烏拉之處，乃自來清查牛馬。其鞍韉籠韁，仍歸乘馬人收存，換馬復用。

(採買軍糧) 出關軍人，初時食糶粃雜糧，每患腹疾。故由內地購米運往兼食。其米皆由清溪天全蘆山雅州名山洪雅各州縣採買。但須與打箭鑪清溪商人包買，由商人赴各處隨買隨運。至打箭鑪上納，其價雖昂，較之公家派人採買之價猶廉也。每人米二斗，商人出麻布口袋一條裝盛，由公家僱番人，加包牛皮，每米一包，縫工皮價計銀二三錢不等。包縫後，於縫孔處，以牛血調石灰塗之，免雨水浸濕霉壞。至糶粃麥面，及馬料等項，向各處地方官採買，有一定價值，較民間價廉。

(轉運軍糧) 軍米既由商人買至打箭鑪上納，而公家加包牛皮，轉運出關，由官令保正催僱烏拉，照章按站，發給腳價，令其輸送至設有地方官之處點交。若地方安靖，可不派兵護送。有戰事處所，酌量用兵解運，以免失事。各處均由地方官轉運

，較兵站便利多多。將兵站之兵，調赴前敵，則用兵少而需亦少，損費損款矣。其出關之兵，共計若干名除就地採買糶糶麥面兼食外，每人每月，應給米若干，通盤籌畫，按數輸運，糜費損而軍食亦不致缺乏。至地方官所賣官糧青稞麥子，每斗價銀六錢四分，能磨麵二十三斤。每兵一名，除食軍米外，應買若干麥，亦宜核定，以免多買轉賣漁利。

（關外軍裝） 關外天寒風冷，軍士宜用頭巾，乃可衛生。雨具一項，若油布雨衣帽。風吹即碎。須用呢，或番人所織氈衣。及氈衣方耐久。若行雪地，須戴墨色眼鏡，以免眼光傷損疼痛。歷年軍士，受此病者不少。

（行雪地忌烤火） 軍人經過雪地，兩足冷凍，到站後往往以火烹之，足起泡潰爛。或裂足，或墮指，慘狀難言。歷年出關軍士，凡墮者番醫咸謂烤火過度所致，宜忌之。

（皮船溜索渡江） 西康江河，耽延行軍。加河口之鴉龍江，牛古渡竹巴隴乏金沙江

，德格崗沱之金沙江，尙有木船過渡。其餘各處，或用番人所製牛皮船，每載只四五人，不能多載。又有皮船俱無，番人用溜索兩條，束於江岸。由東渡西之索，東岸高西岸低。由西渡東之索，西岸高東岸低。索上穿一木筒，筒上繫一索，垂一尺許，繫一橫木，人坐於木，手抱木筒，溜而過之，所以過渡之處，軍行遲緩。

## 二、番人戰策

（深林埋伏）西康地方，童山固多，而茂林亦間有之。兩山排列，一澗中流，古樹森森，參天蔽日。番人埋伏其間，官兵經過，寇從林內施槍。但聞槍聲，見槍烟，受槍子，而不見舉槍之人。寇能擊兵，兵不能擊寇。宣統二年冬，官兵由貢覺進攻上三巖，將至下如，即遇埋伏，從兩山林木中夾攻，官兵傷亡數名，而進退維谷，始用火焚林。幸左山林木，雜有荆棘，焚之即火焰燭天，烟光照地，寇竄去。而右山皆大木，不能火，官拚死仰攻入山，寇乃且戰且退。官兵輜重，乘時急趨三十里至下如，乃無大損。

（夾谷包圍） 番地夾谷最多。谷道修短，數里數十里不等。兵行其間，番人則四面包圍，槍石並擊。若林木茂密，且用火焚燒。軍行此地，亟宜留意。

（高坡滾石） 蠻荒多崇山峻嶺，番人於山嶺上壘石，俟官兵登至半山，或經過山上，則滾石如巖崩而墜，兵無可避之處，惟有待斃。光緒三十一年春，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在巴塘鸚哥嘴即遇滾石。

（窄路刦糧） 關外輸運軍糧，概用烏拉。山間道路，窄狹異常，糧運經行，番人於巖穴間能藏身之處，用槍猛攻。烏拉驚逸，擁擠墜巖，糧餉全被刦矣。雖曠野間，亦有刦糧之時。究竟不能全刦。如宣統二年冬，西軍左營在中三巖被刦，輜重不過十分之三而已。

（暗火焚寨） 番人房屋，或築土牆，或砌牆，高三二層。下層爲牛馬廄，上兩層住人。大院者名爲寨，兵入敵境，夜宿帳房，屢被寇撲。故每日攻戰，必奪一二寨而紮營。寨中柴草俱全。防範稍便。乃番人於柴草中，伏暗火，大風一起，柴寨俱焚。

。兵縱逃脫，焦頭爛額矣。

（黑夜撲營）關外行軍，夜間住宿，張幙紮營。番人或乘晚膳時，夜眠時，黎明時，潛來攻撲。光緒三十一年冬，官兵進攻鄉城，至波密地方，卽被番人於夜眠時撲營，兵士傷亡十餘名。宣統元年夏，官兵進攻雜渠卡，番人於黎明時撲營，兵士傷亡數名，土兵傷亡二十餘名。幸兵有防備，散隊擊之，斃寇百餘名，寇乃潰。

（阻擋關隘）番地雄關險隘，一夫當關，千軍難進。軍行至此，苦難以砲轟擊。須覓嚮導，尋路繞越。

（拆燬橋梁）番地橋梁，或長數丈，概用木駕。遇有兵事，別將橋梁焚燬，使兵不能過河。

（掘斷險路）半山橫路，既長且險。番人阻兵，每將險路掘斷。或數十丈，或一二里，軍行至此困難異常。

（據守堅礮）番人住房，其牆堅厚，非土卽石，名曰礮房。高二三丈。房頂平築土

。無瓦無草。或一村數戶數十戶不等。堅厚之牆，砲彈難擊。番人據礮而守。光緒三十二年，鄉城桑披嶺寺，即係礮房兼有圍牆者。官兵攻半年乃克。

（攻險）山徑之間，峯巒層疊，迂迴曲折，道路崎嶇，突有卷阿，草木蒙籠，番人持矛鋌白刃於其中，兵至則出而扼險相薄，兵卒不能並進，首尾不能相顧，槍砲難施，番人即於險處獲勝。

（詐降）番人狡展，官兵入境，率衆來降，窺其兵單，即羣起而攻。光緒三十二年春，官兵經過稻壩，番人來降，俟官兵入寨，乃圍困之，一月之久，援兵到，始解圍。

### 三、番人軍械

（大砲）大砲每支重三四十觔，五六十觔不等。有銅鑄者，有鐵鑄者。長三四尺，能容火藥十餘兩，鉛彈三四十兩。

（土槍）槍以熟鐵造成，子藥均由前膛裝入，即內地鳥槍之類。其槍托上有無飾者

，有飾以金銀珠玉者。木托之首，用山羊角二支，長尺餘，錠於托上爲叉，能伸能屈。放槍時，以叉支地，取槍不搖動而命中。鉛彈以鉛鑄之，圓形。

（快槍）快槍有獨子五子七子九子三子等項，由西甯購來俄國快槍亦有。

（戈矛）戈矛皆用木柄，纏有鐵絲，其長不過一丈

（鋼刀）鋼刀長二三尺，寬一二寸，或以鐵爲鞘，或以皮爲鞘，鞘上間有飾以金銀珠玉者，刀鋒甚利，雖快槍亦能砍斷。光緒三十二年，攻克鄉城，官兵搜山，於巖穴中遇一托匪，用刀砍之兵以九子快槍架格，被刀砍斷。

（弓矢）番人所造弓矢，與內地同。宣統元年，官兵於雜渠卡遇番人用之。

（鐵盔）番人所造頭盔，與漢人同。光緒三十二年，攻鄉城所獲甚多。

（鐵鎧）鐵鎧或以鐵製造成片，每片大如手指，片上鑿孔，以皮線結成甲。又有以鐵絲結成者，其兩手股，亦以鐵造成筒而帶之。宣統二年，攻一巖，獲有多具。

#### 四、番軍將士



〔將官〕 番人無知兵之將，用兵時，係一大頭人，爲帶兵官。

〔騎兵〕 番地之人大半牧馬，故皆善騎，臨用兵時，凡有馬之家，卽派爲騎兵充馬隊。

〔步兵〕 番人無操練之兵，平時打獵者多，故能放槍命中。臨用兵時，按戶抽丁，凡十六歲以外，五十歲以內均令其當兵。

### 三、康藏之軍台與移民

清代對於撫綏西藏，及對青海用兵，與兩次對金川用兵，皆與西康有絕大之關係。因軍糧運輸，屬於南路一帶，有軍台塘汛等之設立，計至今自打箭鑪至拉薩，大路一帶，城市村落，多有漢人。查其祖先，率皆軍台吏丁之落業者也。

康藏軍台，創於康熙之世。康熙五十八年，大軍西征，始設台站於南道，以利運輸。凱旋後，遂留軍戍，守護糧台，稱阜和協。置副將一員，駐打箭鑪以節制之。雍正五年，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一六〇

再定西藏時，曾設台站於滇康之間，旋復撤廢。雍正八年，徙達賴於泰甯，築城於惠遠寺之北，調綠營兵三千戍之，稱泰甯營。其後達賴回藏，移泰甯營駐瀘定之化林坪焉。乾隆平廓爾喀，擴展台站於後藏之江孜定日等處。又乾隆金川之役，設汛於道孚之角洛寺，嘉慶瞻對之役，設麻書汛於霍爾甘孜，則北道設防之始也。茲列乾隆光緒間，康藏之糧台駐防表如下

地名	糧	臺	駐	防	歲支銀	備考
打箭鑪	糧務同知一員 (以郡丞充任月俸六十兩)		原設副將一員及都司千總把總外委等官其後諸員多留駐雅州鑪城只有外委二名兵四十六名		臺費銀五百餘兩口糧米百餘石糶粳百餘石	打箭鑪為台首
河口 (中渡汛)			外委一員兵額未詳			管渡船事
博浪工			外委一員兵額未詳			防匪劫糧
火竹卡			外委一員兵額未詳			同上

邊壩	碩般多 (即碩督縣)	察木多 (即昌都)	乍丫 (即察雅縣)	江卡 (即甯靜縣)	竹巴龍	巴塘	理塘
		糧員一員以上 糧員歸駐藏大臣 核考				粵員一員以上 糧員歸四川大憲 核考	糧員一員(牧令 充任)月俸六十兩 (下同)
同上	千總外委各一員 兵額未詳	遊擊千總各一員 把總二員外委及營兵 共三百二十九名 士兵二十名	守備把總外委各一員 兵額未詳	守備把總外委各一員 兵額未詳	外委一名	都司守備把總外委 各一員營兵二百九 十八名士兵六十名	守備把總外委各一員 營兵九十名士兵三 百名
		台費銀一萬餘 兩口糧折銀 在內				台糧費九千餘 兩口糧米二 百餘石糴粍三 百餘石	台糧費五千餘 兩口糧米百 餘石糴粍二百
	同上	藏境第一台	同上	鎮攝地方兼 護糧道	管渡船事	川境第三台	川境第二台

拉里 (即嘉黎縣)	糧員一員	把總一員外委及營兵 共一百二十七名士兵 十名	台費銀八千餘 兩口糧折銀 在內	藏境第二台
拉薩	駐藏大臣駐地糧 員一員(以丞倅 充任月俸七十兩	遊擊守備千總把總各 一員外委五員營 兵四百五十八名	台費銀四萬餘 兩口糧折銀 在內駐藏大臣 俸公在外	拉薩為末台
札什倫布	駐藏幫辦大臣駐 地未設糧台	都司把總外委各一員 營兵一百三十八名		乾隆中設以 備廓夷
定日		守備把總外委各一員 營兵三十八名		備廓夷
江孜		守備一員營兵十九名		同上
秦甯		把總等員額未詳 營兵三千人		雍正十三年 移住化林坪
角洛汛		把總一名兵二十名		咸同間裁
甘孜 (麻書汛)		把總一名兵額二十名		嘉慶中設清 未猶存

以上康藏全部，共駐文武員弁二千餘名，台費，歲支七萬三千餘兩。此項人員兵丁，除

駐藏大臣與其屬員外，概由四川省大憲委放，認爲苦差，規定三年一換，以資調濟。承平之世，番境甯謐，官弁員丁，靜居無事，多娶番婦，營生業，或設商店，或墾荒土，漸次興家立業，繁衍子孫。三年瓜代，樂此不歸者甚多。大凡康藏大道沿線漢民，十分之九，皆軍台丁吏之遺裔也。

此等漢民，造業於中華強盛之世，一切建置設施，皆遵漢地舊俗，不稍遷就番民。其村聚中，率建有市街與關帝廟，門神對聯，花錢，香燭，桌椅，床帳，歲時行樂，婚嫁喪葬，之屬，皆存漢制，又每有漢文私塾教育子弟，人行其間，幾忘身在康藏中也。

## 第四章 西康民俗與人口

### 一、西康人民之衣食住

#### 甲、居住

【礪房】西康多猛獸與劫匪，番民多住高礪內，礪率方形，牆壁厚數尺，用土築成，或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亂石疊砌。通常高五六丈，內裝樓房三層或四五層。每層有窗數眼，外觀酷似一西式洋樓。全寨只闢一門，門外每有短牆或木柵護之。門內即最下層屋，爲牛馬牲畜栖息處，不住人，亦不除畜糞，屎尿與殘芻敗藁堆積甚厚，人行其間，如履敗絮。自此登一木梯，入第二層，爲灶屋，亦即寢室，衣服飲食日用之物皆放此層。自此再登一木梯，入第三層，通常作爲經堂，番家最莊嚴最整潔最華美之屋也，非漢官與喇嘛不得入住此室。由此再上一層，即爲屋頂。常建有偏小廠屋，爲屯積芻藁飼養雞犬之用。屋頂四角樹木椿，懸經旂，即番家歲時祈禱之家神也。

以上就中產番民住浮言之。若土司與大頭人所住之碉寨，稱爲官寨，則常合併數幢蠻寨子而成；佔地之廣，房屋之多，高度之大，皆四五倍於常寨。各屋用途亦不拘前式，大都於高牆之內建有圍房，爲姓子守衛之室。又質小番民之寨子，每無經堂一層。西康建築房舍，雖高樓七級，廣廈千間，木匠無須如何設計，但祇自下而下，一間一間依次疊砌之，用巨木作架，較小之木駢列裝壁，另以木駢列蓋頂後，再後上方如式修之。

。上下木柱，並不銜接。任隨橫拓若干間，上砌若干層皆然。故稍經震盪，卽全倒塌。鑑霍民國八年地震，全縣官民房屋塌盡，以此故也。所謂官寨堅礪者，亦不過於房舍之外，築堅厚土石牆壁包圍之。牆壁堅牢不倒，藉以支持木屋故能耐久。

屋頂部，皆於駢列木條上，縱橫架攔小木條或柴薪，再於其上鋪墊泥沙，人力捶平。可  
以打草晒麥，亦供遊眺。家神爲一木杆，上懸印經之布，稱爲經旂，樹於屋頂最上部，  
每晨焚柏枝禱之。屋內地面，亦如前法，填土捶平，富家或更於土面鋪木板一層，以資  
清潔，中產之家，皆只薄土，人住樓上，如住地面，可不用火盆而燃薪禦寒。聞鑑霍官  
寨，建築甚美，某年官兵駐紮寨內，因衣薄畏寒，晝夜燃薪於屋內，熱透泥土，下達墊  
俸，而兵不覺，由是起火，將全寨燒燬云。

升樓之梯，爲獨木梯，俗呼蠻樓梯，用整條木柱造成。取大木直如矢，徑二尺許者截去  
兩端，留中段，又斫去一方爲平底，於反對方就圓木斧成鋸齒狀，每齒約距一尺。用時  
以平面上靠樓唇，下抵地面，齒向外方，番人手攀背緣，足踐齒口，上下甚速，毫要不

便。漢人初習之，則如臨深履薄，兢兢若將傾墜矣。

草地規矩，惟有官爵者之住室，如土司官寨，漢官衙門，與台站等，始得用漢樓梯。卽內地通常之木板樓梯。無官位者，雖富擬王侯，不得擅用。恰如清代之黃綠瓦，朱漆槽門，烏龜碑礎等然。番中無官位而富者，僅能於其獨木梯平底之右側，留木稜一條，俾上下人等便於攀撫而已。惟漢人，則無論有無官位，皆得裝置漢樓梯。近年關外法度已壞，通都大邑所住之番，多有越制使用漢梯者。惟窮鄉僻壤仍守舊制。

康中各種工業多無足觀。惟疊砌亂石牆之工作獨巧。蠻寨子高數丈，厚數尺之礮牆，什九皆用亂石砌成。無石地方，乃用土築。此等亂石，卽通常山坡之破石亂礫，大小方圓，並無定式。有專門砌牆之番，不用斧鑿錘鑽，但憑雙手一筐，將此等亂石，集取一處，隨意砌疊，大小長短，各得其宜，其縫隙用土泥調水填糊，太空處支以小石，不引繩墨，能使圓如規，方如矩，直如矢，垂直地表。不稍傾畸。並能裝飾種種花紋，如褐色砂岩所砌之牆，嵌雪白之石英石一圈，或於平牆上突起淺簷一輪等是。砂岩所成之礫



，大都爲不規則之方形，尙易砌疊。花岡岩所成之礫，盡作圓形卵形，亦能砌疊數仞高，則雖秦西磚工，巧不敵此。此種亂石高牆，且能不壞。曾經兵燹之處，每有被焚燬寨，片椽無存，而牆壁巍然未圯者。甚有樹自牆隙長出，已可盈把，而牆不倒塌者。

丹巴林卡南街，有一供守望用之礫塔，塔基才方丈許，愈上愈細，最高約方四尺許，中空，可容持番兵上下，凡十八層，每層高約丈餘，各有窗眼四口。此礫亦用亂石疊成，據土人云，已百餘年，歷經地震未圯，前年丹巴大地震，僅損其上端一角，誠奇技也。

此種砌牆工人，產於茂州者爲多。包砌工價，每方丈約爲銀四兩。

康俗無城而多礫。最堅之礫爲八稜，如兩四方柱相嵌合，亦亂石所砌，俗呼八角樓。康定雅江道中之八角樓，卽以此礫得名。九龍縣對岸之大浦子，亦有二座，皆時明正土司建，以備西來南來之寇者也。

凡矗立建築物，稜愈多則愈難倒塌。八角礫雖仍爲亂石所砌，其壽命常達千年以外。西康建築物之極品，當屬此物。

世稱前藏三十一城，後藏十七城，實皆無城，不過多數礮房集合之巨鎮。如此諸鎮，並無牆垣繞之，亦無街衢巷衖之制，諸礮各因地勢，錯落建築，每值兵役，憑礮而守，堅於乘城，漢人不得相當稱呼，遂呼爲城也。

各大喇嘛寺，皆有堅牆圍繞。其制如城，但垣內除佛殿外，盡屬僧舍，無俗人居，應稱爲寺，不得曰城也。

西康真正之城，概係漢人所築，清代曾置戍軍，與市廛之地，多有之，皆甚卑小，或以亂石疊成，或以土鑿，或就番礮之壁聯綴之而已。

西康高原之頂部，多大平原。其中無寸石，望沃壤，厚數十尺，密生一種野草，屬莎草科，葉長寸許，疏而偃地，根淡黑色，亦長寸許，紛而不直，錯亂交互於土中，與土壤相抱，成爲堅而綿韌之土層，厚約一寸，甚爲整齊。土人用利鏟自地面切下，隨意割爲方塊，便成天然土磚，擲之擊之，不崩不散。土人利用此物，砌爲住宅之牆壁，或覆屋上以代瓦。其草耐寒燥，能歷久不死，故爲磚瓦，亦歷久不壞。理塘泰甯等無石之地皆

產之，亦造化之妙用也。

【毛帳】牛廠娃逐水草，張天幕而居，行止靡常，固無需於建築。有之，惟灶與短牆耳。牛廠之灶，築於帳幕正中，用石塊與泥，砌作爐形，凡三口相連，中燃牛屎，可熱三鍋。其牛毛帳幕之四周常用碎石或草磚疊成短垣，以免寒風從幕脚吹入。遷徙之後，留牆與灶不拆，以誌鴻爪。他日復歸，得辨其故處而息焉。冬季宿處，有爲某族固定之地，他人不得侵佔者，則年年增高其垣，極亂石所能勝。

吾人旅行於草原中，最好踪跡牛廠曾經設帳駐牧之地而息。其便利之點有四，一、有牆垣避風。二、有現成灶。三、遺有剩餘牛屎無須拾柴。四、附近必有清流可汲美草可牧。

牧場無樹木石塊與草磚之處，有用牛角砌成房屋與牆垣者。其人砌角之技甚巧，藉斤斧，但以大小不同之牛角，相互鈎持而砌之。余曾得見此種建築之照片，未曾見其實物。牛廠娃寢息之天幕，用牛毛織成，厚如銀幣，能經暴雨不漏，受重雪不裂。通常形如覆

筐，長圓形，方廣二丈，用丈長木柱二條撐起，再以牛毛繩數十條繫於帳頂周圍，分向四方牽引，釘着土內，帳卽鼓張如屋。繩有軟弱下垂者，又以木柱自外撐之，使極緊張。帳之一方闢門通出入，中央砌灶一座。灶周圍睡人，較遠處堆器物，最後端拴小牛嫩駒。牛羣遷徙，則拔帳卷疊於牛背馱至水草較佳處，擇一近水而稍平坦之地，重行撐起爲屋。其灶終日燃火。帳頂有一長隙。放散灶煙，隙外有護皮一幅，夜深火息，引蓋隙口，以拒霜露。門亦有護幕，皆牛毛布爲之。故雖處積雪中，帳內操暖無異室內。普通之牛毛帳房，不能甚高。因撐帳之二木柱，非草原所產，置備不易，且柱若太長。殊不便於馱運移徙也。若土司頭人之帳房，則常以數段木柱，用鐵箍銜接，爲長柱之撐之，故特能高大，一帳內可以圍坐百人。其僕從住室與灶房，皆各自爲帳於大帳旁，加以所轄部民之帳，每每聯續數里，成爲暫時之村落。

## 乙、飲食

【四大食品】西康人之食以糌粑酥油牛肉與茶，爲番民四大食品。鹽爲唯一調和。古代

康族，似只有此五種其後漸增。今普通番人食物亦不過十餘品。約舉如下。

### 穀之屬

糴粍 炒大麥磨粉爲之。調茶或水，捏成塊食。糴粍係番語，漢籍有稱之爲炒麵者。

小麥粍 生磨小麥，連麩作餅，鍋內烘乾，爲番人精美食品，常充餽贈物。番語曰角射，漢人呼之爲連麩麵糴粍。

扒孤 爲連麩麵糴粍之包牛肉者，亦名豬洛可。另有記。

油果子 爲小麥作成之絞麵，用酥油煎炸成者。番語曰捉鷄，貴客佳會，以充點心。大抵仿漢人麻花製，而味殊惡劣。曾於上瞻總保家食之。

### 乳之屬

酥油 卽牛乳中提出之脂肪，西餐所用之黃油是也。番語曰罵。製法另記。

奶渣 提煉酥油後之奶渣，入釜久煮，使蛋白質凝固成塊，晒乾。牛語曰區熟。爲牛廠娃之主要食糧亦有售八城市中者。

酸奶子 牛奶經醱酵後，味漸酸，質涼爽，宜解渴。番語曰霍。原質未取酥油者爲上品。有甜味。既取酥油者所攪，但酸涼，爲下品也。

### 肉之屬

生肉 康地寒燥，生肉不腐，懼之數日，反乾如臘，番人以刀割而生食之，牛羊肉省然。番語呼肉曰哈。牛肉曰郎哈，羊肉曰路哈。毛牛黃牛山羊綿羊尙有細別名稱，不備錄，猪肉曰爬哈。多數番人不食猪肉。

肉鬆 肉鬆者，極寒之地，或極寒之季，切牛羊肉爲長條，懸當風處，數日乾脆，輕鬆能捏成粉。亦生食之。

肉湯 切肉成塊，投釜中煮半熟食之。番語曰哈苦。

雞卵 番人皆生食之。雞肉曰上哈，番人不食，通常以之喂馬，謂其有裨馬之健康。

### 茶之屬

酥油茶 熬茶既熟，投以食鹽，攪和酥油，使成乳白色之漿汁，爲番人最重要之食品，

稱曰珠甲。番語茶曰甲，攪和曰珠也。

鹹茶 茶質加鹽而不加酥油者曰甲拉，爲平民之常食品。余以其味鹹，稱爲鹹茶。

清茶 茶質不加鹽與酥油者，專爲招待漢客用之，呼爲清茶。此種稱呼，明爲漢語，但番人多能言之。

此外如蔬類，果類，諸食品，大抵皆漢藏商人自域外輸入，非熱地所固有，亦非康人所慣食，不過豪貴之家，沾染漢習之人，偶一用之而已。

康人嗜茶如命，無貧富貴賤僧俗，食必熬茶。其茶產於四川之雅州滎經天全等縣。茶樹生於山間礫地，每年採葉三次，初採茅尖，爲上品。次掠嫩葉，爲中品。最後採者爲叢枝老葉，與修剪之孽條，爲下品。由農家自行焙製後，畀入各大茶莊。茶莊取諸茶葉，裝木甌內蒸之，使結成長方磚形，專銷康藏。權者稱爲邊茶。學者稱爲確茶。俗人稱爲蠻茶。亦有取嫩尖嫩葉製爲兩前毛尖等品。銷於腹地者，皆屬散茶。

大抵滎經茶商，專辦上中品茶。天全，專辦下品茶。古稱烏茶者是也。雅洲，各品皆備

，其名目殊繁。雅茶最上者曰毛子，其次曰茅子，專銷西藏貴族，其次爲金尖，銷康藏各大寺院與土司家，其次爲金昌，葉少梗多，銷康藏平民。

俗稱邊茶一磚爲一甌。每四甌相續排列，護以粗篾編成之長簿篋，是爲一包。每四包爲一引，民國初年，自打箭鑪出關之茶爲十四萬引，最盛時至十八萬引，現爲十萬引。

邊茶粗劣，難以言形容。其上品者，每有檉木葉與樹枝等混入，全無香味，只苦澀如咽單甯酸液而已。顧康人甚珍惜之，芥末不肯輕棄。每食，掬茶葉一把投釜中，反覆煮之，使水變濃褐色，盡溶茶質，投以食鹽，始飲，或調糶粩。

至其嗜茶之故，清續文獻通考曾解之云，自唐世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蓋西北人嗜茶，有自來矣。西北嗜乳酪，乳酪滯膈，而茶性通利，能蕩滌之，故雖不用於三代而用於唐。不獨中國用之，而外國亦莫不用焉。宋人所以始置茶馬司也。

西康無論何人皆有一糶粩袋出卽佩之中藏糶粩或並藏酥油數小塊於糶粩間。糶粩袋，普通以皮製皮未去毛，故糶粩中常有牛羊毛混雜之。漢人每謂番人身上一層毡，腹內一層



毡，譏其食毛之多也。貴族之糶糶袋，爲穉子氍毹或白布製。每袋能容糶糶一升。若旅行之大袋，有能容五六斗者，則恆以牛畜馱之。

【鹽】 西康高原不產鹽。鹽之輸入有五道，品色亦各不同，分述如下。

(一)四川鹽巴 爲四川樂山牛華谿，犍爲五通橋所產。製法與自流井同同鹽暗黑色，成砂岩狀，故曰鹽巴。銷川西各縣，與印嶽山脈以西之漢源越鴛瀘定魚通金川等處，至打箭鑪木里而止。

(二)鹽邊白鹽 爲建南鹽源縣黑鹽井白鹽井所產。鹽作圓錐形，而空如臼。銷鹽源鹽邊木里九龍，與雲南之華坪寧蒗等縣。

(三)鹽井晒鹽 爲西康鹽井縣所產，井在瀾滄江岸，東岸二十四口，東岸三十一口，並去江水不遠。土民汲滷傾屋頂晒之，以散粒運售。東岸產者粒大而色白，漢人視爲上品，番人反不喜之，兩岸產者粒細而色紅，番人樂購，謂其熬茶色氣佳也。兩岸每年出鹽一萬餘馱，銷行地面，東至雅江，北至江卡，西至左貢桑昂，南至中

甸維西，中間巴，理，德，榮，鄉稻，諸縣，與察哇龍，門空，雜獺，阿敦子與猪獺之地皆是。

(四) 塚零奪池鹽 塚零奪在石渠之，北距德格七站。有鹽泉在緩斜山麓，湧水爲池，土人引地入晒，田乾，掃之成鹽，亦散鹽也。其鹽田縱廣一里，橫闊里餘，凡四百二十六口。每年產鹽九千餘馱，運銷德格五縣，霍爾三縣。與瞻化等處，東至東巴綏靖，六南至打箭鑪，南至理化，西至隆慶而止。產鹽地無布帛，乏青猱，北道番商，馱布與東食前往易鹽，每青猱一馱，換鹽五馱，運至瞻理白玉等處，則又每鹽一馱換青猱五六馱矣。

(五) 類烏齊池鹽 亦晒鹽也。狀如紅泥，質味殊劣，而番人喜用之。銷行喀木地方，南至桑昂，東至江卡貢覺同普，北至隆慶，西至丹達。以察木多爲發散中心，故梅察鹽。池達以西，皆銳銷藏地鹽矣。

丙、衣服

【羊裘】 古康人之衣，唯一裘。晝夜一羊裘，四季一裘，畢生一羊製，男女老少通用一羊皮裘而已。今之牧民尙且如此，其裘用老綽羊皮製，圓領大袖，不開岔，長三四尺，袖長過之，脚裾周六七尺，無紐扣。晝以爲衣，夜以爲被，着衣時，抄合前後襟，以帶束腰際。男子則提高腰襟而束之，使襟及膝而止。腰以上衣，縐褶成一腰囊，可以裝放日用一切物品。放物過多時，便背臃如負鼓。

康人羊裘。通常不掛布面，但連綴羊皮爲之。惟生活較優者，以獐皮爲面。獐皮天然柔軟，勻薄似糝製羊皮。番地獐賤布昂，故其人以獐皮代布。或且以之鑲嵌成種種花紋。或於獐皮面之四周鑲藍布一掌寬以爲飾，牛廠頭人大都如此。更上者，以藍布爲面。邊地布疋價昂，如此之裘，所值甚大，各土司大頭人始能製備。最上者以織金紅摩本緞爲面，更於領緣襟脚裾緣載獺皮一拳寬爲飾。其緞大都由四川輸入，獺皮爲土產，番人不知拔健，又不善配搭，緣飾並不美觀，不過表示其質料珍貴而已。如此一衣，值藏洋二百餘元，唯大土司家始能置布。中產番戶或亦有，必其爲世家零落，且唯佳節盛會衣之

而已。

如此羊裘，爲番人禮服，見尊長赴宴會必衣之。衣袖概須反捲六七寸。常裸其右臂，以袖紮腰際。如謁尊長，則以右袖搭肩上，以爲禮。

【單衣】康人惟莊房娃有單衫，且或無羊裘只有單衫度歲。蓋凡莊所在，氣候多暖，且距牧場遠，得羊皮不易也。其單衫，有三種，毳子製者曰毳衫，爲平民衣。氍氍羅製者曰氍羅衫，爲貴族衣。綢緞與布製成之布衫綢衫線衫，則惟大貴之家有之，非易見者。無論毳衫氍羅衫，衫，綢衫，布衫，省與其羊裘同式。爲番民之禮服，見尊長與赴盛會必衣之。康人自織之毛布曰郎薄，農人呼之爲毳子。法以洗淨羊毛，手撚成綫而織。織機較內地木機簡單，織梭爲一木片，中空，橢，兩端內方有二孔，以線纏軟木籤上爲紡綫，以共拋織。其布寬四五寸，厚分許，長十二三扒。扒者，番人量布之單位，張兩臂，引布自胸前過，兩手持之長爲一扒。縫衣之先，截毳爲數段，以線聯合爲一寬幅，而後裁之。十二三扒，恰足製一毳衫。

織氍子爲番人婦女之職。其羊毛大都自青海界谷輸入。工有粗細。細氍子外觀似呢，以昌都產爲上品，膽對產者次之。粗氍彷彿麻布，打箭鑪市售者最多，專銷漢人氍子漂洗佳者純白色。漂洗不良者暗黑色，多含油坨，衣之不暖。亦有番人用茜根牛血染成紅爲褐色而售者。又有用牛毛織布者，漢人呼爲牛毛氍子。大都祇作帳幕與墊褥用。

西藏人紡羊毛爲細綫，織成薄氍，曰丑，漢人呼爲稽稽，或普羅。通常染成紅色或醬色出售，爲番人上等衣料。又有以線結氍氍，染成花點紋，或以指塗染爲不規則之紅綠色條文者，稱爲花氍氍，供製各種裝飾物與小兒衣用。氍氍質仍粗糙，不美觀；但番人嗜之，珍於綢緞，每衣一襲，值藏洋七八十元。

西康人民衣服原料一覽表

種類	名稱	產地	輸入地	色	尙	用	途	備	考
布	氍布	西康本境		本色紅黃青絳各色		製衣作裙及鞋靴袈裟等			

絨					呢	類	疋	
燈草絨	桂子呢	夾子呢	藏片	氈氈	抓絨	棉花	棉布	洋布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西藏	甘孜	甘肅四川兩湖等地	甘肅四川兩湖	外國內洋及
西藏	西藏	西藏	西藏	西藏		甘肅四川雲南	甘肅四川雲南	甘肅西藏
各色紫絳紅青	各色紫絳紅青	各色紫絳紅青	各色紫絳紅青	各色紫絳紅青	本色紅黃二色	各色青藍紅白	各色青藍紅白	各色青藍紅白
製衣作靴鑲褥	製衣作靴鑲褥	製衣作靴鑲褥	製衣作靴鑲褥	製衣作靴及袈	製衣用本色喇絨作袈製用黃色並作靴鞋	製棉服及酥油燈芯	製衣	製衣
			即大呢也寬三四尺	亦有青白提花各色惟只用於坐墊馬韉等				洋布有蠻莊漢莊之分蠻莊貨粗漢莊貨細惟富者用之

類		綉						類	
繭	毛	大	輔	摹	寧	銀	金	栽	
綉	綉	綉	綉	本	綉	絲	絲	絨	
四川	未	山	山	江	四	印	印	西	天
山東	詳	東	東	浙	川	度	度	甯	津
甘肅	西	西	西	甘	四	西	西	西	
雲南	藏	藏	藏	肅	川	藏	藏	藏	
雲南	藏	藏	藏	雲南	雲南	藏	藏	藏	
紅	紅	紅	牙	壽	有	金	金	各	
色	白	黃	色	字	方	絲	絲	種	
	條	白		者	圓	織	織	花	
	花	藍		金	織	花	花	紋	
製	於	製	製	製	製	作	作	坐	
汗	膝	汗	汗	衣	衣	衣	衣	墊	
衣	篷	衣	衣	褶	衣	領	領	床	
作	臙	衣	褶	褶	衣	喇	喇	褥	
頭	而	衣	褶	褶	衣	麻	麻	及	
巾	下	衣	褶	褶	衣	作	作	馬	
								是	
								北	
								平	
								稱	
								為	
								氈	
								氈	
								者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原表載新亞細亞第一卷第三期三七至三九頁。

康人業成衣者曰弱，平民僧侶皆有業此者。其人無熨斗，無裁尺，無繩墨，僅有剪與針綫。不用氈案，膝地而作，任何珍料，皆按地下裁之，縫之。番人衣服，對於大小尺寸，不須計較；業此者張兩臂扒量衣料，估其豐嗇，而定大小寬窄之度，俾無贏絀。其藝之高下，即以估量之准否定之。其針與線，皆自四川運入。針爲四川土法製造。川省近年，完全購用外國造針，（廣針。）而土法造針之工業並未消滅者，其消場仍在此處。其線爲四川土紡所紡，由雅輸出。輸出之先，染成紅綠黃黑等色，紐作麻花形，長二寸許，稱爲蠻線。線粗如索，針大如錐，番人用之，以爲稱手。二物皆非康地所有，販運千里，價值殊昂，蠻裁縫居爲奇貨，恃以飽煖焉。是故旅行邊地者，攜針線增人，常獲厚報。

【靴】 康人無鞋，稱靴曰脫。製與漢靴最大不同處，在於靴底。漢靴靴底堅厚，與金靴生命相終始番靴底爲薄皮一層，破輒易之，一靴可易底數十次。又漢靴爲平底，番靴前端尖而反翹似，中古時航海沙船之尾。番俗以靴尖高翹反捲爲美，靴舊則尖頹，易至至數次後，不復有翹尖，其靴便無價值矣。

康中無草履，偶有著者，皆遠自四川西陲各縣輸入。番人亦稱之爲甲脫。

【雜佩】 康人除喜佩各珍貴裝飾品外，腰帶間尙有雜佩甚多。約舉如下：

吊刀 吃牛肉用之。

火鏈 取石敲火用。番地火柴尙不通行，人恆以石取火也。

鼻烟壺 爲牛羊角製，裝草烟粉末。用時，以左手大指甲抵食指端，右手傾煙末於指甲上，移向鼻孔，猛力吸之。此習自滿州傳入，現已通行全康，許多番男，鼻煙癮甚大，每隔十分鐘許吸煙一次，煙皆用品。

鼻巾 通常爲花委氈一方，褶爲數疊，以線繫腰帶間，藏入懷內，供瀉鼻涕用。番

俗鼻涕不排於地，排此巾中，頗似西俗。但其巾不洗浣，涕甲疊，張之臭氣灸人，則非西俗也。

旱煙竿 吸旱煙之習，不似鼻煙普遍，僅有少有頭人佩此物。

腰刀 此爲番人出門必御之物，長二尺餘，木鞘包生牛皮，銅絲纏柄，嵌以珠寶，插帶腰間，爲防身器。番中多兇殺案，由人人佩刀故也。

## 二、人口之分布與種族

### 甲、西康之種族分野

康族佔領西康高原之全部。與之混居者，惟少數之漢人與蒙古人。若就自然地理之西康省境言，則其南部尙有摩些稞稞粟粟怒子格魯等種，西部復有藏族居之。茲將西康民族之分佈說明如下。

康族 卽所謂西康民族，包括西番牯獠在內。分佈地域最廣，約佔西康全面積百分

之九十八。

漢族 內地漢人之移居西康者，惟南北兩路各要地有之。

稞稞 爲甯遠各縣二著。西康之瀘定縣南部，九龍省東南亦有之。

麼些 爲雲南北境之一大民族。分佈地以麗江爲中心，北至阿敦子，西至維西康普

葉枝東至永北浪渠皆是。西康之鹽井得榮等縣，亦每有之。

栗粟 爲維西附近之土著。現分布於瀾滄潞江間山谷中，有生熟二種。生栗粟伏居

山中，以獵爲業，熟栗粟有至滇邊康邊各地經商者。

潞子 亦作怒子。爲雲南西北，潞江沿岸之土著。其分布地，北抵察哇龍，南與栗

粟相接。性馴怯。

民家 爲雲南西部一大民族，漢文頗深。性馴。維西之那馬人屬之。

猿夷 怒江之西，大山中另有幽夷，性兇悍，俗呼野人，亦作怒夷。與潞子有別。

狽獠 爲雜獠域外之野番。已詳境域篇。

波巴 波密白馬崗土人皆屬之。

藏巴 卽西藏民族也。拉里以西土人皆屬之。

居留西康之漢人 西康人口，原無統計，各縣糧冊所載，亦不過就案定支差糧戶言之，並非戶口確數。卽如康定縣，糧冊所載，鑪城才二十戶，實則有一千餘戶之多，是也。余已於上篇第六節，估計全康三十二縣共有漢民六十八萬二千餘，民一十一萬五千。除瀘定全屬漢人不計外，其餘各縣，約有漢人四萬五千人。扯格娃作漢人計算。此四萬五千人之職業分配，約如下表：

行政官吏，（非定住），

六〇〇人。（川人最多，湘人次之）。

軍人，（非定住），

八、〇〇〇人。（現在全屬川人）。

胥役，（半定住），

一、四〇〇人。（多屬川籍）。

商賈，（半定住），

一、〇〇〇人。（陝西籍最多。川籍次之。滇籍又次之）。

墾民，（定住），

二〇、〇〇〇人。（多屬川籍）。

木工，（非定住），

二、〇〇〇人。（殆全屬四川名山人）。

其他，剃頭，縫紉，金工，  
採木，贅婿，苦力等，

三、〇〇〇人。

其地域之分配約如下表：

打箭鑪市，

一四、〇〇〇人。（舊日約三千八百人，官吏胥役二百人）。

康定縣，

五、〇〇〇人。（瓦斯溝最多。孔玉魚通次之）。

丹巴縣，

五、〇〇〇人。（章谷屯故地最多）。

南路三縣（雅江理化巴安）

八、五〇〇人。（巴塘市最多，理化雅江二城次之，沿大道各村又次之。）

北路三縣（道孚鑪霍甘孜）

三、〇〇〇人。（道孚泰甯鑪霍三市最多，甘孜與沿大道各村落次之。）

其他各縣

一、五〇〇人。鹽井最多，九章次之。陷藏各縣最少。

軍隊

八、〇〇〇人。(現在德格白玉鄧柯最多約四千人。)

其徙入時期之分配如下：(生於西康之漢人，仍從其初徙之遠祖計算。)

元代，(一二〇〇至一三〇〇年)

三〇〇人。(多屬陝籍商人。)

明代，(一三〇〇至一六五〇年)

七〇〇人。(多屬川籍商人，僅在大渡河流域活動。)

清之初世，(順康雍之世)，(一六五〇至一七五〇年)

三、〇〇〇人。

(多屬川籍軍人，僅在打箭鑪及泰甯一帶活動。)

清之中世，(乾隆至咸豐)，(一七五〇至一八五〇年)

一六、〇〇〇人。

(川籍軍人商人鑛夫，始在鐵路沿線及金川各地活動。)

清之末世，(同光宣三世)，(一八五一至一九一一年)

二一、〇〇〇人。

(巴塘鑪霍甘孜理化等處漢人激增。)

民國以來，(一九一二至今)

四、〇〇〇人。

(川籍商人增加。湘籍軍人官吏亦以此時為盛。)

其省籍之分配如下。

四川人，(川北人最多，川南次之，川西為少，川東絕無。)

三四、〇〇〇人。

(墾民最多，其次為軍人與官吏，又次為商人工人。)

陝西人，

七、〇〇〇人。(商人最多)。

湖南人，（多於陳遐齡主政時徒入）。一、〇〇〇人。（軍人與官吏爲多。）

雲南人，二、五〇〇人。（商人爲多。）

其他各省人，五〇〇人。（軍人與官吏。）

此種估計，雖非精確，要其相關各項比率，必可保無大差矣。

漢族入康，以陝西人爲最早。大約始於元世。元以前，漢族未曾管理康地，雖白狼曾入貢於漢，附國會內屬於隋，實皆其使臣自來沿邊請朝，中華未嘗有使節往報也。元世祖綏撫吐蕃，置爲郡縣，於是西康之地，東包黎（今漢源縣）雅（今雅安縣）礪門（今天全縣）魚通（今康定縣）北至青海，俱屬陝西行省。中國令教，土酋朝貢，皆由陝西官府辦理。遂有陝商，因緣政治勢力，入境貿易。番地商業，以茶布爲主，商場原在黎雅魚通一帶，屬四川境。唐宋之世，其業爲川商所獨擅。但其時互市之法甚嚴，番漢商人，皆不得出境，雅黎礪關三處，爲規定市場，漢不能踰此而東，漢不能踰此而西。故交易數百年，番不知有我都，漢亦不知有打箭鑪也。元世既以黎雅隸屬陝西，內外之限由是打破



。時則川省當劇亂後，（宋元之間川省大戰連數十年殺戮慘酷千里絕人跡爲四川三大浩劫之一）人煙俱絕，百業凋廢，陝籍商人，遂代川商而興，番漢互市之所，亦由礪門西移於打箭鑪。八十年中，鑪城突由小村，成爲巨市，商業霸權，全在陝人掌握。明玉珍據蜀，撫定雅黎諸州，西及番地。洪武定蜀，復將此帶劃屬川境，曾派漢官至鑪。招撫近邊諸番部。永樂之世，錫諸土司名爵，受其朝貢。川人始漸知入康經商。然其進展甚緩，直至清初，商場地位，尙不敵陝人之百一也。

遠道經商，爲山峽人民之特長。其在西康也，除元世以西康劃屬陝西，曾發生政治關係外，一切未蒙官府絲毫保護，而其資本數額，隨年俱增。現在全康商業資本，十分之五爲陝商所有，其四爲川商所有、川商僅得十一而已。陝人營業獲利後，輒於寄回子金之際，招其鄉人，源源而來者，至今猶未止也。

「附」元代劃西康與雅黎礪門屬陝西行省之原因，

元世祖平大理，係陝西河州進兵，經松茂雅黎所屬之地，南度金沙江而至雲南，便

以軍威略定沿途諸地。故其後以河州松茂黎稚屬陝西省。若稚州以東之四川地方，則後十餘年始爲別軍撫定也。

乙，西番戶口

西康人口，向無統計。惟支差民戶，舊由土目造冊，輪派差徭。趙爾豐改流之役，曾收集此類冊籍，編錄各縣戶口。其有土目叛逃，冊籍遺失者，飭各縣設治委員另查造報。各委員或召新委土目自行填寫或藉發放種糧，誘各村番民造冊領糧，卽以爲據，並未周歷考查之也。如此所造冊籍，多有浮漏。其後按戶徵糧，漏者遂爲頭人所隱匿，浮者則捏報逃亡，紛紛請免。迨陳遐齡當政時，注消各縣民戶，約爲趙使時十之一二。中間因中央催辦選舉，曾令各縣知事調查戶口一次。于時政治窳敗，番夷多不用命。各縣知事，守印候俸而已，旣無實心辦事之精神，亦無切實調查之能力，大都就糧冊所載，意爲增減填報塞責。民七以後，德格以西十一縣陷於藏番，鄉稻德鹽諸縣儼如獨立其戶口並難稽考。而民國十年蘇署代表陳啓圖在北平刊印之川邊各縣調查表，仍列失陷各縣戶籍

，大約是辦選舉時所得之各縣報告，故其了口數目，或缺或詳，參差不齊也。民十九年，諾那呼圖克圖會派馮雲仙女士赴康考查。馮實未入川，僅由川那駐容代表熊禹治君規劃表式，印發西康各縣縣署，託其知事署員，按表填覆，即二十年八月新亞細亞發表之西康各縣實際調查一文也。表中各欄，固甚含恍，所載戶口。亦係概數，因其出于各縣署員估計，尙較其他機關團體所估計者較爲可靠。任筱莊君復比列二表所載各縣戶口數目，參以本人考查後估計之數，作西康各縣戶口表如下，

縣名	民國十年調查表		民十九年馮雲仙調查表		任君考查後之估計	
	戶數	丁口	戶數	丁口	戶數	丁口(僧侶在內)
康定	二·三三	原 闕	漢 一·七〇〇 土 二·二〇〇	男 七·〇〇〇 女 九·四〇〇	漢 一·八〇〇 番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六〇〇
瀘定	六·二四	丁 三·四六 口 二·二四	漢 六·二〇〇	男 一〇·六〇〇 女 九·七〇〇	漢 七·〇〇〇 番 一·〇〇〇	七·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丹巴	原 闕	八·二〇〇	漢 三·九〇九 土	漢 二·五〇〇 土 二·二五〇	漢 四·〇〇〇 番	二·五〇〇 二·〇〇〇

九龍	●八〇五	口丁	二●三〇〇 二●一八二	土漢	一●九四二	二●六五〇	漢 二●〇〇〇 漢 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六五〇
道孚	二●六三五	口丁	二●七八五 四●六三二	土漢	一●六〇〇	八●〇〇〇 七什九	漢 四●〇〇〇 漢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瀘霍	原 闕	原	闕	土漢	一●二七五 一●一五八	二●八七九 五七九	漢 三●〇〇〇 漢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甘孜	三●八〇九	口丁	六●六四一 七●五四一	土漢	三●二二五	男 四●〇六一 女 五●七〇六	漢 四●〇〇〇 漢 八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瞻化	四●八八一	口丁	二●八三二 一〇●〇三六	土漢	四●五三〇 四●五四八	二七●〇〇〇	漢 四●五三〇 漢 四●五八四	三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雅	一●五〇七		四●一八三	土漢	一●〇一〇	四●〇〇〇	漢 一●八三〇 漢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理化	一●五〇七		四●一八	土漢	三●七〇〇	三三●〇〇〇	漢 四●六一〇〇 漢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義敦	七二七	原	闕				民八廢縣 分其地屬 巴理	
巴安	三●四二六	口丁	四●五七七九 六●九七五	土漢	四●五六	二八●〇〇〇	漢 五●〇〇〇 漢 四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武城	同普	石渠	鄧柯	白玉	德格	稻成	定鄉	德榮	鹽井
二〇〇六	三三三四	二七九六	二五〇〇	二二九六	四一三三	一三三三	一五四五	一三三三	九三三
口丁	口丁	口丁	原	口丁	口丁	原	口丁	原	
三三二四	六三〇〇	五五〇〇	闕	三九四五	五八二六	闕	二二二六	闕	三五五七
						土漢		土漢	土漢
						一四八七		一三三三	九三三
						女男		七二七〇	女男
						三六三五			二二〇八
						二六五九			二二三五
番漢	番漢	番漢	番漢	番漢	番漢	番漢	番漢	番漢	番漢
二二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五	五〇〇三	四〇〇二	三〇〇二	一三三五	一五〇〇
一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



其他	八宿波密俄洛等未經建置之地	番 六〇〇〇	四〇〇〇
合計		漢番 一五〇〇〇 二七九八〇	一五〇〇〇 六二二〇〇

(註)恩達縣疆域未經劃明，大抵民七以前，類烏齊三十九族等內附而未設官之地，皆屬之。

以上合計西康全城三十二縣，共有漢民十一萬五千人，(固住者約僅六萬餘人)康族六十八萬二千餘人，其他獯獯摩些怒子栗粟等共約一千餘人，實以康族人口佔最多數。此六十八萬餘康族中，農人約佔十分之四，牧民約佔十分之三，僧侶約佔十分之二，官吏商人兵士游民約佔十分之一，其大較也。

清代對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紀要

一九八





# 下編 平青海

## 第一章 平定青海紀略

### 一、策妄那布坦之併吞青海

西域四厄魯特中，準噶爾，和碩特，杜伯特，土扈特，爲厄魯爾特四部。準噶爾部最習戰鬥，青海和碩特部次之，世嫺亦世仇也。於中國則惟準噶爾世寇塞。康熙中，準噶爾汗僧格死，其弟噶爾丹殺僧格長子而自立。其次子策妄那布坦與其父舊臣七人逃居土魯番，遣使乞降，康熙帝卯而翼之，使協力禽仇。策妄乘噶爾丹南侵敗衄之際，潛回伊犁，游牧博羅塔拉河，用其七友，收集散亡，杜爾伯特諸台吉，從之，闢地至額爾齊斯河，遂有準部大半。及康熙三十六年，大軍殄滅噶爾時，伊犁數千里空無主，策妄生聚未盛。中國方乘屢勝之勢。若驟進大軍，收其部落，渙其羽翼。戍以偏師，立可郡縣版

籍。帝以其曠莽遼隔費轉輸。又策妄方獻噶爾丹之尸，外示馴呢，遂畫阿爾泰山以西至伊犁，捐俸游牧，復成西域大部落。策妄既有準部，則盡效噶爾丹所爲，思吞并四部爲一。先取土爾扈特阿玉奇汗女，乃離間阿玉奇子，攜衆萬五千戶至而入沒之。旋阻其貢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鄂羅斯。策妄復取和碩特拉藏之姊，而贅其子丹衷於伊犁，乃潛師入藏，襲殺拉藏汗，並掩殺其次子之在青海者。其杜爾伯特，本從策妄分牧爾齊斯河，久爲所屬。至是土爾扈特，和碩特，二大部復爲所并，遂自立爲汗。聖祖以其左右吞噬，馳突奔逸，將不可制，乃於五十八年命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視師青海。遣兩將軍分屯巴里坤，阿爾泰，以震其西。又遣兩將軍由四川青海兩路入藏，擁立達賴，盡破厄魯特之衆，絕其南牧。六十一年，進軍烏魯木齊，以伊犁隔三嶺之險，未犁其庭。而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復代爲請罪，上因使宣諭之，令自戢，漸撤西師。是時惟準噶爾桀橫，而和碩特馴擾，故朝廷惟捍準夷以扶植和碩特。及雍正元年，青海復有羅卜藏丹津之叛。

## 二、羅卜藏丹津之叛

羅卜藏丹津者，和碩特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即初青海及喀木（康）藏衛，舊稱唐古特四

大部。固始汗明末自甘涼塞外橫侵據之，以喀木糧富而青海廣漠，故令子孫游牧青海，而喀木納其賦。惟以藏衛二部給達賴班禪。順治十三年，固始汗卒，其裔分二支。在藏者爲拉藏汗，在青海及河套者爲鄂齊圖汗，爲阿拉山王。尋鄂齊圖汗爲噶爾丹所破。阿拉山王來投，聖祖賜以賀蘭山游牧地。青海汗絕。

及聖祖出塞，青海固始汗子孫八台吉親入覲。時固始汗惟達什巴圖尙存，賜爵親王，餘授貝子貝勒公爵。又預平西藏功，於是八家復振。噶爾丹及策妄兩世覬覦青海，皆震懼于中國軍威不敢犯。休養百載，捍蔽西陲。雖藏中和碩特末年爲策妄所覆，而青海之和碩特部族如故也。至是達什巴圖之子羅卜藏丹津襲親王爵，從大軍入藏歸，以青海及唐古特，舊皆和碩部屬，而已固始汗嫡孫，陰覬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乃于雍正元年夏

，誘諸部盟于察罕托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欲脅諸台吉奉己如鄂齊爾汗。據唐古特以遙制青海。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等，不從，遂受羅卜藏丹津之兵，倉卒不能抗。秋八月，挈衆內奔河州關外。詔許其衆入邊。復命駐西甯之侍郎常壽往諭，反爲丹津所執。

初青海有喇嘛曰察汗諾們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爾寺，爲黃教之宗，番夷信嚮。丹津以術誘煽，使從己。大喇嘛既從，于是遠近風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餘萬，同時騷動，犯西甯，掠牛馬，抗官兵。

### 三、年羹堯岳鍾琪之出征

雍正元年，冬十月，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甯，以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參贊軍務。年羹堯先分兵永昌布隆吉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黃勝關，扼賊入藏之路。

按黃勝關在松潘廳西北八十里，關外卽夷西地，大江由此流入。黃勝在漳臘關西北相距四十里。從漳臘北去，遼闊幽遠，一望無際，萬騎可從容矣。

又請救富甯安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泊，截其通準夷之路。

噶斯泊，在羅布泊之東，東至西甯府界二千餘里，復遣諸將

分攻鎮南，申中，南川，西川，北川，歸德，等堡，潰其黨羽。遂移察罕丹津所部於蘭州。羅卜藏丹津始懼，歸常壽請罪。不許。十二月，各蒙古貝勒貝子公台吉各殺賊來歸

，降其脅從部落十餘萬。二年正月，岳鍾琪攻黨賊喇嘛于西寧東北之郭隆寺一作格爾隆寺奪其

三嶺。沿途焚其十七寨，盧舍七千餘，斬馘六千。其石門奇嘉郭莽等寺，皆破。惟羅卜

丹藏津，尙負岫于烏蘭呼爾之柴達木，距西甯衛千餘里。

年羹堯四路出兵與岳鍾琪直擣巢穴之謀。年羹堯奏調兵二萬餘，由西甯，松潘，甘州

布隆吉河，四路進攻。

布隆吉河，在青海西北三百餘里，爲賊赴嘉峪關外必由之路。四川松潘衛，距青海千五百餘里

岳鍾琪以「青海寥闊，番衆

尙不下十萬，我軍深入，賊若散而誘我，擊此失彼，四面受敵，此危道也。不如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其不備。」世宗壯之，詔專任鍾琪。二月出師，中

途見野獸羣奔，知前途有賊，偵騎亟麾兵進，果遇賊數百餘，殲之。又夜襲其守哈達河之賊，追奔一晝夜，士馬飢渴，寒外嚴凍，鍾琪禱天，忽湧泉成溪，萬馬騰飲，遂追入崇山，殲賊二千。于是賊無哨探，蓐食銜枚宵進，百有六十里，黎明抵其帳，賊尙未起，馬皆無銜勒，倉皇大潰。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遁。官兵窮追，日三百里，數日至桑駱海，紅柳蔽天，目望不極，路盡而返。桑駱海者，青海西藏交界，在河源西七百餘里，當木魯河之北，玉樹土司之西，斥鹵不毛。蓋我軍恐賊入藏，沿河源西南追，而賊則已于噶爾遜河，橫越戈壁，北投準噶爾矣。

噶爾遜河，一作噶順河，在布隆吉河之北，其下游至敦煌城外，爲黨河，越戈壁二百里，至色爾騰海，卽回疆矣。此嘉峪關外蒙古赴青海西藏熬茶之路。康熙五十五年七月侍衛阿齊圖奏言，策妄那布坦兵，窺青海，必由察罕烏蘇。若往西藏，必由察罕輝託。此兩處設兵，則噶斯口以內，不能飛越矣。再自噶斯泊過達卜遜戈壁，有地名噶順，可進塞爾騰地方，此處當設兵，云云。卽防守此路也。年羹堯四路出

兵之說雖泛，而布隆吉一路，則實不可少。彼時若以一路兵北出布隆吉河，正當賊走噶順必由之路，必成禽矣。噶遜河在青海西六百里，色爾騰海在嘉峪關外七百餘里，在敦煌西二百里，與桑駱海南北相距千里。

俘其母弟妹暨逆黨頭目，斬賊八萬，降男女數萬，駝馬牛羊器械甲帳無算。自出師至賊巢，凡十五日，往返兩日，獻俘京師，恭告景陵。詔封年羹堯一等公，岳鍾琪三等公，勒碑太學，如征準夷例。

#### 四、岳鍾琪進剿餘黨

四月岳鍾琪進剿餘黨。時莊浪衛之西山，亘二百餘里，卽唐史之石堡城。南臨大通河，四面削絕，與其東山嵯峨夾峙，四百餘里，土番數萬據其中，乘青海有軍，截餉戕吏。年羹堯屢剿屢叛。至是鍾琪以兵二萬討之。賊狂故智，盡徙老弱輜重畜于東山，惟留驍勁備出沒。岳鍾琪分兵二路，以其半據西山之隘，聲期進擣。而以萬人宵襲其東，禽

斬大半。卽留兵守東山，而回攻其西。賊萃石堡城，岳鍾琪夜遣死士，以降番鄉導，援蘿躋壁，出其背，禽斬五千。賊蹙乞降，班師。先後闢青海城千餘里，分其地賜各蒙古，分二十九旗。其喀爾喀，土爾扈特，輝特等，各自爲部，不得屬青海。又西甯番者，北沿甘涼，西接回部，南界川滇，三百部，皆吐番種，不相統屬。明季厄魯特自北邊橫越侵之，遂役于厄魯特，納租錯牧，但知有蒙古，不知有中國。奏仿土司設番目，改隸道廳衛所，以分厄魯特之勢，定其貢市之期與地。三年一貢，分三班，九年一貢。置互市于西甯日月山。歲會盟，奏選盟長。遇事遣賚救往，不論崇卑，王公以下跪迎。置大通，安西，沙州，柳溝，各衛。增西甯，西北兩路防兵，馬步五千，設總兵于大通安西，而改西甯衛爲府，青海辦事大臣，于此建牙焉。移阿拉山王游牧于山後，而收山前爲內地以重甯夏之險。追各寺明國師印敕，每寺喇嘛毋過三百人，禁藏兵器。城戍星羅，形格勢禁，厄魯特始不敢窺青海。

百按：岳鍾琪之用兵，每喜冒險深入，直擣巢穴。其於青海一役，因之以立奇功。其後平大小金川，與張廣泗齟齬，亦以十路七路之說，爲曠日分兵，專主黨壩一路。



，直擣勒烏圍，溫福謂其相守二年，未有寸進。第二次阿桂等平金川，仍是節節攻取。蓋西番與青海不同。一爲半城郭之民，築礮而居。一爲游牧之民，逐水草而徙。一爲居國，一爲行國。居國之自然優點在能堅壁，行國之自然優點在能清野。故破西番之長在於守。破青海之長在於攻。孫子所謂「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制勝者，謂之神」也。現共黨殘匪竄入西番舊疆，利用天然險阻以抗官軍。其勢與大小金川相類，宜節節進攻。又須防其出巢潰圍，設礮卡以困之。但曠日持久，老師糜餉，其弊將與攻大小金川相類。惟察之人事，則又不侔。一則金川之役，敵爲土司，離其故地則無以爲生。今茲之役，敵爲流寇，至不能困守，或有利可圖時，則不惜乘隙四竄。故或相守最久，築圍最堅，用力最勤，而結果竟至兔脫而遠遁，亦未可知。二則金川爲千年土司巢穴，清帝有禽獮草刈之心，故出死力以相守。上下一心，內無叛變。共匪爲外來之寇，與土人情非素孚，不過一時受其誘惑迫脅，久必互相防害。加以糧食人口，皆不相給

，必有怨憤而起者。故共匪到勢難堅守之日，必將出巢內犯，若川西南堅壁難摧，則必北走。或橫竄康青，或回竄陝南與川北。故以共匪現在情勢而論，地形雖與昔年大小金川之勢相似。而以人事觀察，其變化結果必與昔年平青海相同。將來倘由康竄青，以流寇之慣技，入游牧之行國，則正可以清野之法困之。驅牛羊遠徙，絕其水草。而再加以勁旅騎兵，豫伏要地，嗣相當時，急驅直擣，破之於大漠曠野間。主客之形，既不相若，步馬之勢，又甚懸絕，則殲滅可期也。

### 五、年羹堯條陳青海善後十二策

年羹堯奏陳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關係青海一役，用兵掌故者最鉅。東華錄僅摘抄其要，不詳悉茲覓得原文，錄如次。

爲天威遠震，西海蕩平善後事宜仰祈睿鑒事，欽惟我朝定鼎以來，聲教覃敷，方外之國，莫不受爵稱臣，遠人來格，自古無比，如古什罕之子孫，受聖祖仁皇帝之德澤數十年

，及聖主丕承大統，卽加恩於西海，而羅卜藏丹盡，大負聖祖之恩，寧僅不知感戴，夜郎自大，狡焉思逞，凡彼同類，我之臣僕也，各處西番，我之藩籬也，寺院喇嘛，清修之黃教也，沿邏城堡，內地之疆圉也，乃羅卜藏丹盡脅我臣僕，誘我藩籬，敗壞黃教，干犯疆圉，此實自絕於聖世者也，我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重言用兵，非好武功，而敵來無不應之理，爰赫斯怒，變雨露而爲雷霆，命臣親抵西寧，聲罪致討，臣仰賴天威，凜遵睿算，揆時度勢，亟宜進兵，遂集將士，宣布朝廷豢養之恩，爵祿之賞，人人感勵欲奮，皆有敵愾之思，乃於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遣奮威將軍四川提督臣岳鍾琪，率領鎮協諸臣，分統兵馬，出口進剿，遇賊十餘部落，賊衆數萬餘人，綿亘五六百里，半月之內，抗拒者勦之，投順者撫之，脅從者俱已歸誠，助逆者悉就擒縛，惟羅卜藏丹盡脫身逃竄，而其母與兄并其部落，已悉爲我有，羅卜藏丹盡，不過窮荒一匹夫而已，不遭冥冥之誅，必爲他人擒獻，不崇朝而西海蕩平，此實聖主恩威遠播將士戮力之所致也，其善後事宜，謹抒管見，先得十三條，敢爲我皇上陳之，以冀採擇焉。

(一)西海諸部宜定功罪而行賞罰也 西海自古什罕以來，世受國恩，乃羅卜藏丹盡無端謀逆，莫不同惡相濟，其挺然中立，不爲所脅污者，寥寥無幾人焉，若不定功罪而行賞罰，無所勸懲，臣初到西甯時，羅卜藏丹盡猶無內犯之信，貝勒色卜騰扎爾，即將其所蓄輜重寄貯西甯城內，不時來通信息，賊之犯我南川西川也，並未出兵相助，及羅卜藏丹盡敗遁，色卜騰扎爾，首先投順，公策冷諾爾布，羅卜藏插漢，笈笈克扎布益楚克王渣爾之內附，皆其所招致者，達顏貝勒之弟台吉噶爾丹待青，始終不肯助逆爲亂，且與益楚克王渣爾，併力以拒吹拉克諾木齊，大兵出口後効力之處甚多，扎薩克阿爾布坦，插漢丹津之婿也，因羅卜藏丹盡狂逆，情願効力軍前，大兵進勦，竭力奔走，深爲可嘉，惟此三人，皆心在天朝，所當加封授爵，以爲明乎順逆者之勸，鄂爾濟諾顏格隆圖爾虎特之台吉，今爲喇嘛，向係羅卜藏丹盡管轄，四川提臣岳鍾琪領兵來陝，伊隨軍効力，亦著勤勞，貝勒益楚克王渣爾，始雖助逆，繼能悔過，出兵五百，追拿吹拉克諾木齊，以功贖罪，應與大兵未出口而卽來投順之公策冷諾爾布，仍其舊有封爵，示以寬大，

自此以外，則罪有差等，理宜區分，如阿爾布坦溫布吹拉克諾木齊藏巴扎布，甘爲逆賊心復，罪惡難以悉數，已委官押解進京獻俘外，羅卜藏插漢茂克扎布，雖親身來降，而此兩人，與貝子阿爾布坦班朱爾拉布坦，併力犯我新城堡高古城一帶地方，害我官民，焚我積聚，削其封爵，存其性命，亦云厚矣，策冷敦多布，雖於大兵出口後，亦來投順，而助逆日久，難以寬縱，念其曾爲吹拉克諾木齊所殘害，降其封爵，用示懲戒，班朱爾拉布坦，從來不安本分，縱其部落，惟以劫掠爲事，始終助逆犯我永昌，及羅卜藏丹盡西川收後，凡有遣人內附者，皆爲其四路截殺，貝子阿拉布坦原住牧於坤都崙地方，數年以來，令伊妻工額漸就內地，移住於赤金靖逆之間，而自攜其部落之半，潛住於甘州之大黃山，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且其妻父阿爾薩朗台吉，乃圖爾虎特之種類，自西藏歸來，值噶爾旦作亂，不能自還故土，天朝重恩，安插於柳溝所之西，盤踞日久，奸狡特甚，其悖逆也，與西海同日舉事，若公丹晉台吉巴素臺諾爾布等，勢力單弱，部落無幾，向非阿爾布坦之兵馬衆多，與阿爾薩朗之熟識內地，雖有逆志，未敢動也，附

近西海者，每以羅卜藏丹盡威逼爲詞，卜隆吉與西海相隔二千里，棄逆効順，羅卜藏丹盡其奈伊何，天不佑賊，直至窮蹙而後來歸，一家三逆，法無可貸，情亦難原，凡謀反叛逆，法當誅及九族，如格爾格濟儂與羅卜藏丹盡，先爲兄弟，今爲郎舅，敦多布達什，乃貝子索諾木達什之胞兄也，因索諾木達什通信於內地，帶領兵馬，縛其弟而污其婦，以取悅於羅卜藏丹盡，又達什敦多布，與吹拉克諾木齊，狼狽爲奸，勒令其屬下之阿爾加囊索，傷我千總，害我兵民，阿齊奴木漢，探內地之虛實，助賊兵之口糧，插漢丹津其胞叔也，爲賊引路，侵掠其叔阿爾布坦，扎木素其胞兄也，乘其微弱，刼殺其兄，南川之戰，大半皆阿齊奴木漢之部落也，以上八人，皆罪大惡極，始終從逆，拒敵官兵，斷不可以輕恕者，臣於五月十有一日，齊集諸王台吉會盟皆令衆證明白，彼等俯首無詞，然後牽出斬首，以正國家之法，以消叛逆之萌，若貝子拉又布，勾引羅卜藏丹盡，殘害其叔插漢丹津，亦梟獍之流，然較之侵犯內地，則少有間焉，亦宜降其封爵，使之悔過，其餘處分，不敢備陳，煩瀆宸衷，然無不與諸大臣熟計而後行，庶幾功罪已明，

賞罰允當，西海蒙古，各知懲勸，凡屬外番，亦且聞風警惕，加之以恩而知感，畏之以威而知懼也。

（二）青海部落宜分別游牧居住也 自漢設河西五郡，昔人謂斷匈奴之右臂，臣於康熙六十一年，兩赴肅州，因往軍前，路經卜隆吉，事竣而抵沙州，沙州卽漢之燉煌郡也，今又久駐西寧，益信昔人之言，實有至理，蓋由蘭州渡河而西，莊涼甘肅直抵沙州，東西二千六七百里，皆爲內地，則南北隔絕，聲息不通，若緣邊紆繞以通往來，則亦力竭而氣衰矣，明季雖曾於哈密沙州設衛，而不久棄之，失地千餘里，遂以嘉峪關爲西塞，迨及本朝，聲露赫濯，古什罕居青海而備西藩，其子孫世受爵賞，歷年繁衍，非特在西海也，已至甘州之大黃山，西甯之巴暖三川，松潘之潘州矣，且盤踞卜隆吉而至沙州矣，所謂斷右臂者，不將由此而又續乎，又西海未編佐領，強者每行侵奪，弱者勢不能支，羅卜藏丹盡，世爲盟長，凡共同枝異派，得以頤指氣使，所以逆首一呼，羣犬同吠，我皇上好生惡殺，與天同量，不得已而命將出師，雖羅卜藏丹盡，尙稽授首，而西海已經

平定，凡逆賊部落，強悍者略已誅鋤，所存者難留西海，見在諸王台吉部落，戶口有多寡，地方水草有廣狹，若不斟酌安插，非久遠之計，且勢力強弱不等，弱肉強食，蒙古之常，是以因其地方之險易，量其戶口之衆寡，配其勢力之均敵而安插之，庶不致於滋事耳，如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奈，與伊弟阿旺達克巴噶爾丹達什，人戶衆多，應令住牧工格腦兒沙拉兔一帶地方，親王插漢丹津，仍令住牧海留圖地方，貝勒色卜騰扎爾，應令住烏圖一帶地方，貝子索諾木達什，部落無多，應與公策冷公諾爾布，住牧柴達木一帶地方，喇嘛插漢奴木汗，應令仍住舒兒古爾一帶地方，貝子阿爾布坦，已經正法，其弟達麻林色卜騰，達賴喇嘛之妹夫也，所有部落，應令達麻林色卜騰管轄，住牧齊七兒哈納地方，扎薩克阿爾布坦，應住牧圖申兔地方，貝子拉乂布，與羅卜藏插漢，應令住牧托素腦兒索羅木一帶地方，噶爾旦待青與其子達什策冷，仍令住牧阿巴海雅素地方，盤楚克王渣爾，與其弟伊什朱爾扎布多爾濟那木札爾，應令住牧克魯爾呼兒呼納地方，公阿爾布坦扎木素，仍令住牧庫庫烏蘇地方，笈笈克札布，應令住牧席拉朱爾



格鄂倫布拉克地方，台吉伊克拉布坦出魯木兩家，應令住牧庫爾魯克地方，喇嘛諾顏格隆，應令住牧庫庫賽里地方，台吉色卜騰撥什兔，仍令住牧柴達木之西席地方，台吉羅卜藏益楚克，與其弟噶克巴，部落甚少，再蘇爾扎屬下之巴爾出海，與春木珠兒，久歸內地，其帶來戶口，亦爲數無多，應俱令住牧那爾薩朗地方，各家部落，悉照北邊蒙古之例，編立佐領，其如何分隸佐領之處，另具清字奏摺，請旨遵行，如此，旣便稽查，亦杜侵佔，每年盟會，不許自稱盟長，必擇其老成忠順者，聽候讀旨點定，使其主盟，盟訖各散，固不許干犯內地，併不許同類相侵也，臣又查有羅卜藏丹盡之揣宰桑，乃首先迎接大兵投降者，其所管蒙古四十餘戶，應令住牧於松潘口外，給以土百戶之職，丹仲部落，內有宰桑革弄色復坦達什等，旣不願歸插漢丹津，又不甘爲羅卜藏丹盡所管，是以於羅卜藏丹盡狂悖之日，攜其部落數百餘人，投奔松潘，見令住牧潘州，若仍令插漢丹津管轄，日久必生事端，不如順其歸附，天朝之願，查明戶口，將革弄等給以土千百戶號紙，永作邊地藩籬之爲妥耳。

(三)朝貢互市，宜按定期地也 西海各家，莫不受天朝之高爵厚祿，卽古之荒服也，乃朝貢之期，未有一定，皆聽其自便，此非尊奉聖主之義，若夫內外互市，所不能免，而古來邊釁，每啓於茲，彼以無用之皮毛，易我有用之茶布，漢人貪其利，使入內地，習焉不察，習則玩，玩則奸心生矣，若蒙古諸人不使得至內地，則羅卜藏丹盡又安能窺我虛實哉，臣愚以爲宜酌仿古制，自雍正三年爲始，公派諸王台吉數人，自備馬駝，由口外而赴京師，恭請聖安，貢其方物，仍由口外而回原處，凡西海王貝勒等，分爲三班，三年一次，九年而週，週而復始，使知所以尊朝廷，其欲與內地交易者，每年定於二八兩月，貿易兩次，常在邊牆之外，臣已擇定於西甯西川口外日月山，爲交易之所，不得擅易地方，如遇貿易之期，仍令鎮營率兵彈壓，倘無故輒近邊牆者，卽加罪責，則章程既定，而荒服不敢生覬覦之心矣。

(四)喀爾喀厄魯特四部宜不屬青海也 從前噶爾旦叛逆之時，喀爾喀之投順內附者，俱已得所，惟極西所住之喀爾喀無量海等，就近欲歸達賴喇嘛者，俱被西海各家收爲部落

，後有扎薩克馬塔卓里克兔，與其子托莫克灰忒公巴濟之父羅布藏，皆與西海各家相持，投順天朝，蒙聖祖仁皇帝施恩封爵，其餘未能自拔者甚多，然喀爾喀原與厄魯特之肆姓部落，彼此相同，並非被擄之人，實與西海各家無涉，今西海諸王台吉，投順者歸化，黨逆者就擒，而喀爾喀亦有隨大兵來歸者數家，宜乘此兵威，將不願役屬於西海之喀爾喀，亦編立佐領，授爲扎薩克，使分居於誅滅逆黨之地，若有願歸本處者，聽其自便，不惟可分西海之勢，而喀爾喀等之台吉，永免爲西海奴隸之恥，且樂於自成部落，未有不感聖主之恩，而力圖報効者矣。

（五）西番人等宜屬內地管轄也 查古什罕之子孫，佔居西海，未及百年，而西番之在陝者，東北自甘涼莊浪，西南至西甯河州，以及四川之松潘打箭爐裏塘巴塘，與雲南之中甸等處，沿邊數千里，自古及今，皆爲西番住牧其中，有黑番，有黃番，有生番，有熟番，種類雖殊，世爲土著，並無遷徙，原非西海蒙古所屬，實足爲我藩籬，自明季以來，失於撫馭，或爲喇嘛佃戶，或納西海添巴，役屬有年，恬不爲怪，衛所鎮營，不能

過問，西海之牛羊驢馬取之於番，麥豆青稞取之於番，力役徵調取之於番，番居內地，而輸賦於蒙古，有是理乎，乃羅卜藏丹盡倡逆，西番蜂起，一呼百應，儼然與官兵爲敵，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聽衛。不知有鎮營，此非一日之積矣，西寧涼莊各處番子，賊來而番爲之導，賊去而番之劫掠，久久不息，西番之爲害，不讓於西海也，幸賴聖主威德，勦撫兼施，見在西番，皆已向化，認納糧草，願爲盛世良民，若不及時撫戢，將來又必如鳥獸散矣，且西番之民，皆我百姓，西番之地，皆我田疇，彼西海各台吉，何爲而得役屬之耶，卽太平無事慮卽久遠，尙當取而撫之，况因其狂逆而改定焉，誰曰不宜，今涼莊西寧之番，大創之後，可施恩澤，松潘口外之包坐，與裏塘巴塘乍了又木多，久已服從，近據巴塘文武各官呈報，凡羅卜藏丹盡所管之番部，悉來投順，而中甸等處，亦歸雲南，臣愚以爲各番旣經歸附，卽爲編氓，擇其土地之寬廣者，添設衛行以資撫馭，以徵賦稅，再於番部之中，有爲番民信服之頭目，請給以土千百戶及土巡檢職銜，分管番衆，仍聽附近道廳及添設衛所管轄，臣見在確查，另容造冊達部，其應納糧草，則

照從前納於西海納於喇嘛者少減其數，以示聖朝寬大之恩，但甫經歸順之番民，若必逐戶細查人口數目，未免驚疑，今止令總造戶數送部存案，而免其造報細冊，則非特可以爲我藩籬，而數十年之後，沐浴聖化，必使犬羊之性，馴化爲良善之民矣，如蒙俞允，臣當酌議，另疏題請，務使沿邊數千里，川陝雲南三省西番，咸今內屬，其非附近我邊或住帳房，移就水草住牧者，聽仍舊俗，則邊圉鞏固，或亦內安外攘之一法也。

(六)青海等處宜加約束也 夫巴塘以西，與中甸等處，所有番部，既令四川雲南收而撫之，不知者或疑有礙於達賴喇嘛所有地方，臣考之甚悉，可得而詳言其說，查西海巴爾喀木及藏與衛，此唐古特之四大部落也，古什罕逞其兇暴，奄有其地，以西海地面寬廣，便於芻牧，喀木居民稠密，饒於糗糧，將此兩處，分隸其子孫，是以住牧於西海，而洛籠宗以東，凡喀木之地，皆納添巴於西海諸王台吉者也，其洛籠宗以西，藏衛兩處，昔日布施與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以爲香火之地，是知洛籠宗以東，巴爾喀木一路，皆爲西海蒙古所有，今因西海悖逆而取之，當分屬於四川雲南無疑矣，救數十萬之番民，

使出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其詞正，其義嚴，並非取達賴喇嘛香火田地，未可因此而藉口者也，然達賴喇嘛既信黃教之宗，蒙聖祖仁皇帝賜冊授封，我皇上善繼善述，已經屢次 恩矣，今議歲定賞額，蓋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遣人至打箭爐貿易，自又木多乍丫巴塘裏塘所住之喇嘛，每貨一駄，收銀一錢五分或三錢不等，名爲鞍子錢，至打箭爐而後輸稅，此從前之例也，臣已行查達賴喇嘛班禪喇嘛，每歲赴爐貿易，其貨物若干駄，又木多以東，不許收其鞍子錢，仍令打箭爐稅差，免其貨稅，再每歲賞給茶葉五千斤，班禪則半之，而茶葉務令雅州榮經縣，擇其最佳者，勸正項錢糧，購買運爐充賞，以明扶持黃教之意。

(七)喇嘛廟寺宜例稽察也 竊念佛教自入中國以來數千百年，歷代相因，我朝崇儒重道，迺邁漢唐，而佛教與道教並垂者，蓋以僧人之中，不乏清淨勤修明心見性之人耳，沿邊一帶，喇嘛實闡黃教，非特蒙古奉之，西番奉之，而百姓亦崇信之，國教亦保護之，是黃教原未可廢也，然建蓋寺院以爲清修之所，收錄徒衆以永法教之傳，不過誦習經典

祝國佑民而已，乃西甯各寺喇嘛，多者二三千名，少者五六百名，內有西番，亦有蒙古，並有漢人，其人既衆，奸良莫辨，更有各處奸徒，干犯法紀，遂逃入喇嘛寺中，地方不能追，官吏不能詰，而喇嘛寺院漸成藏奸匿宄之藪，且西番納租，同於輸賦，西海施予，歲不乏人，又莫不潛藏盜甲，製備軍器，其力足以制西番，其心亦漸生悖逆，而蒙古之串結喇嘛，猶寄財於外庫，彼羅卜藏丹盡率其醜類，敢於長驅內犯者，特有各寺供其糧草，引爲嚮導耳，豈意各寺喇嘛竟爲逆賊之東道主人，况又率其屬番，以僧人而騎馬持械，顯與大兵對敵，尙得謂之黃教中人乎，此臣謂喇嘛欲闡黃教，而奸徒之冒充喇嘛者實壞黃教也，如郭莽寺邴家寺塔兒寺郭隆寺，搜獲盜甲軍器，見存可驗，節次與官兵抵敵，衆目昭彰，各寺聚此叛逆之喇嘛，而黃教日壞，今惟除此叛逆之喇嘛，而後黃教復興也，揆其致此之由，皆因地方無從稽察，而各寺遂致容奸，臣念其奸良不一，豈可玉石俱焚，爰於塔兒寺內，擇其誠實者三百人，給以大將軍印照，諭令守分清修，臣請自今以後，定爲寺院之制，寺屋不得過二百間，喇嘛多者止許三百人，少者不過數十

人，仍請禮部，給以度牒，填寫姓名年貌於上，每年令地方官稽查二次，取寺中首領僧人，出給不致容留匪類奸徒甘結存案，如喇嘛遇有物故者，即追其度牒繳部，每年另給度牒若干張，交地方官查收，遇有新經披剃之人，查明填給，臣又思尺地莫非王土，各寺院既未上納錢糧，豈得收租於番族，當使番糧盡歸地方官，而歲計各寺所需，量給糧石，並加以衣單銀兩，如此則各寺喇嘛奸良有別，衣食有資，地方官得以稽考，而黃教從此振興矣。

(八)甘涼西甯宜築新邊而別內外也 從來外蠻可遠而不可近，遠則信息難通，我之虛實彼不得而知，近則朝來暮去，既悉我之舉動而內地之作奸犯科者，無所逃避，皆歸於彼，而教之爲非也，蓋陝西之邊防，自黃河入中國爲始，西南起於河州，沿河而下，東北至西寧，而蘭州，而中衛，至於寧夏榆林，自蘭州渡河至莊浪，不過二百餘里，中衛甯夏在其東北，西寧河州在其西南，涼永甘肅在其西北，莊浪實爲咽喉之地，然莊浪涼甘止於南北防邊，而西甯則防南北西三面，肅州亦然，一處有警，則各處牽動，是以前日



西甯有事，處處騷然，雖涼莊相去甚近，非但不能遣兵來援，而且別調兵馬以資防汛者，隘口太多，在在可乘虛而入也，查西甯由內地東北至莊浪，又折而西北至甘州，一千三百里，若從西甯北川口外至甘州，南北捷徑不過六百餘里，其間水草肥美，林木茂盛，此故明於西甯之西南，有安定阿端兩衛，西北有曲先罕東兩衛也，迨正德間，逆酋名亦不喇者，奪占四衛，終明之世，不能復取，我朝邊界，大抵皆從明舊，未有議及於此者，附近內地，雖有邊牆蜿蜒而抵甘州，但沿邊隘口，不可勝計，賊聚而前易，我分而守難，欲以百十汎兵，抵敵千百之賊，亦必不可得之數矣，且甘涼之間，有曰黃城兒者，兩山如關，原爲天設之險，乃舍此而不守而守內地，則邊地所有險隘，蒙古與我共之，又順治年間，甘州總兵開市於洪水，蒙古遂據大草灘，并牧馬於昌甯湖，無論黃城兒已在蒙古界中，而大黃山祁連山，天之所以限南北者，皆不足恃，而內地如昌甯湖既爲彼據，四通八達，無所阻隔，僅於永固黑城大馬營馬營墩，設立營汛，亦計之下者耳，今應於西寧之北川口外，由上下白塔至巴爾陶海，至大通河，至野馬川，至甘州之扁都

口，築新邊一道，計程五百餘里，計日三年可就，則前此蒙古西番擾攘之區，悉爲內地矣，其自甘州口外祁連山以南，直至卜隆吉黨色爾騰，昔皆蒙古所佔，亦宜乘時更定，如有蒙古一人敢居於此，卽擒拿正法，使肅州以西討來川常馬兒河源等處膏腴之地，令我百姓耕鑿於如此，卜隆吉建城設鎮之後，甯不漸成富庶乎，若夫河州內有二十四關，足資防禦，而西南甌脫之地曰河曲，俗謂之小河套，河流屈曲，未可以築邊，而榆林城堡，原在河東，河套千里，唐設六郡，茲且未暇具論，論寧夏之險，莫如賀蘭山，古什罕之子孫，如阿寶額駙等，有住牧於山後者，近且入於山前，一切田地山場，蒙古雖未種植，亦不許居民過問，彼生聚漸繁，我無險可恃，卽無目前之慮，能免異日之憂耶，况長流水營盤水爲御塘必由之處，向屬口外，是我借徑於人，豈可垂示後世，宜令阿寶等，嚴飭所屬部落，悉仍舊住牧於賀蘭山北面之下，不得住牧山南，其營盤水長流水等，當爲內地，則於邊民邊計，或亦不無裨益乎。

（九）甘州等處宜添設鎮營相爲犄角而示聲援也 西甯之北川，旣已連接甘州，其間不可

無兵彈壓，而聯絡甘甯之聲援者，亦宜添設營汛，使收臂指之效，若兵民日用食鹽，在所必需，今西海所稱巴爾，卽鹽池也，凡西海所有蒙古與西甯一郡之兵民，并各種番獮人等，莫不取給焉，自古皆屬內地，而棄之於外，令蒙古專其利，而內地資食貨於外番，當無是理，所以羅卜藏丹盡猖獗之時，西甯竟至斷鹽，兵民不免於淡食也，且蒙古或進西藏或往噶斯，皆取道於此，所宜亟爲收復者也，應於新邊之內，離西寧三百餘里，在大通河北，添設大通一鎮，兵三千名，分隸中左右三營，大通鎮之南，於適中之地，設參將一員，兵八百名，大通鎮之北，設遊擊一員，兵八百名，鹽池設副將一員，左右都司二營，兵一千六百名，西川口外九十里丹噶兒寺爲西川門戶，蒙古入口必由之，應將鎮海營參將移駐於彼，添兵足一千名之數，其鎮海堡與喇課關門，各設守備一員，兵二百五十名，南川關門外十里地名橫嶺子，應移南川守備於彼，添兵足五百名之數，而南川舊營，止須分千總一員，帶兵一百名，足資防汛矣，內惟鎮標額兵，馬六步四，照通省成例，鎮標不設守兵，其副將標下馬步各半，參遊守備等營，馬四步六，而步兵

之內，戰守各半，凡鎮標之遊守千把，照例添設，其餘另行酌定請補，如此則西甯直走甘州，聲勢聯屬，不特甘涼莊浪，永無蒙古西番之患，而西寧賴以應援，可免孤懸之慮，此百世之利也，除移汛將備，仍聽西寧鎮統轄外，其新設協營，皆聽大通鎮統轄，西寧地方，較前開拓，不可不改設同知，而移西甯通判，經理鹽池課稅，又河州之河曲，原有保安歸德二堡，各設守備，保安之兵，向係土人充當，歲支糧餉，皆土目散給，守備不能清查，亦不能操練，是土目且將挾制守備，而守備幾同虛器矣，歸德距河州千餘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者也，西至西甯，不及二百里，雖屬河州，而道路阻絕，每借徑於西甯，則知河曲各番，皆爲西海所屬，理宜更張以收實用，今亟清其疆界，於保安堡，添設遊擊一員，千把總各一員，增馬兵一百名，步戰兵一百二十名，守兵六十名，合原額爲四百，悉另行招募，不得仍以土人充當，歸德堡亦添把總一員，馬兵五十名，步戰兵五十名，合原額爲二百五十名，仍將歸德守備與所千總，皆隸西甯鎮道統轄，免其遠屬河州，則蒙古不敢窺視，而番族亦恃我爲護矣。

(十)川省松爐宜添鎮營而資彈壓也。查打箭爐外，霍兒得爾格瓦述，乃西海通爐之要道，久存向化之心，雍正元年，松潘鎮臣周瑛出口時，曾親往招撫，俱已歸誠，值茲平定西海，凡係巴爾喀木地方，皆當收取，自洛籠宗以東，除又木多乍了，各有呼圖克兔管轄外，其餘番目，俱給與印信號紙，使爲內地土司，備我藩籬，不徒開闢疆土，且消蒙古藏番蠢動之心，然不設兵彈壓，難免爭持，如爐以外木鴉，踞鴉龍江之險，實西川之門戶，各番部之上游也，於木鴉之革達地方，添設總兵一員，名曰安西鎮，遊守千把，悉如內地營制，兵二千名，分隸中左右三營，鴉龍江之中渡，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兵五百名，而令兩千總各帶兵一百名，分守上渡下渡，巴里出喀爲霍耳得爾格占對等處必由之渡口，應設守備一員，兵二百名，以資稽察，裏塘乃四衝之要路，當設副將一員，馬兵二百名，步兵一千名，分隸兩營都司，鴉龍江之西，裏塘之東，地名鄂洛，更爲各處咽喉，應設參將一員，兵六百名，巴塘則喀木適中之處也，應設遊擊一員兵五百名，巴塘所屬之宗俄，係通滇省之衝衢，應設參將一員，兵一千名，俱聽新設之總兵統轄

，使滇蜀之聲勢可以相聯，惟是巴塘所屬各處，與雲南之中甸結黨，彼此交錯，當俟議定之後，四川雲南兩省，各委文武大員查勘界址，分定管轄，倘有兵馬行走之事，輓運兵糧，互相接濟，此爲第一要務，其洛籠宗又木多等處，相距甚遠，不便設立營汛，止令其每年貢馬貢糧以爲羈縻之法而已，至於松潘，自黃勝關外，惟包坐爲我熟番，其餘雖有因勦而撫者，然率皆西海藏巴扎布所屬，前此川兵出口時，曾勦殺下作革熱常播下物藏四部落，招降班佑上作革阿革甲凹轄漫合壩阿細巴細八部落，今藏巴扎布已經勦滅，則作革等番，亟宜內附，又松潘口外，南通打箭爐，有阿壩狼墮阿樹等番部，亦已歸誠。除阿樹已奉旨給以安撫司職銜，而壩土阿目墨丹住等，帶領士兵四百名，隨師進勦。屢立戰功，亦請給以安撫司職銜，其餘分別勤勞，量給土職，酌收糧馬，毋使再爲西海所役屬，而營汛控制，亦正難缺，離黃勝關外三百里，昔之潘州也。原有舊城基，宜設遊擊一員，兵六百名，潘州之西，相去百里，地名合壩，襟山帶河，實係緊要之區，常設副將一員，兵一千五百名，分隸都司兩營，再兩河口，係包坐殺鹿塘兩路之鎖鑰，

設守備一員兵三百名，控制各番，俱聽松潘鎮統轄，所添鎮營之兵，皆馬二步八，步兵八分之中，在鎮協者戰守各半，而參將以下，各營則又戰兵三而守兵五，所需守備千把，仍當酌其地方以定員數，而裏塘應添設同知一員，監散兵餉清理番糧，將見松爐之兵力，足爲犄角，而聲勢南接雲南，北通陝西矣。

(十二)邊地兵馬當議裁減而省糧餉也 既議添兵，理宜籌餉，若不預計，則經費浩繁，何所取辦，雖川陝番民之投順者，認納賦稅，猶慮不足以供兵糧，而俸餉銀兩，必將仰給司農矣，然西甯旃築新邊，添設鎮營，則西甯鎮可免孤懸之患，留兵四千名，諒無不足，其新添之兵二千名，尙多，原額兵五百名不裁，歸大通鎮，屬甘涼莊浪一帶，西番勦撫平定，各處隘口，已無蒙古足慮，所有零星營汛，可以歸併者歸併，可以裁汰者裁汰，俟查明酌定，約可減兵一千名，甯夏將駐滿兵，則綠旗兵已屬可減，且須留其糧料以爲滿州官兵之用，亦可減兵一千名，並改爲四營，裁後營遊守千把，補入大通鎮，查陝甘提鎮各標，分設馬兵步兵，多不盡一，應一體改爲馬六步四，副將標下馬步各半，

參遊守備等營，馬四步六，又興漢鎮逼鄰川省，地方濕熱，不宜畜牧，每年營馬，倒斃甚多，購買賠補，兵丁深以爲累，川省營制，皆馬二步八，興漢一鎮，與各屬各營，皆照例改爲馬二步八，將所餘馬兵，改爲步戰，兵內有各標營額設馬兵，不及應改之數者，仍照舊額，約計可裁兵四千五百名，馬四千餘匹也，四川之重慶鎮川北鎮，皆在內地，原未近邊，應各改設副將守備千把等，裁總兵二員遊擊六員，並每協都設司兩營，各留守備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一千名，餘皆裁汰，遵義協可裁遊擊二員，與夔州協屬達州巫山兩營，可裁遊擊二員，西爐以外，已議設鎮，則化林協副將一員額兵一千名，可改爲遊擊，留兵五百名，令中軍守備帶兵二百名防守打箭爐，餘兵五百名，撥歸木鴉新鎮，共可裁兵三千四五百名，庶幾緩急得宜矣，大約裁兵馬一名，可改戰守兵二名，裁馬一匹，可添設守兵一名，其裁減官兵馬匹細數，當俟部覆議准，造冊達部，雖所裁之數，不及新設之多，而益之以西番認納之糧，或不致太相懸絕，裁汰之兵，如有願赴新鎮營者，皆聽其便，倘其不願，俟有事故，停其募補，不宜遽革，使其失所，



所裁馬匹，亦俟倒斃，方可將本兵改入步戰兵內，蓋必行之有漸而後可無嗟怨也，臣又見各標營，遇有調遣，皆照兵額派撥，營汛雖小，兵額無多，亦必不能免，以此示爲至公，有一營調兵不及十名者，甚有調至二三名者，將與兵不相習，非所謂烏合之衆歟，兵數雖多，究不可用，臣愚以爲嗣後調兵，先儘督撫提鎮各標，次及副參遊擊大營，若止額兵一二百名者，止令調防內地，免其遠行，斯亦用兵之一法也。

（十二）新闢地方宜廣屯種而增賦稅也 蒙古之俗，惟資畜牧，不事樹藝，雖有肥饒之地，不過藉其水草而已，今西鎮議錫新邊，則邊牆以內，凡蒙古之藉水草以資畜牧之處，皆可樹藝種植之地也，乃使之有兵無民可乎，卽卜隆吉已見在築城，前議各兵，隨帶餘丁，今其屯田，任土作貢此亦就靖逆等處招戶艱難，所以議及，其間豈無曠土，是填實地方漸增賦稅所宜預籌，若就近招徠，則邊遠之區，人皆裹足，在西甯去內地爲稍近，尤慮各處土著之民，未肯去其鄉里，而况遠在卜隆吉耶，臣查直省軍流人犯遣戍之所，例有一定，莫若解赴陝西，今其出口屯種，但東南各省，風土異宜，人不相習，種水田者

，不能種旱地，雖來無益，且犯盜案之人，多屬獷悍，新闢地方，亦不宜令奸徒聚處，惟直隸山西河南山東，與陝省風土，猶有相同，應請將此五省軍流人犯，免其解往別處，俱發西甯新邊以內，與卜隆吉各處，令其開墾，初到之時，地方官撥地若干，動正項錢糧，給與籽種二石耕牛一隻，俟至三年，在大通者，照西甯衛之例，在卜隆吉者，照肅州衛之例，收其糧草，支給官兵，其田土卽永爲世業，兵民俱不得爭奪，如有力能多種者，亦於三年起科，而陝甘二屬人犯，原在本省，當盡發於卜隆吉，直隸等四省之人，則酌量分發兩處，其凡關盜案者，仍照舊例，總俟地方填實之後，聽督撫兩臣會題停止，將見野無曠土，而賦稅由此漸增矣。

(十三)番人部落宜加撫綏也 西海旣平，蒙古無不喪膽，西番已定，各種亦盡歸誠然邊遠，之區，非內地可比，新經懲創，能無反側之慮，况蒙古則編立佐領，西番則徵納錢糧，經畫定於一時，法制宜垂久遠，自當暫留兵馬彈壓，詳察而熟籌之，今軍務已竣，臣無兼領大將軍印信久駐西甯之理，臣欽遵諭旨，當回西安，料理三省案件，留奮威將軍

川提臣，暫駐西甯，留臣標兵一千二百名，陝提標兵八百名，甯夏鎮兵八百名，四川兵一千二百名，令其統領，駐扎西甯，未完諸事，則臣有捐設新塘專遞緊要公文，約十二三日可以往回，不難與臣會商經理，務在斟酌得宜，使垂久遠，所留之兵，仍給口糧，每名止留留馱載馬一匹，兵丁本身之馬，每日支草二束料四升，馱馬則發廠牧放，俟九月初一日收槽，喂養亦照營馬支給草料，至撫遠大將軍印信，原可恭繳，然當日因賊亡阿喇布坦狂逞擾亂西藏，臣聞聖祖仁皇帝告之太廟，然後令貝子允禩齎印而行，重此印也，今賊亡阿喇布坦已經遣使謝罪，應俟秋冬之間，彼使復來，聖主宥其已往，許其歸誠，各路將軍振旅而還，然後恭繳撫遠大將軍之印，仍告廟而藏之太府，方爲合宜，若夫松潘口外之事，則奮威將軍川提臣岳鍾琪，素所熟悉，裏塘巴塘一帶，俟松潘鎮臣周瑛，由西藏撤兵，回至又木多，招撫洛籠宗以東，西海所屬，各唐古特，再至巴塘裏塘，仍領所帶兵馬，駐扎料理，以免另行調遣，臣又查甘州有黃番各族，雖爲數無多，西海猖獗之時，亦未敢妄動，理應乘此兵威，收而撫之，亦足以外拒西海，臣已與

奮威將軍川提臣面商，俟七八月間，馬匹已肥，由西甯口外，率兵而至甘州，親行招撫，加恩撫馭，未有不服從者也。

以上十三條，皆臣管窺之見，恐未能盡合機宜，况添設鎮營，歲需俸餉，營房官署，亦藉帑銀，而增築新邊，應建城堡，雖邊地堅築土城，亦能攸久，而版築之功，未易輕言，此皆有關乎國家之經費也，臣就地方情形，揆諸時勢，酌盈劑虛，條晰如前，如有未盡，尙賴經營，卽條件所言，或常損益，容臣籌畫，另行請旨，我皇上至聖至神，遠燭萬里，如在目前，惟上出聖裁，下集廷議，而後章程既定，悉歸至當，蒙古西番，各爲編戶，而陝西四川雲南三省，兵民同安衽席，天下萬世，共樂昇平矣，理合具奏伏，祈皇上勅下諸王大臣議覆施行，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具。

百按：年羹堯所奏陳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可謂精詳周到，切中事理。開邊而不擾夷，能防患於未然。其四五六八九十等條，尤關候青康川三邊安危，可供今日三省



將來善後之用。故備錄之以供參考。



國家圖書館



003877315



90.92

664

籍